

# 盜用公款的人們

卡泰耶夫著

小 瑩 譯



# 盜用公款的人們

卡泰耶夫著

小 瑩 譯

上海南強書局版

1931

## 序 言

在譯完卡泰耶夫(Valentine Kataev)底‘盜用公款的人們’之後，很想寫一點批評與介紹，但終於因為別的事情的緣故，到此刻還沒有寫過一個字。現在書已快要印出來了，所以祇能簡略地如下說一說。

作者於一八九七年生於奧地賽(Odessa)地方，家屬是個一教士的家庭。一九一六年他上前線去當過義勇兵，曾經兩次受傷和中毒氣。在烏克蘭的內戰期內，他曾幾次被紅軍和白軍所捕，在牢獄裏度過好幾個月的囚人生活。他九歲就開始寫他

底韻文，而於一九一四年達到了布寧（Bunin），因此很受他底影響。他是新俄的一個同路人的作家，‘盜用公款的人們’就是他底膾炙人口的長篇小說。

作者是 Gogol 之後的唯一諷刺作家，本書也有着 Gogol 底名著‘死靈’的濃厚的氣息的。作者以含淚微笑的文筆，以莊諧雜出的風格，寫成了這本描寫革命後的小市民們的喜劇。我初讀時笑到了心痛，但同時也感到了新俄羅斯底曙光。因為在革命的過程中自然免不了有滑稽的事實底出現，而本書記載了那一時期的舊的小市民們底故事；而在本書結束的地方，則作者明白地宣告了舊的小市民們底死亡。作者是同情新社會的，所以書中始終諷刺那正在沒落着的小市民們。

可惜譯者不能夠把這些諷刺的口吻維妙維肖地傳出來，而本書又是從英譯本轉譯的，更難將原文底又莊又諧的文筆，完全保存在我的譯文裏。

最後，我想說一句，本書譯時非常倉促，隨譯

隨印，譯完後不及仔細地重校一遍，恐不免有錯誤的地方。

譯 者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於上海。

—

正當莫斯科電報局的屋頂上的圓鐘底分針指着上午十點鐘少十分的時候，一個中年的市民從“A”房子裏出來了。他穿着一雙厚底鞋，一件有羔羊皮領的沉重的外套，一頂平頂的羔羊皮帽，帽上有耳撲伸在前面。張開了懸着珍珠般的纓縫的他底雨傘，他艱步地踏着軟泥橫過了嘈雜的街道，在一個紙烟商底舖子前面停住脚步，這紙烟商是在電報局的樓梯上安置了他的舖子。這商人，是一個老頭子，他戴着一頂藍帽（在帽上，飾着一個銀鏤的字“Kioske”），而且在他底蘇格蘭呢服的頂上，鑲

着一簇灰白色的頭髮，當他看到這市民的時候，將他底手兒伸到濕漉漉的蓬帳下，遞給他一包“Era”紙烟。

“這些紙烟不是濕的吧？”市民問，用他那頗長的鼻子聞着這不乾淨的空氣，混着都市的雨底香味和街燈底煤氣底氣息。

“不要怕，這是從底裏拿出來的。天氣真不成！”

接受了他底這個解釋之後，市民遞過去二十二個哥貝克，嘆息了一聲，於是將紙烟的紅包放進他的褲袋裏去，說：

“天氣真不成！”

接着他拿外套圍裹住自己，繼續地走過了郵政局，走到‘肉市’，上他辦事的地方去。

真的，這已經不再叫‘肉市’，而叫做‘五月的第一街’了。但是誰——在這十一月十五左右的時節，在這陰鬱的早晨的鐘頭裏，當霏霏的莫斯科的雨單調地又不停止地落到行人的身上來的時候，

當非常長的樹幹裝在一部手車裏轆轤地轆轤着過去，你不知道這是運到那裏去的，而每逢街道的轉角，樹枝底銳利的末梢就想來抓住你底面孔的時候，當你垂着頭兒跑着，突然地撞到一根直立在舖路中間的電桿木的時候，當搖擺着的馬具撞在你的肩上，而奔馳過的車輛向你送過一陣污泥來，濺滿了你底已經污穢的外套的尾端的時候，當同伴們底閃亮的名牌底怕人的金字晃得你眼花的時候，當磨石，鋸子和割草機好像什麼時候都預備衝破那將它們放在後面陳列着的窗玻璃板，而將你切成碎片的時候，當那從破烟筒裏跑出來的煤氣四散地噴散着的時候，當青色的燈終天燃點在辦公的工人們底檯子上的時候——誰能夠用這一類的新名目來稱呼這街道呢？

不，這條街是，而且也將，依舊叫做‘肉市’的。在有這條街的時候，最初就這樣叫着的，所以不管怎樣說明，沒有別的名目可以依附在它身上的。

這市民轉向一條邊街裏去，而且走進了角落



裏的第一家房子的門裏。他在這裏搖搖而且收攏了他底雨傘，一面他在金屬的光亮的蓆上頓着他底厚底鞋，一面懷着憎惡的心情念着俱樂部底去年的通告，用藍的顏色塗在一條長長的牆紙上面。接着他閒情地走上了污穢的大理石的樓梯，走到三層樓上，踱進了左邊的一扇開着的房門，沿着一條頗昏黯的迴廊走着，一直到他走到了辦公室，他先向右轉，然後再向左轉，他一面走着，一面偷窺着一間臥室，有一個女工和一個信差在那裏喝他們底茶，而且談論着世界的潮流，最後他走到了他底事務室，一間大房間底門口，那鑲着玻璃板的窗門從天花板伸到地板上面，那一口木頭的櫃櫥由這一端長達到那一端，而且有一對對的桌子佈置在這室內。

這市民打開了事務室底擺動的房門，他一面走着，一面警視那管貨單的事務員，一個穿着縐縮的藍短衫，打扮得有如一個驃騎兵似的姑娘，她這時候正忙着查照支票，他底鬍髭擦過了拿在一個

蓋髮的青年的手裏的一束定貨信，將痰吐在痰盂裏，然後走到那位在角落裏的臥室裏去。用玻璃將這臥室隔開，在門上貼着一個打字機打的條子：

機要會計：

P. S. 潑洛霍洛夫

接着，他一隻手兒靠在牆上，顯然他是用力緩緩地脫去他底厚底鞋，解開了他底毛織的搭膊帶。同時信差走進室內，將一杯茶放在那覆在機要會計底寫字椅上的紅桌布上。

信差顯着很想說話的神氣。

“你喜歡看一看新聞紙嗎？”他說，一面將機要會計底外套掛在一個釘上。

“新聞紙？”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隻豬肝色的眼睛很有意思的閃映着，他在桌旁坐下來，從他底口袋裏掏出一包紙烟，用他底手絹拭拭他那長而青色

的鬍鬚——這是生在他底精光的下頰，有如披在馬背上似的，有一個纓縫掛到他底下脣。他底這動作，是表明他並不是不願意談談。

“新聞紙裏有什麼有趣的地方，尼克泰？”他說。

尼克泰拿雨傘去放在一個角落裏，倚在門邊上，說：

“非常有趣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你不要躁急。”

機要會計從包裹取出一支長紙烟，他拿烟嘴子在桌上敲擊了幾回，燃上了紙烟，換到他的木圈椅裏去坐下，於是又閃映着他底另一隻豬肝色的眼睛。

“打個譬喻看？”

“譬喻說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它是包含關於 Soviet 的權威者們底行動底某種非常有趣的批評。”

“唉，尼克泰，”機要會計說，他顯然起了優越

和憐憫的感情。“我真不懂，從前他們教你讀和寫做什麼的。假使你不能夠領會你所讀的，那末你是一種怎樣的新聞紙的讀者呢？”

“不，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我能夠完全懂得的，假使一個人不能夠領會的，那末他還要讀什麼呢？有時，能夠在新聞紙上發現非常有趣的批評的。”

“能夠發現那一種批評呢？”

尼克泰換了一個脚步，於是羞怯怯地說：

“如像關於捲逃(desertion)的一種批評。”

“捲逃嗎？你一定喝醉了酒吧。怎樣的捲逃呢？”

“我們知道怎樣的捲逃的，”信差說，嘆息了一聲；“他們一個又一個跑走了，你們這些人。”

“是誰跑走了呢？”

“盜用公款的人們，他們跑走了。這是很明白的。他們帶了公家的錢坐進一部馬車裏去，於是他們走了——沒有一個知道他們上那裏去的！譬如

說，今天我就讀到這樣一個報告，說明單是莫斯科一個地方，在十月裏，從各種機關裏捲了公款逃走的，不下一千五百人呢。”

“是的……”機要會計說，望着這冒煙的楊莓葉的紙烟，將烟汽吸入他的鼻管裏去，“……唔是的。”

“你能夠告訴我嗎，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假使每一個人都像那樣的捲逃到各地方去了，那末將來要怎樣的結果呢？這將是一種非常愚蠢的服務吧。譬如說，拿我們自己的街道來做例吧。到底我們的街上有多少機關可不能夠十分肯定，但是單拿這幢角落裏的房子來說，除外我們自己的，還有五個機關。在第一層樓，有二個機關，Uralquartz的重要辦公室和 Universal Radio Providers，在第二層樓……”

“你爲什麼向我說起這一切來呀？”

“聽我說，”尼克泰說，用他底手指迅速地做着小記號。“二層樓是全部被 Electro Machinery 佔

據着，所以有了三個機關了；在三層樓上，有我們自己的機關和 Trostreste，所以有五個機關了，在四層樓上，有 Promkusta，所以有六個機關呢。”

“尼克泰！”機要會計尖聲地說。

“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看一看 Nralquartz, Universal Radio Providers, Electro Uachinery 和 Trostreste 吧。它們在前星期都失去了金錢，”尼克泰氣喘喘的，在他的匆忙的敘述之後透不過氣來，“至於 Promkusta，唔，他們到天亮才拿完東西。最後的一部貨車到上午七點鐘才趕走的。”

“尼克泰！你在說什麼話呀？什麼？——一部貨車？”

“啊，那是很容易懂得的吧？你不能夠用一部馬車從四層樓裝一萬八千銅幣到火車站去的呢。”

“到底誰手頭有這許多銅幣呢？”機要會計驚訝地問，“尼克泰，你在杜撰着這事情；走開吧。”

“我沒有杜撰這事情。這局裏的主席吩咐過，

理由是，公款是必須留心保管的。他一定以為會計員和（原諒我）會計，假使沒有預先關照過，永不能夠將袋兒拖下樓梯去的。但事實上，可並沒有這類事情發生。在天色黎明的晨光，我突然聽到樓上有一種聲在那裏響。我趕緊戴上帽子，跑到梯頂上去。我看見他們拖着一隻袋兒，但這並沒有引起我底疑惑。這或許是別的什麼事情吧。或許他們拿什麼手工業的東西上市場去，或者簡直是裝着番薯吧了。我立了一忽兒，接着就離開那樓梯了。唉，我的天呀！——在那裏，在門路的近旁，貨車已經拖到了那裏——於是上火車站去了！爲了這原因，今天職員沒有付錢；已經沒有錢可以付了。在這整個角落的房子裏，祇有我們還有點錢剩在這裏……”

“你不能够說出真理來的，尼克泰。出去吧，”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憤怒地說。“我沒有時間和你閒談。這杯茶已經冷了，另外替我拿一杯來吧。”

“記着，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尼克泰鎮靜地說：“這個星期是他們付我們薪水的星期，我們

已經沒有一個人還有錢剩下。我們底薪水是列在最低級裏，當然從前個月付錢那一天到現在不會再剩一個辨士的……”

“出去，尼克泰，”機要會計用一種嚴肅的口氣打斷他的話。“你底空話妨礙我底工作的。請走出去吧！”

尼克泰在他所立的地方拖着，但機要會計的面色並沒有和緩下來。

“假使每一個人都不見了，那末怎麼辦呢？”尼克泰喃喃地說，歪斜地離開了寢室；“不付錢，這將是一種非常惡毒的服務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重新整了整他底夾鼻眼鏡，澎的一聲打開了他面前的厚厚的總賬簿，拿起一個預備好的算數表，開始他底日常工作了。被他的工作弄得暖熱起來，他不斷地移着夾鼻眼鏡，而且，顯着一種高貴的神氣，透過了那玻璃板的牆壁，觀察着外面的辦公室。他着來好像真是一個有經驗的官長，渾身都是勇敢與真實，他從上頭指揮



着或種非常重要而且複雜的工作。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顯然並不是沒有一點想像的——像他那樣的成熟的年齡裏的一種危險的性質的。

在日俄戰爭的時候，他是以副官的銜頭去參加的，而後來以參謀長的銜頭離開了到預備隊裏去，從那時候起，他就在各機關裏度他的財政會計的歲月，和一種安定的家庭生活——他是以可作模範的安心與可讚美的忠實，安排過這生活來的。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沒有十分擾亂我們的謹慎的參謀長。由於他的妻子底作用和‘塞貝金父子公同’底努力（他這時候正在那裏服務），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得到免除（兵役）。接着革命爆發了，但他也並沒有比那時住在先前屬於俄羅斯帝國的版圖裏的其他的會計，更受到革命的影響。他們都沒有受到很大的影響。

事實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一個模範

的市民。但不管這一切，在他的性格裏，恰有一種小鬼的冒險的性質的。譬如說，他底特別的結婚就是一個例子，就是此刻，莫斯科的會計們依舊能夠清楚地記起這故事來的。假使有人去翻尋‘勞梅濟夫叢書’，他或許會尋到一九〇八年的那一份莫斯科的結婚公報，在這上面登載着以下的通告：

安琪兒

——寫你底回信吧

兵，Port Aathur的英雄，

服從命令的武士，

他以參謀長的資格到預備隊裏去的，他是穩重的，靠得住的而且沒有肉體的缺陷的，他決定要解除(remove)

戰神底劍

爲了他要專心致力於一個財政會計底責任，和過一種安定的生活。

戰神的兒子要訪求一個生活的伴侶

徵求：一個肥美的，秀麗的寡婦，她要有一點小小的積蓄或一種事業可作担保的，要有一種嫺靜的隨遇而安的天性的，要有一種結婚的目的的。

不要覆匿名信。

信寄郵箱，交給那拿一個三盧布票，佩八五六三四二一號的人。

果然——一個肥美的寡婦出現了。她匆匆地從勞茲到莫斯科來，使這‘戰神的兒子’對於她發生了迷戀。她當即安排着他的安定而幸福的家庭生活，而且在一個月之內，變成他的合法的正式結婚的妻子了。過後這是必須承認的，她有一個兩歲的女兒沙耶在華沙，她的父親是誰也不知道的，但這位慷慨的參謀長却願意將這小姑娘承繼過來。至於講到小小的積蓄或事業的條件，她是一樣也沒有的，不過她却有一種事業的。對於怎樣做帶，做緊身裙，做胸衣，等等，這寡婦是十分懂得的，所以有一點小小的額外的收入可以供給這家庭。事

實上，這預備隊裏的參謀長是沒有理由可以反悔這用這樣一種冒險的方法安排成功的結婚的，而且塞貝金父子公司的頭腦，那老塞貝金自己，有一次在一個喧鬧的集會裏說：“紳士們，你們不要譏刺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吧，他現在協助着我們的機要會計的。”他是一個仁善的老頭子，那老塞貝金。

除這種冒險底小鬼的氣質以外，有時他還有另一種氣質的——一種輕輕的諷刺，一種對於他周圍的人們和發生的事情底不可理解的高傲的意識，一種忍耐的且無害的傲慢。這是很顯然的，這種氣質底發生是在好久之前，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哨兵一同俯臥在加奧·李亞與仁川之間，念着一個高貴的生活的故事裏的以下的警句的時候：

“基多伯爵跳上他的馬兒去了……”

這種高貴生活的故事一二年後就忘記了，但這關於伯爵的火一般的成語，却永遠鐫刻在菲立

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心中，而且，無論他在將來看到了怎樣非凡的事情，無論他聽見了怎樣光明的言語，無論他周圍發生怎樣重大的事故，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祇會映着他底豬肝色的眼睛，想着：“唉，你，這一切仍舊使你遠不及基多伯爵的，他跳上了他底馬兒……遠……！”誰知道他沒有想像他自己就是那驚人的而且不可及的基多伯爵呢。

在二點鐘，在他簽了幾筆帳目和銀票之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燃着那天的第三支紙烟，走出他的小房間，向那會計員的辦公室行去。

會計員的辦公室是和他自己底辦公室底構築同一模樣的，除了那牆壁是用plywood做的，而且窗門是可以望到迴廊上去之外。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輕輕地打開那角落裏的房門，向辦公室內偷窺着，低聲說：

“你有多少現款，伊凡，我的孩子？”

“一千五百個盧布，潑洛霍洛夫同志，”用一種輕輕的，煩惱的年青的聲音回答着。“我們今天付

賬嗎？”

“我們今天應該付幾筆比較數目小一點的賬，”這機要會計說，走進了會計員的辦公室裏去了。

這會計員，年青的伊凡，坐在窗前的一張小桌子旁，保險箱就是放在他的後面。他正在配合一個點火機。在紅的吸墨紙上將各種螺旋釘，輪子，火石和彈簧安排端正之後，他仔細地在手裏拿着一個銅彈殼，他將風吹進彈殼裏去，於是火燃起來了。

一盞強烈的酒精燈掛在辦公室的中央，在一張青色的幃幕下面。燈光映照着他底長久不剃的蓬鬆的頭髮；在他的頭頂上已經露出一塊禿禿的頭皮，而頭髮是叢生在它的四周，很像一個旋渦裏的旋水似的，而且聳出在他的前額上，有如一箇海岬。

年青的伊凡穿着一件暗藍色的斜紋布的短衫，褐色的褲子和大而愚蠢的，一直長到膝踝的騎靴，這使他底神氣很像一隻“穿着靴兒的貓”。一塊厚厚的棉布的包頭布圍在他底項頸周圍。或許是

由於他那非常矮小的身材，他那年青，而且也由於他底安靜和客氣，所以機關裏的每一個人，從主席以下，自然信差和女工是不在此例的，大家都用親愛的口氣，叫他——“年青的伊凡”。

年青的伊凡很驕傲他那小會計員的辦公室的。他愛他底大而美麗的，時常削得尖尖的，半紅半藍的鉛筆，他特地爲自己替鉛筆取一個尊敬的名字——“亞歷山大·希杜洛佛奇”。那紅的一半叫“亞歷山大”的，那藍的一半叫“希杜洛佛奇”的。他愛那強烈的酒精燈，那漿糊瓶，那墨水壺，那筆桿，和那用帶繫在錢櫃底另一邊，免得被人偷走的另一個筆桿。他喜歡而且敬重那堅固的，灰藍色的保險箱，那怪長的鍍銀的剪刀，和那有條不紊的分列在桌上的錢包。

他底最大的快樂，就是用“亞歷山大·希杜洛佛奇”在付款簿上對着一個人名記下一個藍色的小記號，井井有條的將一束鈔票算個清楚，然後用一塊小銀子壓着，再加上銅幣，將準確的總數結算

出來，於是將它遞到百葉窗去，說：

“聽我說，你會查對得這是半點錯誤都沒有的。”

當不付錢的時候，年青的伊凡會關上那扇玻璃百葉窗（在窗玻璃外面用銀字寫着 Casa——會計員——，在裏面看起來變成了 Asac），於是他又會去從事那點火機。他將這點火機拆開來，從一個小瓶裏倒點石腦油進去，旋好螺釘，試試看——發出了一陣紅色的火燄——，然後又吹滅它。於是他用手指扭起燈心，又將它燃上，然後再吹滅，歌唱着：“Asac, Asac, Asac, ……”然後再拆開來。這就是何以年青的伊凡付出來的鈔票都帶點石腦油的氣味的原因。

他這般地做着他的工作，但是年青的伊凡在辦公室外面幹什麼事的，他住在那裏的，他有什麼趣味，和他在那裏用餐的，那就絕對沒有人知道了。

當機要會計進來的時候，年青的伊凡立起身，



向他走過去，恭敬地問候他，深深地彎下身去，彎得他底手兒是在他的頭上搖着了。

“聽我說，”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種低低的，像煞有介事的，響得好像肚子在迴動似的聲音說：“我們明天要付職員底薪水，而且，和其他的帳一樣，也還有幾張過期的支票。明天我們一定要贖到我們的債主了。”

“正是如此，”年青的伊凡迅速地說。

“爲了事務員身體不好，平常領錢總是她去的，所以這回你上銀行去支一萬二千盧布的現金來。”

“真……的……嗎？”

“無論如何，年青的伊凡，……你最好先避開了人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他底鬍鬚朝迴廊那方面指着，通過了小小的百葉窗，他們可以看見人們身心不安的坐在那裏的直背的木椅子上。……“我們走吧，年青的伊凡，而且去看一看我的辦公室，約一點鐘光景。”

“好。”

年青的伊凡將他底點火機放在一邊，打開百葉窗，伸出他底頭兒，鎮靜地說：

“同志們，你們喜歡這樣子，像排着字母似地坐着嗎？”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這時候走到這局裏的財政員那邊去簽他的支票。

財政員聽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的話，他轉向一邊，帶着一個歎息，拉拉他底絲一般的修得很整齊的鬚髭。

“很好，”他皺着眉毛說：“但你爲什麼單單差會員去？你知道，在目前，沒有一個人料得到片刻之後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所以，坦白地說，我不願意差你的年青的伊凡去。誰知道他到底是那裏人？”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威嚴地豎起了他底眉毛。

“年青的伊凡是那裏人嗎？他已經和我們一塊

服務了一年半，而且他是吐克斯坦斯基同志親自保薦，這你大概記得的吧。”

“一年半嗎？我不能夠十分決定，不能夠十分決定……”這財政員反抗着。“或許是的。唔，知道了，他不能夠使我信任呢。看看我底地位吧；我對於什麼事情都要負責的……如你所願地做吧……我請你和他一同上銀行去……你親自去……如你所說，年青的伊凡是白璧無瑕的……那末這同一的年青的伊凡底一切疵瑕都沒有了。所以請……在那‘Prom-kusta’的事情發生之後，我真不知道怎麼做才好。好像你該荷槍實彈的去站在錢箱旁邊，有如一箇哨兵似的。還有，我告訴你，你的年青的伊凡有一雙奇怪的眼睛……是一雙這般非常天真的眼睛。我請你和他一同去。”

在說了這樣長，又沒有停頓的一番話之後，財政員是疲乏了，他簽了支票，蓋上印，在他面前搖着它，興奮到了面色緋紅，但終於交給菲立瀆·蒂蒂芬諾佛奇，沒有向他看一眼。

“請……我請你……至誠地……不要放他離開你底目光。”

在半點鐘之內，這高高的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張着雨傘，和這穿着武裝背心，腋下夾着一個文書夾的年青的伊凡，一同走到了雨水之下，走向‘肉市’去了。

# 原书空白页

## 二

信差尼克泰在欄杆上憑倚了好一忽兒，俯伏在樓梯上面，在簷下偷聽着。

“他們去了，”他終於滿意地低語着，“他們去了；很好。”

他惡意地抓抓他底頭兒底後背，將痰唾在樓梯下面的井裏。好一忽兒沒有聲音；尼克泰留心地傾聽着，當他唾出的痰達到地板上，而且展開來，同時它用一種聲音吮吻着鋪路，這聲音是以一種滿口津液的親吻的聲音充滿了樓梯的，這時候，他迅速地離開了欄杆，匍匐進他的臥室裏去。他在臥

室裏用力掙上了一件長短衫 (A long jacket), 兩隻袖膊上是油膩膩的, 拿了他底帽兒斜聳在他的頭兒底一邊, 於是看女工去了。

女工是坐在迴廊裏的壁後, 洗滌着杯子。

“女工, 趕快寫一個條子去要你底薪水吧。”

“善的主呀! 難道他們付錢嗎?”

“我告訴你, 寫條子吧; 不要發什麼問題了, 否則你會一點錢也拿不到手。”

“我不懂你底意思, 尼克泰,” 女工回答着, 在她的裙邊措乾了她底手兒, 面色是變成蒼白的了。  
“他們都走了嗎?”

“他們沒有想到我們。他們自己打了一張一萬二千盧布的支票。”

女工急忙地舉起她底手兒。

“那不是說他們不會再回來嗎?”

“那不管你的事。你願寫一張條子嗎? 否則你會沒有你底薪水, 那末這是什麼都完了。我說, 在莫斯科, 差不多有十個火車站: 在你剛跑到這個車

站去的時候，他們是在別個車站裏出發了。寫吧，賽琪夫娜，寫吧，不要叫我老等着。”

女工在她身上畫了一個十字，於是從一隻箱子裏取出一個水壺，一小片紙頭，一個多節的，病態的，粉紅色的筆桿，露出一種固定的目光望住了尼克泰。

尼克泰在骨牌凳的邊上歇下來，整一整他底短衫底袖膊，用一種工作時候的吸氣，揮寫着條子。

“現在你簽字吧！”

女工因為用力而汗淋淋的，她簽好了字。尼克泰巧妙地摺好了這一小片紙頭，仔細地放在他的短衫底深底。

“現在我要上兩個銀行去，”他說。“假使我在普洛銀行找不到他們，那末他們一定是到莫斯科公司拿錢去了。真不是生意經！”

說了這幾句話之後，尼克泰立即不見了。

“留心點，你不要上酒館裏去，拿錢去化在酒



上面，”女工在他後面微弱地喊著，於是她又重新洗起杯子來。

尼克泰冒雨跑到路倍斯基方場去。天色已經昏黑了。牆壁，房子，攤頭，方場，新聞紙，途中的噴水泉——一切都在雨水裏變成灰白色。有幾個地方，泥濘開始在汽車的緩和的光線裏發出光熱來。沉重地哼著，公共汽車（Buses）蹣跚地從角落裏向行人們轉過來。一隻失落的厚底鞋從電車的踏板上轉着圈子飛過空中，打在一個泥水潭裏。賣報的小孩叫着：“尼科來·尼科來佛奇反對 Soviet 政權的演說！雪立爾·洛曼諾夫底宣言！托洛斯基同志底演說！”

泥濘底水花和污水從各方面飛射過來。一陣嫌惡的寒顫爬下頸背。這真是討厭的天氣。

尼克泰耐心地等候着電車，他拿手肘推開了底路，擠上了踏板。電車是新近才修理過的，外面完全漆遍了新鮮的瓷油，而且裝飾着各種各樣驚人的東西。有高高的打釘的輪子的外國拖車，金

黃色(Canary yellow)的汽球，畫得非常詳細的青山碧水的鄉村風景底畫幅，磚砌的工廠建築物，以及好多的布告。旗幟和徽章圍繞着貴重的標語：“××歸農民”，“××歸工人”，“繼續城市與鄉村的連繫”，“空中的×色艦隊——我們底堅固的保障”，和許多別的標語。馬車底潮濕的四壁仍舊蒸發着煤油和松節油。這完全是像將一個游獵室放在車輪上，從一個市場趕出去，使每個人都感到驚愕。像這樣的電車在莫斯科駛行並不多，所以乘在這些車裏面，使尼克泰感到很快活。使他感到一種愉快和驕傲的愛國心。

“這倒很有點像”，他沉思着，一面擠上了平台，“這一部電車，好像是——一部 Soviet 的電車——屬於我們的！”跨進了這部可愛的電車之後，尼克泰立刻感到心緒暢快起來了。“唔”，他沉思着，“我馬上要找到他們，但電車却不讓我下去。”

但是，事實上，尼克泰一步跨進銀行底牆門間，他就立刻看到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

的伊凡。他們坐在一張放在一根大理石的圓柱下的小榻上，閑談着。

爲要  
不打擾他們，尼克泰細心地從旁邊翹着足趾走向他們去，諦聽着。

“拿它放在一個箱子裏這是不適當的，年青的伊凡，”這會計聰明地說；“你知道的，竊賊們能夠打開它來的。我們是要這樣辦的；你拿六千盧布放在各個內面的口袋裏，我也一樣，這是比較放在匣子裏平安多了。”

“幸而，幸而，”尼克泰喃喃地說，興奮得渾身顫抖了，“幸而我來得正好。他們在分錢呀。”

年青的伊凡一包包的查對過沙沙地響着的乳皮似的鈔票，於是分一半給菲立瀨·斯蒂芬諾佛奇。這會計解開了他底外套，而且正在將錢鈔分裝到每隻口袋裏去的時候，尼克泰從圓柱的後面踱過去。脫去了他底帽兒，他直立着，垂下他底頭兒。

“願諒我打擾你，菲立瀨·斯蒂芬諾佛奇！”

潑洛霍洛夫跳了起來，望着這信差，縐着眉頭。

“你上這裏來幹什麼的，尼克泰？誰差你上這裏來的？”

尼克泰迅速地將手兒伸進他的短衫的口袋裏，默默地遞過一張非常潮濕的條子。

“什麼事？”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問着，非常謹慎地帶上他底夾鼻眼鏡，仰轉他底頭兒，誦讀着這文件。

他讀完了，接着就移去了他底夾鼻眼鏡，以一種十分憤怒而且驚訝的目光凝視着尼克泰，搖搖他底頭兒，顯得是，好像他想說話，然而找不出話來說，發一聲莊嚴的咆哮就算了事。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底面色變成了緋紅的，將他底頭兒轉向一邊去，重新又帶上他底夾鼻眼鏡，用手兒在他面前揮着，而且偷看着尼克泰將條子遞給年青的伊凡。

“會計員同志，我請你看一看這信差們近來常

有的魯莽的地方，”他用一種顫抖的聲音多事地說。

年青的伊凡念完條子，責備似地搖搖他底頭兒。

“你如何能夠這樣呢，尼克泰？”用一種溫靜的口氣說；“這是可以的嗎，你煩惱別人到這樣的地步，跟了他們上銀行裏來？明天每一個人都要付錢了：女工那時候也要快活地得到錢的。”

“請客氣點，今天就付了女工和我自己吧，”尼克泰說，他底目光釘在那包錢鈔上面沒有轉動；“請破例一次吧。”

“打出這樣的新主見來！”這會計用萬分激怒的口氣叫道。“你這般地無恥，我要到總局裏去報告你。你是完全違犯了法規。”

“對不起的事情，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尼克泰鎮靜地但固執地說。

“我再不願和你談了——這般的無恥！”會計說，將錢鈔放進他的口袋裏去。“來吧，年青的伊

凡。”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迅速地走開去了，好像沒有巴卓夫在那裏似的，於是走到街上，他們底兩手緊捏着兩旁的口袋。

尼克泰跑過了他們的前面一小段路，戴上他底帽兒。

“給我錢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

“我不懂你爲什麼這樣的無禮。規則是必須服從的。假使每一個雇員都像你那樣跟在我的後面在街道上跑，那還成什麼樣子！”

“他們不會都像我那樣跑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薪水高點的雇員是可以等待的。給我錢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對不起的事情。”

“明天吧，尼克泰，明天吧。你和賽琪夫娜今夜都不會死的吧！”

“我們都不會死的。”

“唔，那末，還有什麼關係呢？”

“今天是一回事，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或

許明天又是另一回事了。給我錢吧。”

“Tcha，你這惡鬼！我不付你。畢竟你希望我在這裏，在街道的半途，在雨水和黑暗之中，而且也沒有收據簿的，拿出錢來嗎？假使你真的這樣急於要錢，那末你先回到機關裏去，年青的伊凡和我會坐一部馬車回來，在那裏付你錢吧。不要再遲誤我們。天色是已經昏黑了，我們拿了公款還有事情去。走吧，尼克泰。”

“馬車”和“公款”這兩個字；使尼克泰有如一隻剪了翅膀的鳥兒似的急撞着他底兩肘；一家無線電舖子底五色的燈光照耀着他底蒼白的，興奮的面孔，他從喉頭喊出了一個古怪的聲音，扭住了會計員底手臂。

“爲什麼要坐馬車呢，同志們，單是因爲你們帶了公款這緣故嗎？這有什麼關係呢……而你，會計員同志，想一想我們底地位吧……至於在雨水下付錢不成的話，那末在離開此地兩步路之外，就有一家安靜的餐館在那裏，你們也可以渴一點酒

的；這祇要兩分鐘就完事，此後你們就可以雇一部馬車上火車站或你們所喜歡的地方法，而我也可以走我的路。那裏有燈。來，識相點！”

“我們對這個人怎樣辦呢，年青的伊凡？交錢給他是不要化什麼時間的，但我們手頭沒有收據簿，這是頂重要的事情。不，尼克泰，沒有收據簿是絕對不可以的。”

但是，好像意外似的，尼克泰緩緩地從旁邊走近來，將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推進邊街裏去了。

“一本收據簿有什麼關係呢？”他喃喃地說。“這是很簡單的。什麼人都知道機關裏的第六級的薪水的定額的。十二個盧布五十個哥貝克半個月，沒有折扣的。依照這條子看來，女工也是一樣的。會計員同志日後可以信托收據簿的，那末這事情就完了。”

“這是違反規則的，”會計員低聲地喃喃說，打算避去那打在他的雨傘上，有如打在一個鼓上似



的雨水。

“你領我們上那裏去，信差？我底靴兒是浸透了水，而天色是暗得像火焰了，”年青的伊凡叫了出來，失足踏進了一個黑暗的深深的泥水潭裏。

“不要懊惱，我們到了——再過去一家，第二家就是——到那裏，你可以想法弄乾你自己了”，尼克泰嚷着，避過泥水潭。“跟我來，菲立攏·斯蒂芬諾佛奇。向右轉。不要一分鐘就到了。再向右邊走去，會計員同志……這樣糟的天氣……萬分可咀咒的……現在，請……”

雨，先前是看不見的，此刻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了，有如一塊薄布似的，落下在燈火朦朧的裝着玻璃板的窗前，從窗上，可以看到笨拙地閃爍着紅色的龍蝦。尼克泰打開那被水汽和雨水浸得澎漲的門兒。它非常大聲的響着。被雨水濛濛的黑暗弄得疲倦了的他們底眼睛，達到了這歡迎的光線。“Sbarc and Reeb”，年青的伊凡機械地喃喃說，從右至左念着那櫃檯上面的招牌，這是他底習慣。菲

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收攏他底雨傘，在地板上面搖着，而且小心地拍拍他底插手袋。從他底鬍髭底末端落下兩大粒水滴。

“進來，進來，”尼克泰這時候說，在他們身旁嚷着，催促他們走進一間比較寬空的房間裏去，那裏只點着兩盞燈兒；“坐在這裏吧，在松樹下面的這張桌子上。這好像我們是（坐）在一個樹林裏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趾高氣揚的走着，擦擦他底可以看到在那裏印着紅的痕，這是被夾鼻眼鏡所架起的鼻樑，估量估量這場所，心裏覺得真不應該走進這違法的地方來的，但現在既然進來了，那末又爲什麼不在這裏取一取暖，和屬下喝一點啤酒呢？在往日，甚至老賽貝金有時也和他的店員上斯忒來頓斯基門的 Lvof 的酒排間裏去聽聽音樂，也喝一點酒，但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呀！至於機關裏，現在已經五點鐘，散工的時候了，所以用不着忙什麼的。這樣決定了之後，菲立潑·斯蒂

芬諾佛奇解開他底外套，將他底雨傘和外套掛在松樹的枝柯上，躺在椅子上，顯着一副尊貴的神氣，帶上夾鼻眼鏡，觀察着酒排間。

“你們要什麼東西？”那立即出現在他們面前，穿一件灰短衫和長的白前褂的茶房問道。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記起了在 Lvof 的酒排間裏，老塞貝金曾經多麼熟手地對付過和這相似的情形，於是他斜看尼克泰和年青的伊凡，伸出他底穿着厚底鞋的足兒，迅速地要了一杯伏特加，青魚加生菜，一份豬排加苦蘿蔔，和兩杯酒。

“我們這裏不賣伏特加的，祇有啤酒，”茶房抱歉似地歎息着，憂愁地微笑，垂下了頭。“我們是沒有照會的。”

“沒有伏特加，你們稱它什麼酒排間？”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藐視地說。

茶房更低垂着他底頭兒，好像在說：“連伏特加也沒有買，這怎麼能夠成爲一個真正的酒排間，這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但目下的事情是這樣的，沒

有辦法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很清楚在現狀之下，酒排間裏買不到伏特加的，但他却不肯放過這機會，要在他的屬下面前出風頭，同時也有點傲視這茶房。

“既然如此，同志，”用一種誇大的聲調說，“那末替我們拿兩瓶啤酒來，各人一份龍蝦，一份蠟腸，（假使這是好的），要將它切碎的，還要幾個好點的炒蛋。”

“很好！”

茶房立即承認這是一個好主顧，恭敬地退回去，迅速地轉到路上，有如一個走繩索的人似地，扭開電燈，於是室內立即光明得多了。年青的伊凡胆怯地咳嗽着，差不多是含着愉快的眼淚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望着，於是生平第一次，他突然理解什麼是一個真正的人。

認清了他所發生的效力，於是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手帕拭拭他底濕漉漉的鬍鬚，溫柔地

微笑着，有如老寒貝金昔日所做的樣子，他點上一支紙烟，向後靠着，從他的鼻子裏哼出話來，跟着他底話語噴出了烟霧：

“現在，信差同志，我要聽聽你要說些什麼話。說下去吧。”

尼克泰站起來，謹慎地站着，敘述他底情形，於是又坐下去。

“尼克泰，在原則上我是反對預先付錢的，但是在特別的情形之下是可以這樣辦的，假使你所要求的數目是有效的。會計員同志，我們有多少現存的錢？”

“我們儘夠的，菲立瀨·斯蒂芬諾佛奇，我們能夠付的。”

“假使錢夠的，那末付了他吧，但是要一張收條的。”

年青的伊凡服從地拿出一捲新鈔票，一支弄污的鉛筆，一小張紙，說了一番曖昧的話，於是依照一切會計員付錢的章程，立即完畢了這工作。

這時候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將他底鬍鬚浸在啤酒的泡沫裏，顯着一副高貴的神氣，將烟草底烟霧從他的鼻管裏噴出來，着手把自己弄得適意點。尼克泰現在是快活起來了，他喝了兩杯啤酒，拿了空瓶在空中揮着，再要兩瓶。機要會計允許他這要求。此刻可以在酒排間裏看到更多的人們。

那從天花板上掛下來的燈，年青的伊凡覺得好似帶殼的蛋兒一般的。這事實使他非常高興，於是貼近着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說，假使他跑到 M. S. P. O. 去要半瓶伏特加來，這也很好吧。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搖搖他底手指，但年青的伊凡却低聲地賭咒着，說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何況這事情是誰都幹的，還有明天就是付薪水的日子了。會計又搖搖他底手指，但年青的伊凡就在這時候不見了，不久，紅着面孔，透不過氣來，而且濕漉漉的，他回轉來了。再拿來的三瓶啤酒，這時候正拿到桌上。

尼克泰在桌子下面倒出伏特加來。這一對同

事唱着伏特加，好像他們是兩個聖徒似的，他們扮着歪臉，拿起一片臘腸來。茶房熟手地用他那手巾蓋好了空杯，好像要掩遮住一種罪惡似的，然後將空杯拿到廚房裏去。

於是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向尼克泰和年青的伊凡撲過身去，噴出酒精和龍蝦的氣息，說像老塞貝金那樣的人，那‘塞貝金父子公司’底頭腦，全俄國從來不曾有過，現在也沒有，將來也不會有。說完了這話之後，他垂下他底頭兒，彷彿陷在沉思中去了，於是他用他手臂在一個空瓶上敲着。“悲哀呀，”年青的伊凡說，抓着一個瓶兒，不自主地倒了滿滿的一杯。尼克泰解開了他底短衫底頂上的鈕兒，擁抱着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將他那濕漉漉的鼻子撞到他的耳朵上去，低聲說了幾句關於公款和車站的模糊的但顯然重要的話。

“等一等，尼克泰。讓我說一句話吧。”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說，從信差那裏脫出身來，倒在年青的伊凡的身上了；“等一等……我馬上要對你

一切事情都解釋明白……年青的伊凡，……我們底生活真不過是一個夢……讓我們拿老塞貝金做個榜樣吧……你懂得吧，年青的伊凡？讓我們說——尼克泰。他坐在那裏已經爛醉了，打算化那女工賽琪夫娜底薪水……那是尼克泰，但那也是塞貝金……這清楚嗎？”

弗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很有意思的而且很慎重的震映着他底眼睛，於是抓住了年青的伊凡底領口，拖他過來，春風滿面的微笑着，好像整個的酒排間用金光纏住了他周身。他用簡潔的可令人不懂的語句，解釋着無價值的尼克泰和偉大的塞貝金之間底區別。他在這中間穿插了日俄戰爭，那從勞茲來的寡婦，Lvof底酒排間，和許多別的他生平所不能忘記的瑣事。他將充滿酒氣的呼吸噴在這迷惑的年青的伊凡的身上，而且他在這此刻已擠滿人的酒排間裏的震人耳聾的聲音之上，在他面前幻出奇特的景色來，好像在那一直到此刻對於這會計員彷彿是沉悶的而且沒有趣味的東西



上面，揭去了一塊模糊的覆布似的。

突然地，一個活潑的曲調奏起來了。奏琴的人底麻一般的頭髮，披散在那呻吟着的琴鍵的黑的和白的主音上。三隻手兒在傾頰的音樂台上扯着尖音的絃弓。那無恥地張開着的嘴唇，開始含着一隻笛兒底狹狹的吸口，從這黑木裏吸出一種清徹，高亢而顫抖的哀號來。將這一切組成了一個曲調，它摧毀你，使你心中充滿一種不可能但又容易得到的快樂底應允。

從天花板下掛下來的蛋形的燈兒，開始以驚人的速度增大起來。年青的伊凡直挺挺地坐在那裏，十分粗野地露齒冷笑着，好像他底頰已經脫離了他底面孔，飄浮在烟霧朦朧的藍色的霧幕裏。尼克泰戴上帽兒直立在那裏，說着什麼聽不清楚的話。

“什麼話？”這耳聾的會計叫喊着。

“我說，同志們，一趟幸福的旅行！”尼克泰叫道，指向右邊——“祝你一趟幸福的旅行，會計員

同志，一趟幸福的旅行！讓我喝一瓶最後的啤酒吧。”

“說下去，”年青的伊凡叫喊着，他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尼克泰，你是喝醉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搖搖他底手指——“我十分清楚的看出你是喝醉了。”

茶房十分迅速地又倒出了一瓶新的啤酒。泡沫匍匐到杯口上面。年青的伊凡在他的口袋裏摸索着，拿出錢來付賬。

“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你得雇一部馬車了，”尼克泰恭敬地說，將帽子和雨傘遞給這會計。

“我們走吧，年青的伊凡，”這會計模糊地說，用他底濕透的外套底尾端將一把椅子打得粉碎。

年青的伊凡很明白，在此刻，正當生命開始微笑着的時候，要上自己家裏去，這完全是不可能的，絕對愚蠢的。這樣一個適意的有希望的黃昏已

經開始，這是絕對必需的，要想各種方法將它繼續下去。何況明天是付薪水的日子，而一生之內有一次小小的慶祝也是可能的。

“我們騎馬去，”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他從酒排間裏走到黑暗中去了。

“現在我們上那裏去呢，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焦急地問，心裏很擔憂，倘使沒有地方可以去，那末什麼東西都完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張開他底雨傘，停住脚步，伸出他底手兒。

“年青的伊凡，我們上我的家裏去。我邀你去用晚餐。你一定受歡迎的，所以不要說什麼別的話了。你可以看看我的家屬。每一個人都會感到很快活。只等一分鐘，年青的伊凡。我必須告訴你，你使我感到無限快樂……答應我親吻你……不是因為我已經喝醉……不，已經很長久……”

說完這話，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擁抱着年青的伊凡，他底鬍鬚刺在他的眼睛上面，使他很疼

痛。

“但是你的妻子或許會不快活，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提議說。

“倘使我說每一個人都會感到快樂，這就是說，他們會……以及騷鬧的小孩們……當我們一到那邊的時候，我會立即就說：‘替我們預備（夜餐）吧，耶寧諾奇喀（這就是我的妻子，她叫耶寧諾奇喀，她是從勞茲來的）……耶寧諾奇喀，替我們預備（夜餐）吧，青魚加洋蔥，豬排加苦蘿蔔。’一切物事都是盡善盡美的。在一個家庭裏的 *Soirée intime*，有如老寒貝金所說的。但是請你記住，年青的伊凡。我是很理解青年人的。唉，我想想自己的情形就信了。至於我的螟蛉女兒，你自己去打算吧。你一定會被她底魔力所征服的。在正餐之後……你看……咖啡……和甜酒……櫻桃白蘭地……這般親切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喋喋不休的說着，他已經坐進一部馬車裏去，溫柔地倚在年青的伊凡的身上了。年青的伊凡走到戶外

甚至變得更酒醉了。在他眼前，浮起一幅圖畫來：一間精緻的橡木餐室，一張覆着一塊漿洗過的桌布而且可以準備六人坐的桌子，放在口櫥裏的木雕的山兔，以及這一類東西。

尼克泰在雨水之下，在街道的中央，站了一會兒，他沒有戴帽子，凝視那趕着開去的馬車。他伸出了兩臂，顯着一副憂鬱的神氣，喃喃地自語着：

“他們走他們的路去了。命運註定了他們現在要旅行到別的都會裏去，我必須去……”

於是他將帽兒緊緊地扯到他的耳朵上，跨過了那積滿雨水的泥潭，喃喃地說着：

“有了這許多錢——一個人難道還不能夠旅行……一個人可以旅行半個世界了……但是，假使每一個會計員和會計都像這樣子捲走，那末這仍舊是一種非常愚蠢的服務了。我也可以去的，去弄點酒喝喝。”

於是黑暗將尼克泰包圍住了。

### 三

差不多有半點鐘晨光，兩個人互相留心地支撐着，而且拿着氈袋和小包，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爬上樓梯，到那靠近巴克洛夫斯基門的某一座房子的三層樓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就是住在那裏的。他們拉了四次門鈴。在門還沒有打開之前，年青的伊凡望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

“這個晨光來打擾你的妻子或許不方便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

這會計皺皺他底眉毛。

“假使我邀請了什麼人到我家裏來用餐，那末這是一定方便的。你爲什麼說出這話來？你是受歡迎的。我和我的妻子將感到很快活，…… Soirée intime……就是那樣。”

就在這晨光，房門打開來了，一個壯美的中年婦人出現在門檻上面。她穿着一件飾着大朵的玫瑰的家製的罩褲。從她面上的神氣看來，從她那鬚在許多好像靠不住的彩票（當然是一種沒有利益的彩票）似的紙片裏的頭髮底特別的顫動看來，從她那反對比較的態度看來，而且也從她那兩隻粗大的大腿底兆禍的姿勢看來（這是比家庭間的變化底霹靂更表得達意的），從這一切情形看來，人可以毫不躊躇地下結論：在一個家庭的圈子裏，Soirée intime 是不會有的。

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非常勇敢地立在年青的伊凡的前面，拿出了他底伙食，說：

“我不祇一個人，耶寧諾奇喀——如你所看到的，我們有兩個人，我們的會計員和我。我邀他來

用餐的，這你也一定可以猜到的。你可以替我們預備一點餐食嗎，你肯嗎，親愛的？我有一點好吃的東西帶來這裏，……自然，還有一點酒。……唉，唉，……我望你能夠高誼隆情的對我們……Soirée……像他所說的，……intime……和或種對於太太們的甜蜜……事實上，什麼事情都要愉快這家庭的圈子的。”

這般地說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漸漸地胆怯起來，拖着他底厚底鞋慢慢地走，走近了他的妻子的前面，她這時候仍舊沉默的，不動的站在門口，望住她的丈夫。她那罩褲上的玫瑰更深深地而且更緩慢地起落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雖然留心着走近她身邊去，打算迸住他底呼吸，但當一陣風吹到她那張開的鼻管裏去的時候，她用一隻手飛接着她底裸露的頸項，用另一隻手提起她底套褲，睡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臉上，在他下額上一把抓住了滿臉的鬍鬚。

“滾出去，醉鬼！”她提高了喉嚨盡力地喊着，



聲音這般響，全部樓梯的地彷彿都聽到她了。

接着她回轉身去，砰然一聲的關上房門，發出這般一種砰礮的聲音，使人聽到了這聲音，就會聯想到這地方的每一架窗戶都倒翻了吧。

“耶寧諾奇咯 —— 什麼事？……我懇求你，……這是不好的，……”菲立灑·斯蒂芬諾佛奇微弱地而且憂傷地說，用他底雨傘底把柄敲擊着房門。

但是在房門之後，又是另一扇房門關上了，在那另一扇之後又是一扇關上，在那又一扇之後又是一扇關上，一直到這寓所的最底裏的地方，然後什麼聲響都沒有了。一個包着一塊面巾的面孔出現在門旁的對面，漠不關心地望着，然後不見了。

“你該記得我說過，菲立灑·斯蒂芬諾佛奇，這時候是不方便的，”年青的伊凡順從地說，躊躇着；“或許我還是下次來吧？”

“胡說！胡說！”菲立灑·斯蒂芬諾佛奇喊道：“不要介意，年青的伊凡。你必須清楚她是一個非

常神經質的女人，但她是有一付良善的心腸的。相信我，一分鐘之內什麼事情都會弄好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他底袖子拭拭他底額頰，裝着一副莊嚴的可忍耐的表情，清楚而明晰地拉了四次門鈴。但是沒有回答。沒有放鬆他底尊嚴的表情，他又拉着門鈴，然後傍着年青的伊凡坐在樓梯上面。

“但是我有一個多麼好的螟蛉女兒呢，年青的伊凡，”他說，彷彿感到非常安慰似的，他用手臂去圍住了頹喪的會計員底腰肢，——“在你看到她的時候，你一定要對她發生愛情的。她是遠勝於其他的美女的。當我們坐下來用餐的時候，我一定要立即就介紹給你。我是不像別的下流的父親的，……我知道我們底理想是跟着一個華爾茲舞底曲調的。”

這關於華爾茲舞的談話使年青的伊凡非常動心，所以他從淡淡的朦朧裏恢復過來了。

“我並不十分壞，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我

不會叫你落下去的。”

後來房門又打開了，這一回，是由一個蒼白的，頭髮剪得短短的，面上生着雀斑的十二歲光景的孩子打開來的。

“唉，”菲立潑·斯芬諾佛奇叫着，“這是我的兒子。讓我來介紹你，年青的伊凡，給我的兒子吧，尼科拉·菲立巴佛奇，市民潑洛霍洛夫。一個發明家兼熱心無線電的人。母親在那裏？”

這孩子回轉身，喧鬧地走進寓所裏去，一句話也不說。

“或許她在櫥房裏烹調飯餐吧，”菲立潑·斯芬諾佛奇說，嗅嗅空氣，一面他將年青的伊凡推進了黑暗的門廳裏。

“你會原諒這情形吧，但這裏燈是熄滅了。握住我。向前走去，同志，不要胆小。這穿堂裏的路是很清楚的。”

這是應該提到的，年青的伊凡撞在什麼東西的角上了，這好像是一個衣櫥似的。菲立潑·斯芬

芬諾佛奇摸索在黑暗裏，打開了一扇門兒。他們走進了一間房間裏去，各種各樣的傢具堆滿了半房。在房間的中央，放着一張食桌，有濺着藍墨水漬的漆布蓋在這上面。有二條繩索橫穿過這房間，在繩索上面掛着各種東西，晾乾着。在一個污穢的燈架下：燃燒着一縷黯淡的光線。那個對於無線電略窺門徑的人坐在桌子的一角上，將一副家製的無線電機底 headpiece 塞進他兩耳朵裏，而且在他的口嘴的一邊，伸出了他底舌頭，好像是很賣氣力似的。

“請進來，”這會計說，將他底小包放在桌子上面，做出一種歡迎的姿勢。“我希望你同我們一家人一樣。至於將襯衫晾在這裏乾——這是因為假使我們拿到屋頂上去曬，它是準會被偷去了的。但這是馬上可以收拾去的。坐下來。沙伊喀在那裏呀？”

“上夜校去了，”他的兒子回答着，仍舊將 headpiece 塞在他的耳朵裏。

“那是一件好事情；你我都沒有一點福氣，年青的伊凡。你看，她是在學校裏學習速記法。她馬上可以受討論會的雇用了。一個伶俐的姑娘！真是一件好生意！不管怎樣，我們立即要將東西收拾清楚。哥爾喀。母親在那裏？”

這孩子默默地向門的那邊頓頓頭。

“耶寧諾奇喀——我們來了一個客人！”

“滾出去，你這醉鬼！”從門的另一邊傳來了無情的聲音底叫喊。

“這樣一個神經質的女人，”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低語着，向年青的伊凡霎一霎眼睛。“你請坐吧，年青的伊凡，這是很對的。現在我們解開食物而且打開法國白蘭地酒吧。我要立刻將一切東西收拾清楚。”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拿去他底帽兒，翹着足指走入隔壁的房間裏去。單是說，一叢玫瑰，或者一個花床，這是不夠的——是一個狂風暴雨的，可怕的玫瑰花底 Riviera，在那個利那擊襲到菲

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身上來。

“出去，出去，無用的醉鬼呀——滾出我的眼前去吧。我要在你的頭上打碎每一個瓶兒，將你底食物拋到街道上。家裏沒有一點好吃的東西，租金已經有三個月不付了，哥爾略沒有靴，在門廳裏也沒有燈，而你，你這卑鄙的老醉鬼，却能夠安排宴會。你怎麼弄來的？我不答應你在我家裏安排酒宴！那像種什麼樣子？而且這是在那裏趕來的？你這卑鄙的流氓。嘿！”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無益地打算用他底兩手從這陣痛苦的可真實的責備的狂流裏去保護他自己。在明白的驚惶中，他開始繼續說到關於這會計員的事情上去，人可以將沙伊啓嫁給他，而且那也是很簡單的。這會計員不是一班的結婚，這對配偶將是適當的。這樣說下去。

聽到了這些話，他的妻子憤怒地舉起了她底手兒，然後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兩頰上高聲地咬着兩個吻，好像她在一隻炒鍋裏拋下兩個

油煎餅似的。許多星星浮現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面前，星星浮現起來，以一種閃光燃燒着，接着消滅了。

“唉，你敢！”用一種窒息的聲音叫喊出來，有一種反抗他的妻子的老舊的野蠻的憤怒昇到他底喉頭，開始扼抑着他……“唉……所以你敢……”

向燈光閉住他底眼睛，用他底手指插入他的妻子的髮髻間，癱擊地扯着，而且用一種非常低的聲音說：

“你敢嗎，噯？”

他底聲音顫動着，變得比較強有力一點了。

“你敢嗎，噯？”他更加高聲地重覆說着，露出了他底黃牙齒。——“你敢嗎，噯？”

說着這句話，他慢慢地從頭到腳扯下了她底罩褲，用那些怨恨的玫瑰遮着的罩褲。於是，雖然在他的憤怒的眼睛的前面，升起了一陣霧障，但他仍舊環視着室內的四周。他立即從牆上拿下了一把日本扇，一個漆過的煤氣管，一個關着一隻填滿東

西的死金翅雀的鳥籠，從化裝檯上扯去了毛絨的覆布，抓了一個落下來的花瓶，將這一切在房間中央放成一大堆，然後開始用他底足兒在上面踐踏着。

“閉嘴！閉嘴！”他狂暴地咆哮着，震聾了他自己的耳朵，而且在他的口角漲滿了白沫——“閉嘴！我要你明白此地的主人是誰。我告訴你，我告訴你，將桌子安排好來吧，你這娼婦！我命令你，這是最後的一句話。”

年青的伊凡打算用他底手指去塞住耳朵，那末他可以不聽到這些叫號和騷動底打擊了；而且他在沉默的痛苦裏，用一個小小的螺絲鑽（pocket screw）旋開了瓶兒底軟木塞，悲傷地從小包裏取出一卷臘腸來。後來這吵鬧終於完結，而菲立濱·斯蒂芬諾佛奇也出現在食堂的門路裏，滿身汗淋淋的。

“我覺得很對不起，”他說，喘着氣，用一塊顫動着的小手帕（pocket—handkerchief）拭着他底



鼻樑。“事實上，我的妻子覺得不舒服，所以不能夠到食堂裏來。我求懇你原諒她吧。這些太太們底頭痛病！這樣的胡鬧！我們要兩人一塊喝酒。”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走到碟櫥旁去，在這裏邊摸索了許多時候，後來終於拿到兩隻沒有柄兒的有柄杯，來放在桌子上面。他底兩手互相揉揉，斜瞥年青的伊凡。

“喝一點法國白蘭地嗎？”

他們每人都從有柄杯裏喝着法國白蘭地，在有柄杯裏有一種強烈的香皂的氣息。接着他們繼續吃起臘腸來了。

“吃一瓶酒頭是不會痛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種顫動的聲音歌唱着，又倒了第二杯酒。“唯有那不吃酒的人才要頭痛……這對嗎，會計員？而且沒有女人們，所以是如此如此的。祝你康健！”

在第二杯酒喝下去之後，年青的伊凡底眼睛好像在眼窠裏跳躍，而在他的頭裏響着一陣嗡嗡

的聲音；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已經將那無線電機底 headpiece 拉到了他的耳朵裏，從那裏傳來一陣顫慄的聲音：“而你，我的愛，將永遠做世界底皇后！”

“滾出去，醉鬼們！”從寢室裏傳來了一陣模糊的聲音。

“不准多嘴，”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漠不關心地喃喃說，將一片臘腸拋到房門口去。它落下來，黏在房門的門板上。

“看看這裏，又看看那裏，  
一切都不如你的意嗎？”

會計用一種痛苦的聲調唱着上面的歌，笨拙地凝視一片沉重的臘腸。接着他嗚咽起來，倒在年青的伊凡的肩上了。

“你總算有苦惱一個男人的本領的，你這賤婦！而你是全世界我唯一的知己，年青的伊凡。她

將我趕到坟墓裏去。她毀壞了我底青春，魔鬼會來抓取她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怎樣的一個男人——我的上帝呀，是怎樣的一個男人呀！一隻老鷹罷！一個獅子罷！一個伯爵罷！你會相信我……靠近仁川……和一羣善射者……單獨的一羣……”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呷下了半杯 Chablis，抓着年青的伊凡底袖口。

“會計員！我可以信任你嗎？會計員，你不會將我的話洩漏出去嗎？”

“信任我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憂傷地說，他顛倒得好像再也受不住這種苦惱了，於是開始從一種愛情，憐憫與虔敬的混雜性裏哭泣起來。“信任我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憑上帝的名字，信任我吧，我不會洩露你的。”

“你宣誓嗎？”

“我宣誓，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歌側着，當他立起身

來的時候。

“我們走吧。”

“你說走是什麼意思？”傳來了妻子底怨恨的噁聲，一面她出現在門路裏了。“你想上那裏去，你這無用的東西？”

“不准多嘴，賤婦！”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朦朧地回答着，他突然從那繩索上扯下了一對條子襖褲，拿着襖褲向他妻子底頸項打過去。

“強盜，罪人！”妻子叫着，用她底裸露的兩臂抱住了她腦袋的後面。“阻止他們呀，他們在毆打我了！”

“跟我走吧，年青的伊凡，”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吩咐說，揮舞着襖褲。“緊緊地跟住我——走吧。”

年青的伊凡揮着那屬員的匣子，摸索着而且欹側着走到黑暗的穿堂裏去，緊緊地跟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後面，後來終於達到樓梯上面了。一隻裸露的手肘，幾朵萎謝的玫瑰，和那熱心

無線電者底可怕的面孔，立即出現在門路後面。接着房門砰然一聲地關上，好像一隻大炮底轟聲似的。梯階震躍起來，使這一對同事立不住腳，扶手欄杆又活過來，像憤怒的蛇兒似地動作着，好像在潮濕的小樹叢裏蜿蜒着，嚇聲響着，一陣驚喊的回音反響在牆與牆之間。澎湃的街燈在鐵絲網裏閃爍着，有如一顆彈丸閃在高到令人不能相信的天空，然後不見了。旁邊，貼近那還嚙嚙響着的門兒，用她底背部貼在市民們底名牌上，緊緊地拿着一個裝着一本練習簿的褐色的小書包，有一個穿着一件便宜的藍外套和一頂橘色的織帽的年青的姑娘立在那裏，咬着嘴唇。

“沙伊喀嗎？”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叫道，疑惑地望着她底可怕的面孔，（有小小的美麗的閃耀着兩滴的鬚髮圍在她面孔的四周）——搖着他底手指——“沙伊喀。”

“你這般樣子的上那裏去，爸爸？沒有一把雨傘，也沒有厚底鞋，”她低聲說，顯出一付驚訝的神

氣。

“那不管你的事！不准多嘴！當心你自己的事情吧！跟我來，會計員！”

快要跌落到街上去了，所以他一面小心地抓住大門底把手。年青的伊凡是倚在牆壁上，迷惑地立在這年青的姑娘前面，微笑着，沒有說一句話。這顯着一副煩悶的顏色的可愛的面孔，游泳在他的固定的目光之前；他努力要去捉住這面孔，但它游泳着，游泳着，還是游泳着，於是接着不見了。可以聽到一陣笑聲。這一切只佔據了一秒鐘光景。年青的伊凡歇側着，用兩手抓着欄杆，蹣跚到街上去，幾乎走到了菲立濱·斯蒂芬諾佛奇的前面。

“向西方去，”這會計向趕車的人叫道。“進來，年青的伊凡！還有沙伊喀，嚶？一個伶俐的姑娘！車夫，快點走！”

年青的伊凡爬進了狹小的馬車，將他底腦袋休歇在會計的肩上，於是立即想像着他們是向後趕着車子了。雨水從各方面打進車裏來，落在他們

的褲上和他們的面上。“迷人的夢”這電影底五彩的映畫廣告游泳過去了。黑暗的都市包圍他們，燈光搖動着。從電車軌道上頭的電線，灑下了一陣發冷光的水滴。

向上趕去，趕過了‘紅的方場’，趕過了附近克里謨林的四壁的燈火朦朧的 Mausoleum，在什麼地方燈火輝煌着，可以看到‘紅旗’飄起在黑暗的天空，有如溶化的玻璃製成似的。

於是穿過了燈火輝煌的 Iverskaya 街，穿過了馬車的叮噠聲和汽車的嗚嗚聲，他們趕到了 Strastnoe。馬車停下來，於是他們都下車。一陣離奇的喧嘩圍繞在他們四周。喧鬧的小販們在他們鼻頭前面揮着過時的菊花枝，不讓他們走過去。車夫們招徠主顧，taxi-drivers 無恥地叫喊着，請求和太太們在一部‘戀愛之車’裏去冒險一番吧。銀的小錢散落在閃亮的水潭裏。一陣汽車底白光閃花了眼睛。

“你在那裏，年青的伊凡？”響着會計底模糊的

聲音。“跟住我吧。”

“我在這裏。”

年青的伊凡向那聲音跑去，於是轉瞬間瞥見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他的一隻手裏拿着一束花。在另一隻手裏，裝着一付像煞有介事的態度，一個肥胖的太太匆促地僵在那裏。很時髦的穿着一件羔羊皮的外套和一頂白緞帽，她拖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穿過方場去，迅速地說：

“Château des Fleurs! 我可以個人推舉它的。那裏有好多的小房間。實在的。”

“夜間的遭遇

允許我們愉快……”

一種誘人的聲音歌唱在年青的伊凡的耳朵裏，而且有一隻溫柔的手兒伸進他的手臂裏來。

“年青的人，邀了我到旅館裏去吧。”

年青的伊凡回轉身來，看見一個生着兩隻美



麗的眼睛的蒼白的面孔。一頂扯到眉間的白色的織帽，觸到他的肩上。

“來，親愛的人，來，否則你會失去了你的朋友。”

“你……沙伊……喀……”年青的伊凡困難地問道……“不……等一等……你必須先告訴我……你……是……沙伊喀嗎？”

“你可以認為我是沙伊喀的，”這姑娘回答着，開始笑起來了，於是她緊緊地將自己貼在他的臂上。他們迅速地跑過了方場，給各方面濺來的水所濺濕了。

“年青的伊凡，你在那裏？緊緊地跟住我吧！”

“我在這裏，菲立瀨·斯蒂芬諾佛奇，……多麼黑暗呀！”

兩盞電燈，兩塊懸在旅館的門口的野蠻地轉動着的尖聲響的招牌，出現了。

菲立瀨·斯蒂芬諾佛奇看清了這戴白帽的姑娘，他向年青的伊凡搖搖他底手指，勇敢地讓路給

他的太太，困難地打開了 Château des Fleurs 的大門。

奇怪地而且不可解地，尼克泰的樣子顯現在他們面前了……

“基多伯爵跳上他底馬兒了……！”菲立瀆·斯蒂芬諾佛奇用了一種可以使Strastone整個地方都聽到的聲音狂喜地說，於是，好像來回答這聲音似的，一種絃琴的樂隊底震人耳襲的聲音，傳到這旅館的門外來。

# 原书空白页

#### 四

第二天早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一個一定的鐘頭醒來……每個人，在一場縱飲之後的早晨，各有他自己醒來的方式的，而且，因為一個 Soviet 的市民是什麼事情都知道的，所以事實上也就不奇怪：這個 Soviet 市民是這樣醒來，另一個又是那樣醒來，而第三個是寧願不醒來，祇面對着牆壁躺在那裏，雙眼緊閉着，徒然地等候那忘記帶給他半瓶伏特加和一條黃瓜的朋友們。

對於那心上壓積着家庭的顧慮，而且有一種 liverishness 的傾向的中年的會計們，尤其比別人

感到痛苦，他們忍耐着在一個佚樂的夜晚之後醒來的變化。

這樣一個市民，在他醒來的時候，往往是躺臥着，閉着眼睛，心中非常焦急，感到心內有一種可怕的聲音在響，而且聽到鱗鱗的聲音，好像他是被裝在一部貨車的頂上運送到什麼地方去一般，他計算着喝去了多少錢，還剩下多少，而且這痛苦是否會繼續到明天。接着他底膝踝猛烈地顫動着，他底脚掌感到不自然地發癢，他底眼皮搖動着，而在他的機構的中心，或許在他的肚子裏，是有一種燃燒着的，拖引着的感覺和一種寂寥的空虛，於是這市民躺着身子，不敢張開眼睛來，想起昨天貪食的一切瑣事，覺得很痛苦，他等待着那可怕的但不可免的時刻的到來，那時在睡榻上（一般是，在這種‘酒醉’之後的醒來，往往不是躺在床上，在那正當的地方的）——那時在睡榻上會出現妻子底尖面孔，且可以聽到一種熟悉的尖酸的聲音：“在鏡裏去照照你自己吧，你這老豬糞；看像個什麼東西！張開

你底無恥的眼睛，看看你的外套的樣子——背上完全是白的了。我要知道你上什麼下流的地方去弄得那樣子！”

我的天，這是怎樣一種屈辱的醒覺呀！想一想，不過昨天，‘這老豬羅’曾經和一個肥胖的太太趕着一部兩輪車穿過全城去；他帽兒向後戴，他手裏拿着一束褪色的花，周圍充滿了奇怪的生活，五彩的燈光與興奮，而且旁若無人。

是一種多少粗俗的醒覺呀！在一邊——肝；在另一邊——心；在前面——黑暗。可怕啊，可怕啊！

然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這般地醒過來了，在他醒來的晨光，感到了在昨夜的可笑的行動之後所要感到的一切。

在他的耳朵裏，響着火車底鱗鱗聲。他的脚底覺得奇癢。他底眼皮搖動着。感到了一陣說不出的口渴！要想不張開他底眼睛來，他開始記起了昨天黃昏的一切可笑的瑣事。

“啊，”他沉思着，“這一切倒底怎麼會發生的！”

完全是由於年青的伊凡的緣故。爲什麼只是年青的伊凡的緣故呢？又，祇是年青的伊凡的緣故吧，他是從那裏來的呀？但不是的，完全是由於一場可怕的家庭的吵鬧的緣故。”

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突然地記起了昨天的家庭的紛擾底所有的瑣事了。想着那褪色的玫瑰，飛走的臘腸，毀壞了的鳥籠，等等，於是他連髮根也紅漲起來了。他是被浸在一陣溫暖的汗水裏。接着他重新想起那發生過的一切其他事情。“這怎麼會發生的呢？一個頂不適意的故事吧了，”他喃喃地說，更加緊閉着他底眼睛。

他記起了 Chateau des Fleurs 裏的桌子上的紙花，粉飾着鮮明的高加索的景色的牆壁，絃琴的音樂隊底曲調，鑲邊的青魚，絕對喝醉了的年青的伊凡，那要求黑葡萄酒和烟草的兩位太太，……一個是穿着一件羔羊皮的外套，……伊賽貝萊，……另一個，和年青的伊凡一塊的那太太，……瘦削的。後來，幾個穿着小小的俄國襯衫和藍色的長褲

的猶太人，出現在這場面上，開始這般用力地跳舞着，好像他們想用手兒和足兒放進天花板去似的。接着年青的伊凡用一球枯萎的葡萄打在別人的面上。不，這回事情或許是發生在別的地方吧。接着尼克泰勸他們上車站去。但是不，尼克泰是在還要早的晨光就出現在某地方，而這時候，他勸告，……無論如何……或許不是的……那時候，或者再後來，在一間小房間裏，在一隻紅杜鹿的多叉的鹿角下，在一個黑色的架上掛着一幅下流的圖畫，那穿着一件油膩的燕尾服的茶房，打開一瓶香檳酒，而軟木塞像一隻蝴蝶似地飛走了。接着年青的伊凡立在或種非常紅的東西的中央，說着褻瀆的話，而且嘔吐在他的長靴上面。接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一個流着水的龍頭下面灌沖他底頭兒，於是水就流進他的領口裏去了。接着圍住了伊賽貝萊底腰肢，在鐵道橋下面，迅速到有折頸之險的跑進一部轎車裏去，始終怕失去年青的伊凡和尼克泰。接着在一個夜深的時刻趕到了某地方，一個



光彩煥發的鐘一般的紅面孔閃耀在他前面。再後來還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他怎樣回到家裏來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一點也記不起來，祇能夠那樣地猜想，那將他帶回房間裏來，將他放到榻上去的，或許是一種管理員 (Conductor) 之類的人，否則是一個有鬍鬚的亞美尼亞人吧。事實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近十年來，從來不曾喝得這樣醉，而且做了這樣不道德的行動。

這樣悲傷地推想了一陣之後，這會計開始近似地計算着，回憶他曾經化去了多少錢，那是明天，或者還不如說今天，就要付的。好像有五十個盧布光景，決不會再少的。還有香檳酒不知道又要勒索多少錢。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第二次又滲出汗來——這一回是一陣冷汗。他開始傾聽着。在房間內，是奇怪地靜默，祇是在耳朵裏，響着一陣咆哮聲和迅速的鱗鱗聲，而且好像覺得這張睡榻是左右地擺動着的。“現在不是時候還很早，一定已經很遲了。總之我昨天是過於疲倦了。唉，唔，

什麼事情都讓它去！”

他可憐地呻吟着，舒伸着而且張開了他底眼睛，於是看見了他是躺在一部鐵道臥車的下鋪位上。天色已經十分明亮了。穿過那打着雨水的震搖着的玻璃板，灰白的影子在飛馳。咆哮着，鱗鱗地響着，痙攣地跳撞着，火車以最高的速度飛駛着。

伊賽貝萊坐在對面的座位上，她底白帽子歪戴在一邊，在她的膝上，放着一個非常大的油漆過的匣子。她迅速地在她那淡紫色的，番薯形的鼻子上撲着香粉。她底鬆軟的大額頰在搖動，好像一隻猛狗底額頰似的，和火車底移動合上了節拍。在她底厚厚的耳朵，搖垂着梨形的假珠子。

“怎麼一回事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粗啞地喊道，一面他坐起來了：“我們是上那裏去？”

“晨安，”伊賽貝萊答道。“祝你幸福！我們是到列寧格拉去。”

在這會計的眼前，一切東西都變成昏黑了。

“年青的伊凡在那裏呢？”

“你的年青的伊凡在那裏嗎？在你頭上的上舖位上。我們在這裏有一間和別人完全隔絕的車廂。很像一個家裏的浴房。你看到嗎？”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偷窺那上位舖。年青的伊凡俯臥着，他底頭兒和兩臂懸掛在一旁。

“年青的伊凡，”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支吾地說，“我們在旅行呢。”

這會計員默不作聲。

“你最好還是不要去打擾他吧，”伊賽貝萊說，她向前突出了肚皮，動手繫着她底棉布裙底羽毛帶。

她繫好羽毛帶，有如一個兵提起他底長褲似的提起了她底裙子，然後搖擺着，拿她底羔羊皮的外套裹住她的身體，於是又絞着兩腿坐在位置上。

“你最好還是不要去打擾他吧。他此刻是生活在一幕戀愛的戲劇裏。他的妻子昨夜在克林溜走

了，若無其事的離開了火車，原諒我這樣說，（她是）這樣一隻雌狗！”

“什麼妻子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叫道。

“正像我和你一樣的情形，”伊賽貝萊嬌媚地嗤嗤的笑，用她底空空的荷包打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底黃色的頸項。“唉，男人們真不是東西！他們假裝着什麼事情都記不起來了。”

於是她很有意思的眯着眼睛。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摸索着他底夾鼻眼鏡，尋到了，於是架在他的鼻上，睇視着伊賽貝萊底兩條腿。它們是豐厚的，短短的，穿着一雙污穢的；堅硬的，白色的布靴，在隙縫裏有皮條縫着，而靴跟是已經踏爛了。

“你在夢想着什麼呀？”伊賽貝萊快活地問道，更加傍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坐近去。

她用她底帽兒底羽毛在他的鼻下呵癢着，而且誘惑似地提起了她底裙子，一直到膝裸上面。

“不要做夢吧！嘻！這對於你是不適宜的！拿我

做一個榜樣吧。現在讓我們來想像我們要在列寧格拉怎樣地娛樂自己。”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什麼事情都明白了，於是覺得很怕。這時候，年青的伊凡在他的舖位上轉動着，而且呻吟起來了。

“我們在旅行嗎，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他軟弱地問道。

“我還以為這或許是一個夢……”

年青的伊凡臂下挾着他底匣子，從上舖位上慢慢爬下來，搖着散亂的頭髮，漠然地微笑着，於是又呻吟起來了。

伊賽貝萊迅速地重整好她底帽兒，更加挨近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身旁，說：

“你，年青的伊凡（請你原諒我，青年人，因為我也像你的朋友似的叫你年青的伊凡了），不要為那條毒蛇傷心吧。原諒我這樣說，她是一個這樣的鬼婆，她不懂她所對待的人們的。讓她到火燄裏去吧。青年人，你不要為她傷心吧。一次永遠脫離

了她吧。現在假使一切事情都進行得順利，我們將要到列寧格拉了。在別的東西中間，‘賤婦’真是不值錢的，何況，關於那姑娘我曾經通知過你，用我底足兒在桌子下面撞過你。你那位買車票的同事可以證明我的。”

“誰買車票的？什麼同事？”會計叫道。

“我不知道他是誰……你們在 Chateau des Fleurs 附近撞見他，於是以後他就跟着你們上無論那裏去……你們似乎叫他尼克泰的。神氣好像一個你們的機關裏的信差。”

“尼克泰，”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他底兩手抱住了他底腦袋。“你聽到麼，年青的伊凡·尼克泰！一點也不錯。現在記起來了。正是尼克泰。那個下賤的，不法的信差，他在我的眼前化去了那女工底工錢。對於這一切他是應該負責任的。”

“唉！唉！一點也不錯！他也勸告上車站去的。這是他，幫助着你弄進車廂裏來。他也頗有點薄障了。他在車站的頭等餐室裏發着各種各樣的話語，

關於從都市到都市去旅行，關於不同的人們底命運……他快要站不穩了……於是人們開始在這時候圍集攏來。每一個都笑了。你知道這是令人捧腹的。我真爲他感到了羞恥。”

聽了這一番話之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挽着年青的伊凡底手臂，領他走下震動着的走廊，到盥洗室裏去。這一對同事將自己關在這裏面，在這塊狹小的地方(Space)站了好一忽兒，沒有互相看一眼。那中間有洞的鋅的地板，有如一塊跳板似地，在他們的足下一起一伏的平和地搖動着。風從盥洗盆下吹進來。

一罇黃水搖盪在它的木匣子裏，有一隻死蒼蠅伸着兩腿的浮在這上面。可以聞到一陣新鮮的油漆的氣味。灰色的影子飛過那映照着齷齪的窗戶的鏡子。

“只要想一想，會計同志，”蒼白的年青的伊凡終於說了，“那個娼婦似乎從我的匣子裏拿去了一百個盧布，於是車到克林的時候就在夜間下車了。

請做個證人吧。”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從洗盥盆裏打濕了他底額角，於是軟弱地垂下他底手兒，在他旁邊。

“要我證明什麼東西呢？頂要緊，年青的伊凡，我們必須看一看倒底還剩多少盧布。”

這一對同事在洗盥盆的邊上坐下，開始計算起來了。好像一共還有一萬七百另四個盧布和幾個哥貝克。

這一對同事好像觸電似的沉默了幾分鐘。帶着一陣磨石的聲音似的嗡嗡聲，路軌出現又消滅在地板的洞下。

“所以，再加上我們自己的盧布，我們不能夠合到一萬二千另九十六個盧布了，”年青的伊凡終於說，他底面孔俯垂着。

會計窩攏他底手兒，將水注在這裏面，他急切地喝着水，打濕了他底鬍髭。

“怎麼辦呢？”年青的伊凡低聲說，覺得他底肚皮好像恐怖到陷進去了。



他機械地望望鏡子，但看見的，不是一個面孔，而是一副蒼白的病青色的樣子。

“怎麼辦呢？”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又喝起水來，他豎起了眉毛，用一隻顫抖的手兒拭拭他底鬍鬚。

“不會怎麼樣的，”他沈靜地說，他底鎮靜連自己也很驚訝。

年青的伊凡希望地望着他底長官，於是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突然地呵呵的笑起來，而且，連自己也覺得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他還有趣而神祕地霎眖着眼睛。

“我們要報告嗎？”年青的伊凡畏怯地說。

“爲什麼要報告呢？沒有用的傢伙！我們在旅行，我們在旅行。這就是我們目前的事情。”

他又霎眖起眼睛來，抓住了年青的伊凡底肩膀，用他底鬍鬚呵癢他，在鬍鬚上面仍舊蒸發着昨天的酒精的氣味。

“你以前不會到過列寧格拉嗎？”

“不，從來不曾到過。”

“我也從來不曾到過。但據他們說，這是一個很著名的都市。一個歐羅巴的中心。當你看到它的時候，到處望望將是非常好的事情吧。你會（笑得）張開口嘴來。”

“我們或許能夠用種種方法來彌補這損失吧？”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種絕對的優越和自卑的諷刺底目光，注視着年青的伊凡，然後狡滑地用他的手肘撞在他的肋骨上。

“他們還說，在列寧格拉是有這樣的婦人們的，坐在旅館裏的桌子的前面，真會使你要死的。其中許多都是高等社會的出身，從前的伯爵夫人，從前的王妃……”

“這是可能的嗎，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王妃？”

這會計吮着他底嘴唇。

“我告訴你，你真會感到驚嚇起來呢。這樣的

美人們。我們一旦到了那裏，我們馬上就要開始偵察的。”

年青的伊凡底面孔紅漲起來，嗤嗤的笑着。

“那末這位穿着羔羊皮的外套的太太是怎樣的人呢？”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又沉思起來了，他啜吸着上唇，莊嚴地在鏡子裏睇視他自己。

“她有什麼關係呢？我們要離開她的。”

在外面，這盥洗室底門兒底把手不耐煩地響了好一忽兒。

“我們走吧，年青的伊凡。我們叫別人老在外面等候着呢。不要忘記拿你底匣子……頂要緊的，你不要喪心。”

他們回到車廂裏去，年青的伊凡拿着匣子在前面領路，嚴肅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跟在後面。茶房已經收拾好床舖，而且疊攏了上舖位。在這車廂裏，是有更大的房間和更多的光線了。在那放在窗前的小桌上，放着一隻滿裝蘋果的紙袋，

一隻燻炙的小雞和一些麵包，而一個裝滿伏特加的瓶兒在噹噹的響。伊賽貝萊站在窗口，動搖不安的，大聲咬着一顆蘋果。

“你們上那裏去了？我變得這般神經質了。你們相信嗎，我甚至走到了平台上去呢？茶房能夠告訴你們這情形的。”

於是她倚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身上，她底頭兒靠在他的肩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從這些破碎的羽毛上避開了他底鼻子，走到一邊去了。伊賽貝萊現得更神經質的樣子了。一個愛人底這般的舉動，對那對方不會是好預兆的。阿阿，她對於滿意的男人們底態度，是研究得非常清楚的。她心裏也更加清楚起來，她那晚上的美麗，在白天裏是絕望地失去它底一切迷惑和力量了。然而這是非常煩惱又不利的。不，她只是不肯將一筆可以好好地到手的這樣便當的公款，從她的指縫裏漏走。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你必須做一切事，任何事，用盡力量，不讓他走。於是她用盡了

力量。

非常快樂而且非常迅速的，彷彿甚至連一秒鐘寶貴的時間也怕失去似的，伊賽貝萊開始顯出迷人的手段來了。她移近去，然後打開她底外套，露出她底肥大的胸部。她去坐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膝上，打趣似地向年青的伊凡叫着“我們的可愛的孩子”，而且用她底空空的荷包敲擊着他的背脊。她匆促地撕碎了這隻小鷄，一片片的拿着鷄皮溫柔地塞進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口嘴裏去。她始終喋喋不休的說着話，歌唱那特萊福斯事件底小曲。她在車廂裏旋轉了身子，那末她底面孔可以完全避去光線，而且有如一隻小貓似地，她爬進這車座的頂黑暗的角落裏去，坐在那裏，嗤嗤的笑着。

接着她跑到走廊上去，用一種反覆的尖銳的聲音，喚叫着茶房。幾個從伏爾斯忒洛耶回到列寧格拉去的工人們，從隔壁那一個車廂裏疑惑地偷窺着，考察着她底斜戴的帽兒和布靴。向工人們送

過媚眼去，她向茶房說，（你看）那一個工人顯得像個‘親愛的’和‘可愛的人’的，一邊要他拿一隻杯來。

茶房拿了一隻有柄的杯來，於是她說，“請你儘量地吃雞吧，不要客氣。”然後她在有柄杯內酌滿半杯伏特加，遞給非立潑·斯蒂芬落佛奇，去利用他。年青的伊凡也喝起酒來了。這茶房也沒有客氣，祇喝着，還咳嗽着，也拿了一點小鷄，在門路裏客氣地立了片刻，然後，吮着他底鬍鬚，走開去了。接着伊賽貝萊嘗了一嘗伏特加，塞塞着氣，開始嗚咽地說：

“我是當不住這伏特加的。我崇拜那太太們喝的酒——十一號的黑葡萄酒！”

喝了酒之後，這會計又靈活起來，他底自卑的自信力和優越的感情又恢復過來了。他在破匣子裏找出了一枝“大使牌”的紙烟，非常地粗厚的而且潮濕的，他困難地燃着了，扮着歪臉，接着還說，那三十度強烈的伏特加，算不了什麼東西，那是很

可以喝的，在舊日，老塞貝金曾經在 Lvof 的酒排間，喝過那使人驚駭的伏特加。

“他們說，他們不久就要賣四十度強烈的伏特加了，”伊森貝萊迅速地讚助着。“假使我們有這樣的福氣生活到那時候，那末我們要一塊喝這種伏特加的。”

“很容易的，”年青的伊凡說。

於是他們喝完了伏特加。這樣不適意地醒轉來，是使他們底精神受到了損害的，但此刻是恢復過來了。年青的伊凡有點薄醉，他懶洋洋地伸出他底污穢的長靴，開始夢想着一個理想的年青的姑娘，他可以帶了她，乘在一部馬車裏去旅行，他們要擁抱着而且親吻着。於是一頂橘色的織帽和一個秀麗的面孔，帶着煩悶的顏色，飄過了他的面前了。他努力想去攔住這面孔，但是，和以前的情形一樣，它游泳着，游泳着，於是突然地飄了過去，不見了。於是年青的伊凡將他底顛頰依貼在桌上，悲傷地默想着，“我們的戀人們底足兒經過的小小

的路上，已經有草兒生長在那裏了。”

伊賽貝萊對他那句話解釋着，遷就地敲着他底腦袋。

“不要感到孤獨呀，年青的伊凡。忘記了那個賤婦吧。我們到了之後，我要在列寧格拉的我的朋友們之中，介紹一個給你，而且她決不會使你感到了孤獨的，你可以十分相信。”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將烟草的烟霧吹進他的鼻子裏去，於是說：

“我們要看一看你的列寧格拉是怎樣的一種都市。我們要考察一下。”

“你們一定會很滿意。那裏有佛拉德米爾俱樂部。你可以想像的，在酒館裏，有這般絕世的美人，一直到早晨五點鐘。輪盤賭是通宵玩着的。我在列寧格拉的朋友們之中的一個，雖然或許沒有我和年青的伊凡談起過的那朋友有趣，但是，請相信我，她一個晚上贏了一千另四十個盧布呢，可是第二天，這筆錢，她在電車上被別人搶去了……還



有，在列寧格拉，到處都是樹蔭路。祇要我們有一條街道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一條樹蔭路的。”

“唔是的。譬如說，像 Nevski Prospect 就是，”菲立發·斯蒂芬諾佛奇肯定地說。“在我，這不是一個新聞。我們將要看一看，我們要巡視一轉，那是一定的。”

他已經耐不住，要更快的上那裏去。

這時候，火車馳過了一條軌道，直到有如一條界尺似的，它以最高速度向列寧格拉前進。

那低低的，濕漉漉的，雨打過的平地，是長滿了叢檉或小小的矮樹林在這上面的，它懶懶地閃過去了——更接近着軌道，它也閃得更快了——而在地平線上，好像穩穩地不動似的，似乎像是烏黑的燒殘了的殘幹似的。在六秒鐘之間，那細長的給雨水打得烏黑的電桿木閃過去了。濕漉漉的樺樹底鋸開了的木頭，堆成了一個尖角，迅速地馳過中間的車站去——鋤過的蔬菜園，田野，旗手底茅房。

茶房拿着車票進來，請付睡車票的錢。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吩咐年青的伊凡，於是他付了錢。茶房接到外加的三個盧布的小賚之後，他說明，他們在十分鐘之內就可以到列寧格拉，還恭賀他們一路平安。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仔細地看過了車票，於是遞給年青的伊凡。

“將這些收據藏在文書夾裏，年青的伊凡，”他用一種像煞有介事的，乾燥無味的口氣說，在機關裏，他時常用這種口氣對他的屬下說話的，於是在他的顛倒的想像裏，這一趟旅行，好像完全是為國家大事的一件受委辦的事務似的了。

從車窗裏，開始可以看到涼亭，這是瑞典式的木屋，籬笆，鐵路的交叉處（在這後面，立着那城裏的轎車夫們），或種建築物底半頹的磚牆，閃馳過去了，荒廢的水池，或種傾頹了的裝水的構造底一個骨骸懸掛在空中……接着展開了一條長而沉悶的水流。這水漸漸地闊大起來，變得好像一條河流了。在這水流後面，穿過了模糊的霧汽，一片白

色的地面的霧汽，一種會使你發生不適意的寒冷的感覺的景色，通過了一個大市鎮的昏黑的烟霧裏。火車已經在貨車和預備軌道中間駛過去了。掛在走廊的窗門之間的各種藥水泉底五彩廣告，突然失去了它們底顏色，顯得一種半黑色了。車子駛進火車站去，然後停下來。列寧格拉的脚夫們走進(車裏)來。

“我們到這裏了，”伊賽貝萊說，在她身上畫了一個十字。她抓在非立發·斯蒂芬諾佛奇的手臂下面，用一種像煞有介事的口氣補添說：

“我想，親愛的人，我們馬上上衛生旅館去吧。”

這會計憂鬱地望着年青的伊凡，好像在找尋救援而又找不到似的。

“年青的伊凡，我們要上衛生旅館去嗎——我們要去嗎？”

“我們可以上衛生旅館去的，非立發·斯蒂芬諾佛奇。”

這三個人都煩躁地立了片刻，於是從車廂裏

爬到月台上面。

從那車站底巉巖的階階上，他們第一眼看到列寧格拉：一個廣大的石砌的方場，四面圍着無數的房屋，而房屋彷彿都用一塊濕漉漉的海綿拂拭過似的。在方場的中央，一個高大而肥胖的沙皇底雕像建立在那裏。他長着鬍鬚，好像一個農夫。馬韁低垂着，兩腿橫跨着，他沉重地坐在一匹高大的馬兒上面。他底寬闊的，執拗的前額朝着火車站，好像他想將這火車站從它底地位移開似的。在座盤上面，寫着幾行白色的大字，起首是這樣的：“你的兒子和你的父親被人民所處決了。”這匹馬兒和它底騎者底體積 (Size)，遮住了一條筆直的街道；而街上的空氣，在微雨中，顯得似乎蔚藍色。到處閃耀着已明未滅的燈火底反影，有如金子一般。可憐的電車周身貼滿標語 (label) 和廣告，好像那被(人)攜帶着周遊過世界的箱篋一般，在方場四周繞地響。在方場後面，可以猜到那裏一定有一個不知名的大都市。這大都市用它那此刻

還不知道的街道底新奇誘惑着，恐嚇着，用它那淡藍色的細小的燈光丟着眼風，用各種方法暗示那裏有宮殿，有橋樑，有河流，到了時候就會呈現在訪客們之前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站在階的頂上，深吸着列寧格拉底濕潤的空氣。他們拍拍他們底裝滿了(鈔票)的邊袋，互相望望，而且互相同時感到一種飄飄然，一種恐懼心，而且或許感到一種快活的情緒吧。

“唉，唔，不管它，我們現在既經到了這裏，我們要盡量地享受一下。”

幾個戴眼鏡的，穿着大而長短合度的外套的外國人，裝了頂講究的箱篋，乘着‘國際車’到了列寧格拉，他們坐在一部雇來的車裏。不無疑惑地凝視着這沒有行李，兩男一女，爬進了一部特別的車子，飛快地趕上一條寬闊的列寧格拉的街道的三個奇怪的俄國人。這車子在 Nevski Prospect 的破碎的鋪路上可怕地搖動着，而伊賽貝萊是在會計

和會計員的瘦削的膝踝間搖上搖落的動着。她那皺縮的兩打過的帽兒，看起來好像一隻海上的海鷗似的。

年青的伊凡用肩膊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無聲地輕觸示意，一面凝視着伊賽貝萊底背脊，好像在說：“現在怎麼辦呢？”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一隻眼睛半閉着，裝出一副可怕的煩躁底樣子，搖着他底頭兒，（好像在說：）“沒有什麼，我們無論如何總要想法避開她。”

至於伊賽貝萊，仍舊不斷地在他們膝上繼續彈動着，一面在沈思：“我只要能夠同你們，親愛的人，到了‘衛生旅館’，一旦到了那裏，你們就不能夠逃出我的範圍了！”

# 原书空白页

## 五

“我愛你，彼得底創造物”——普希金。

三天之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坐在衛生旅館裏的他們的房間裏，朦朧地喝着十一號的黑葡萄酒。

“現在做什麼事情呢？”年青的伊凡低聲說。

“這就是唯一的事情，”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也低聲地回答。

“這真是一個奇怪的都市，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錢很多，什麼東西都便宜，但我們沒有地



方好去娛樂。”

“那完全是在於你所謂娛樂的東西的……但這是有點愚蠢的。”

“順便說起，我想在這幾天之內去買一把六絃琴。我要買一把六絃琴，來學習奏琴。”

“一把六絃琴？”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夢一般地吐出了烟汽，打着呵欠，用他底手掌在杯子的頂上擊着。“一把五絃琴或許更好點吧——否則就買一把曼陀林。意大利人歡喜用曼陀林奏良宵幽情曲的。”

“我可以買一把曼陀林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

於是談話就消沉下去了。

事情真是有點愚蠢的。一種光榮的生命底希望，是並不能夠實現。

在他們到了旅館裏之後，伊賽貝萊立刻就看不見了，過了好一忽兒之後，她才帶了那個答應介紹給年青的伊凡的朋友轉來。這位朋友顯得是一個

瘦削的，懶怠的而且驚人地高高的姑娘。她叫莫爾喀。走進了室內之後，莫爾喀就拿去了她底皮做的帽兒，在鏡子前面梳梳她底稀少的鬚髮。於是，穿着她底潮濕的外套，態度很自然的，坐到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膝上去。“一個人不可以這樣愚蠢的，”她懶洋洋地說，將她底尖尖的下頰貼到他的胸膛上。“忘記你底戀愛，讓我們來開始娛樂吧。給我四十個盧布的禮物吧。”——“莫爾喀，你不要坐在我的男人的身上呀，”伊賽貝萊叫着，開始笑起來了，“去坐在你自己的新郎身上吧！”於是莫爾喀就從容地從這會計的膝上立起來，說聲“原諒我，”她看見牆上有一個虱在那兒，於是立刻用手指殺死它，然後去坐在年青的伊凡的膝上。“忘記你底戀愛，”她說，“讓我們來娛樂吧。給我四十盧布的禮物吧。讓我們來幹正經事情。”年青的伊凡很昏亂——答應給這禮物。接着他們上 Five Corners 的酒排間裏去用餐。在用餐的時候，他們喝了酒。用完餐之後，他們趕着車上一個影戲院裏

去；這個影片並沒有使他們感到趣味——白軍的官長們擊射着一個共產黨，兵士們在馬上野蠻地奔馳着，揮着腰刀，紅色的烟霧捲繞着，另外一個兵士拖着一架機關槍上屋頂去，經過了這一切，坐着一個 Cocotte，抽着一支紙烟，嗅着花朵——當然，拿他們所有的錢，他們可以看到一點比這更有趣味的物事呢！所以他們雇了一部車子，上另外一個影戲院裏去獲更大的娛樂去，但他們也失望了。他們沒有看一看廣告，但是當進去之後坐下來的时候，看見在藍色的帳幕上，依舊是同樣的兵士拖着一架機關槍上屋頂去。可是，他們（這回）沒有走：瞎化錢真是罪過的事情！他們一直將這張片子看完，然後雇了一部車子，去尋一個旅館和更大的娛樂。他們在那裏看到了穿着藍色的長褲跳着 Gopak 的烏克蘭人，和他們在莫斯科所看到一樣的。用紙的麗綳紮着的假花，放在桌上，嘴裏塞滿了洋芫荽的青魚，有彩色的調味品蓋在上面，太太們不是要十一號黑葡萄酒，就是要橘子，

要榨出的魚子醬——一切要化錢的東西——，而且她們各人輪流地離開桌旁，要求二個盧布更衣室費。她們這般地飲着，一直到關門的時候，然後她們喝得醉醺醺的，再到有名的佛拉德米爾俱樂部去繼續痛飲。在這俱樂部裏，有放在青色的木盤的真正的棕櫚葉，而人們都賭着輪盤賭。那掛在室內的烟霧，好像一陣雲霞似的，而在平台上，他們已經在那裏跳着 Gopak 了。這一對同事和他們的太太們坐在大廳裏，但年青的伊凡却逼着自己到台上去，要想表示出一對對的樣子來，所以他們移到一間小房間裏去了。他們並沒有想吃東西的食慾，但他們却吃着豬排，喝着黑葡萄酒，白葡萄酒，啤酒——無論什麼東西。由於白葡萄酒的效力，當他們底喉嚨開始發燒，而他們底眼睛開始變成緋紅的時候，他們走到賭場裏去了。他們怎樣賭錢這是需要描寫嗎？這是大家都知道的吧！玩輪盤賭，他們運氣很好；玩紙牌（Baccarat）——運氣就不信了。這對太太非常興奮，要錢賭運氣，她

們從這張桌子跑到那張桌子去，紅漲着面孔，使着性，到處奔波着下賭注。接着玩輪盤賭一點運氣也沒有，玩紙牌倒有點的。這樣一直繼續到上午四點鐘。然後他們混入幾個有趣的傢伙的隊裏去，就和這幾個同樣的人，到一間有一張披霞娜放着的房間裏去耽擱時間。兩個歌者娛樂着他們，而且喝了許多伏特加。那以後的事情，他們祇有一種朦朧的概念了。付給這幾個跳舞的烏克蘭人三十個盧布，夜餐不算在內，付給唱歌的十五個盧布，車子一個盧布，但是那些有趣的傢伙却更化錢，平均每一個要二十個盧布！而且，爲了不傷這兩位太太的感情，她們也各人得到了二十個盧布。

他們到大清早才趕着馬車回到旅館裏來。他們起來很遲，喝了蘇打水又喝了啤酒，又嚼着價錢很貴的梨子，但沒有因此得到絲毫的滿足。在用正餐之前，他們關在盥洗室裏，計算他們底錢。然後他們坐着馬車出去用餐，反覆說着昨天所做的事情。

但是爲了這（緣故），這一對同事並沒有看到列寧格拉，雖然這有名的都市是環繞着而且幾乎接觸着他們，用它底不知名的街道底燈光在霧裏閃映着。他們始終想逃脫這兩個太太底監視，好好的去看一看列寧格拉底誘惑——從前的伯爵夫人們，從前的王妃們入蕭莫華樂隊（Shoumouboy Orchestra），“酒排間”，和許多他們在佛拉德米爾俱樂部的時候從那些有趣的傢伙那兒聽來的別的事物，但是他們可辦不到！伊賽貝萊着手將菲立濱·斯蒂芬諾佛奇抓在掌握裏，而且，決定了她底行動方針，不讓他一個人上任何地方去。假使她要離開衛生旅館片刻，那末她叫莫爾喀來看守着他們。

此刻，伊賽貝萊上市鎮買東西去了。莫爾喀是躺在隔壁房間裏的一張睡榻上，用一枚壓髮針戳着她底耳朵，一面不斷地從那開着的房門裏偷窺着，看看這兩個男人是否依舊在那裏，在一塊談天。爲了這理由，所以菲立濱·斯蒂芬諾佛奇是和

年青的伊凡低聲一塊閒談着。

“但是在這都市裏去巡視一轉怎麼樣呢？”年青的伊凡沉默了一忽兒之後說。

“去巡視一轉是很好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回答。“祝康健！”

這對同事叮當地響着杯子，拿了一片梨頭。

“我想，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假使我們決定了要巡遊一轉，我們最好就去巡遊吧。爲什麼要和這些女人們化費我們的時間呢？”

“你覺得這樣嗎？”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扭歪了他底眼睛。

“唔，還有什麼事情嗎？我們好走嗎？”

“很好，我們走吧。”

這會計站起來，披上外套。在這晨光，莫爾喀懶洋洋地從睡榻上立起身來，向門外叫出去：

“我們上那裏去呢？我們要等伊賽貝萊嗎，市民們？她什麼時候都可以回來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目空一切的睜視住她。

“你，瘋人呀，還是躺在睡榻上吧。這不關你的事。我們走吧，年青的伊凡。”

“我覺得很可笑呢，”莫爾喀說，帶點怒意；“至於你，年青的伊凡。我覺得這樣對付女孩子是可恥的。”

年青的伊凡裝着沒有聽到她底話，將他底外套披上。莫爾喀走到了他的面前，抓住他這屬員的匣子。

“我並不希罕你這東西，年青的伊凡。”（這會計員默默地離開了她的身邊）“你爲什麼不說話的？”

不知道怎樣辦才好，莫爾喀要想裝作嗚咽和暈厥的樣子，但是由於她底天然的懶怠和絕對不會使氣的緣故吧，所以並沒有裝成功。當她剛剛做到伸出兩手，裝出一種古怪的聲音的時候，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就露出了他底黃牙齒，喊着：

“不許響！”

他很怕。莫爾喀畏縮着，且嬌啼起來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閉攏了他底黃牙齒，靜靜地吩



咐道：

“會計員同志，賠償你的年青的太太吧！”

年青的伊凡從口袋拿出四十個盧布，沉思着，再加上了二十個，遞給莫爾喀。

“謝謝你，”莫爾喀說，將這些鈔票塞進她的襖子裏，於是懶洋洋回到睡榻上去。

這一對同事得了救，走出旅館的門外去了，但是祇不過在街上走了十碼路光景，他們就幾乎面對面地逢到那趕着一部美麗的馬車回來的伊賽貝萊。她戴了一頂飾着羽毛的粉紅帽兒，許多小包堆在她的四周，她不耐煩地催促車夫，用一把青色的新雨傘輕擊他底背脊。在她那軟弱而興奮的面上，那淡紫色的香粉在雨水裏流去了。她底耳環正打在她面上。她好像被一種惡運的預兆所毀壞着。她已經在責備着自己在鎮上勾留得時間太長了。這是很對的，她已經安排好她底一切事情——在銀行裏存了四百七十個盧布，買了一頂帽，一把雨傘，長靴，一件衣料，還定了二件雅緻的睡衣——

但這畢竟不是聰明的事情，讓莫爾喀在那裏當心那兩個男人。一個男人真是一種靠不住的東西，尤其是他有錢在口袋裏。伊賽貝萊非常焦急：一陣密密的水汽從馬上昇起來。

“唉……唉……唉……伊賽貝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微弱地叫着，露出一臉偽善的微笑，當他正預備去和他那走近來的女朋友底目光相達的時候，一部列寧格拉織物公司底長而濺滿了油漬的貨車，從角落裏彎過來，橫隔在他們中間。

“她不會看見我們了，”年青的伊凡低聲說。“的確，她不會看見我們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我們可以混過去了。你躲好！”

說了這幾句話之後，他拖着這頹喪的會計彎到頂附近的路上去。所以伊賽貝萊沒有看到他們，將車子趕過去了。在路上站了約摸五分鐘光景，這一對同事才露出面來，跳進一部馬車去。

“你們想上那裏去？”

“隨你便，同志——祇要快，”菲立潑·斯蒂芬

諾佛奇喘不過氣來的喊着；“給你五個盧布。”

車夫知道這是一件非同小可的買賣，於是，如像爬進馬籠似的爬上了他的座位，四面望望，拿着他底韁繩搖着這牝馬，而且這般尖銳地叫了一聲，於是這動物聽命奔馳去，一直繼續到這一對同事脫離了危險。

當伊賽貝來到了衛生旅館，看見那兩個男人已經不在那裏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這是不難想像的。在這兩個女人之間所發生的吵架，是十分猛烈的，戲劇似的而且短促的，是充滿了這許多叫號，神氣，呼喊，眼淚，危險的舉動，責罵，假使這一切用一句簡單的話來說明，那末這是一場絕望的事情。

這時候，這一對同事是在那寬闊的，頗空洞的籠罩着水氣的樹蔭路上趕着車，他們和這馬車夫閒談着。

“啊，車夫，我們就是要這樣，”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漸漸地恢復他平日的優越與尊嚴了。

“車夫，就祇要趕着我們上主要的街道去。我們從都城裏有公事來的，因為我們既然到了此地，所以就巡遊一轉。你懂得麼？”

“我懂得的，”車夫歎息了一聲回答，斜瞥着他底乘客們，他自己默想着，“我們知道你們這些遊客們的：巡遊一轉，然後上了路，說一聲再會！”但他却回答：“是的，先生，我知道了。”

“那末你可以這樣地趕着我們巡遊嗎？”

“近來燕麥非常貴呢，”車夫說，帶幾分自語的樣子。

“唔，你趕着我們上各處去，將那頂有趣味的頂重要的地方帶給我們看，不要為燕麥不快活，我們多給你一點錢就好了。”

“多謝多謝；我們要盡力做那我們所能做到的。但是首先要解決的，是你們對於什麼感到興趣？……譬如說，先生，這裏附近就是佛拉德米爾俱樂部。……要我帶你們上那裏去嗎？有些紳士們是喜歡那些地方的……順便說，他們有真正的棕

榴葉放在那裏的。”

“不，天呀，不上那裏去，當然不上那裏去的。你盡可能的趕我們遠離那佛拉德米爾俱樂部吧。上 Nevski Prospect，或者上那有大橋的地方去，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各種各樣的紀念物了。”

“我們可以上 Nevski 去的，不過近來我們叫它‘十月二十五號街’了。在那裏，我們可以看到橋梁和古銅的馬兒的雕像。假使我們從‘十月二十五號街’再趕過去。我們可以到那商場的中心點，還過去，可以到瑪爾斯開耶街。那裏，在右邊，你可以看到 General Staff 的機關和從前住過沙皇的冬宮，還有那國立美術館。那些都是值得一看的地方，假使這就是你們所要看的。”

“好的，趕我們上那裏去吧——隨你上那裏去。”

“走呀，向右轉，親愛的。”

車夫搖搖他底韁繩，於是在這兩位旅行者的眼前，那故都底威皇的美底全景，繼續不斷地游泳

過去了。

Nevski Prospect展開了它所有說不出的遼闊與悠遠，它所有尚未放光的街燈木，它的寥落的路人，它的店舖，公司，boot Cleaners，小販們，一直到遠處盡頭的地方的有名的尖塔。在伊開提立那方場底欄杆後面，他們一眼瞥見了那靜寂的‘女皇’，精光的樹枝打着她，被灰塵遮得污黑的。兩岸砌着灰白的花崗石的瑪伊喀河底黯黑的河水，懷恨地反映着拱橋和高聳的房子，所有的樣子都相仿的，有着那，好像畫在硬紙板上然後剪下來似的，數不清的窗門。而樹蔭路似乎時常是向更遼遠的地方展伸過去，彷彿它永遠不會有盡頭似的。

“這裏就是瑪爾斯開耶，”車夫說，轉向右邊去了。

在狹狹的彎曲的街道上，沉默主宰着。

“而那裏是 General Staff 的拱門。”

當他說着這話的時候，在這對同事的面前，突然地出現了一座黯紅色的拱廊，和兩座國家建築

物一塊毗連着。

在前面，在一邊，可以看到一口建立在柱上的大自鳴鐘。在拱門下，有一半被自鳴鐘所遮住的，可以看到一部分保護得很好的舖路。

在黑黯的拱門下疾馳了過去，車夫將車子趕到了 Dvorzovaya 方場，於是在他們面前，展開了一種非常美麗而莊嚴的景色。在這方場底所有小小的圓卵石過去，排立成有如一塊馬蹄鐵似地，聳立着好多威皇的建築物。在另一邊，可以看到那冬宮，一個被雨打得很悽慘的紅褐色的大建築物。在屋頂上，有一大羣雕像。在這方場上，沒有一個人，祇有在方場的中央，嫵娜地，可堅固地，聳着那細長的勝利柱 (Triumphal Column)。這圓柱是高聳雲霄的，那在柱頂上負着十字架的天使，好像勝利地翱翔在死寂的，空虛的，變成了石頭似的宇宙底蒼穹之上，在天空中，因此(對它)只能有一種可能的形容：“帝國”。

“這裏沒有佛拉德米爾俱樂部來苦惱你了，同

志，”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這樣一種口氣說，使人想起這一切，好像完全由他親手做成似的。“你對於這一切作何感想，會計員？”

“有什麼感想呢？這是一個古怪的方場，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威皇的！”

車夫橫過了方場，又趕過那為慶祝十月而堅固地搭在那裏的講演台，又緊貼着冬宮底旁邊的洋台下趕了過去，轉向碼頭邊去了。一陣狂風開始吹起來。黃色的河水打着那橋底支柱。尼伐河離奇地澎漲着而且憤怒着。

趕過了這澎漲的河流之後，他們沿着碼頭邊趕着車，經過了美麗的房子和園地。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再不能夠留心其他的東西了。他是沉浸在他所看到的一切東西之中。在他的牽強附會的想像裏，他看見了一幅為他實際上所未會看到過的混合的圖畫——衛兵校場，或者高等社會的職堂，國皇的款待和衛兵的酒宴底圖畫。御車來停在想像中的宮殿的中庭裏，騎兵衛隊底長手套



摸着那飾着金鷹的鎧冑，閃亮的刀劍括削過光滑的地板，踢馬刺接觸了，可又鏘鏘地離開了，小廝們搬來噴着白沫的香檳酒……而基多伯爵，將他底附有光亮的踢馬刺的長靴踏上了一匹耀眼的，有張開着的紅鼻管的黑戰馬底馬鐙，停息在，又迴轉在，這一切的中央，他底帽兒裝飾着一枝駝鳥底羽毛，一朵玫瑰花飾在他的胸上。

這時候，車夫已經在這元老院方場，在彼得大帝像前，停了好一忽兒，而年青的伊凡，已經登上了基脚邊的光滑的踏階，他底小小的手兒剛好伸到這後脚立着的馬兒底毀殘的肚皮邊，在它的脅上寫下了：“莫爾喀，你是一個呆子！”他底長腿搖擺着，他底粗糙的面孔轉向尼伐河，他底手兒遙指的遠方的某地——有戴着桂冠的大彼得坐在那裏。在遠方，可以想像到，在那令人盪惑的黑暗中，有着船隻底桅檣和碼頭。早來的黃昏，匍匐過這遼闊而騷亂的河水。

弗立瀆·斯蒂芬諾佛奇也登上了臺脚，在馬

兒底兩隻後足之間站了一忽兒，仔細地觀察它那堅硬的又飄動的尾巴。

接着，這一對同事開始感到飢餓了，而年青的伊凡，除了飢餓之外，還急不及待地要去考察那還沒有看到過的賞心樂事，要去見識那從前的王妃們，所以就吩咐車夫趕到可以弄點餐食吃，弄點酒喝的地方去。

車夫趕着他們經過了政府底雙雙的機關，趕過聖·伊薩克的大禮拜堂，由另一條路轉向 Nevski prospect 去。然而，這有名的大禮拜堂，並沒有在這兩個旅行者的心上，引起了尋常的印象，而那掩藏在列柱中間的伊薩克，長着一個摩洛哥土人的腦袋，蓋着一頂三角形的拜占庭帝國(Byzantine)的金帽，遙遙地而又責備似地，凝視在他們後面。

心滿意足的而又昏亂的過了片刻之後，這一對同事在霧汽裏迅速地趕着車子，趕到那已經燈光輝煌的 Nevski Prospect，走進了歐羅巴飯店裏的有名的“酒排間”。在一點鐘之後，歐羅巴飯店裏

的門房，爲紙烟奔跑在角落裏，他看見一羣人從“酒排間”的門裏滾出去。兩個人，一個瘦的，一個高的，在前面跑着。在他們後面，有一個穿着一件寬大的外套，抽着一隻烟斗的，被四個興奮的姑娘抓住了他底兩臂的青年人。烟斗裏的火花飛散在黑暗裏。

“紳士，帶了我去吧，”“也帶了我去吧，”這些姑娘們尖聲叫着，喊着，從四面推撞着這青年人。於是這青年人說道：“讓(我)走吧，莫爾喀；放了我吧，莫爾喀。放鬆了我吧。我們什麼人都不要帶。讓(我們)走吧——走吧，去溺死你自己。”“但你帶了麗亞爾喀吧，麗亞爾喀是一個男爵夫人！”“見她鬼的男爵夫人！不要抓住我底外套！現在等着吧，你這可憐虫！”這樣喊了幾聲之後，這三個男人走進了一部有如囚車似的車兒，砰然一聲地關上門。

車夫開起引擎來，於是車兒駛走了。從那開着的窗門伸出了一隻手兒，向姑娘們拋去一束零落的菊花。

“趕到喀密諾夫忒洛夫斯基去。”

車兒移動着。從窗門探出一個頭來，向街上叫着：

“替皇帝預備食物吧！Au revoir，親愛的人們！  
問候我們的朋友們！”

於是車子馳開去了。

# 原书空白页

## 六

“這就是所謂高等社會嗎？”

“當然。”

“不說謊麼？”

“絕對不說謊的。”

“那末……皇帝呢？”

“唔，你或許可以看到的。”

“你明白嗎，會計員？你爲什麼不說話呢？唉，同志，我知道你完全喝醉了……就是爲了這個原因吧，這是很明白的。”

接着車兒震擻着駛過一條很長的橋，到了一

個停止的地方。白色的燈光照耀在一座高大的別墅的圍牆上面。

“我們是住在此地的，”這拿着烟筒的年青的男人說，於是他打開車門。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走下車，伸着他底兩腿，說：

“我們現在可以看……我們可以看……我們可以四處看一看了。”

“那末伯爵……主人們呢？”年青的伊凡不清醒地說，長長的一列燈光，回旋在，游泳在，他的瞬間的眼前。

“你們可以看到了。”

“但他們可是真的……不是假冒的嗎？”

這青年人在這房子的高大的門上按着門鈴；門兒打開了；一個繫着白色的吊纜帶而且穿着鑲金釦的紅色的特別衣服的白髮的男傭人，出現在這一對同事的前面。

“朋友們，朋友們，”這青年人迅速地說。“進來

吧，市民們，我請你們。而你，僕人同志，跑到樓上去，叫他們知道什麼事情都很好。你可以說，幾個平常的紳士，從莫斯科來的，……快點！我請你們進來，紳士們。”

這男僕人走開去了，於是這兩位從莫斯科來的紳士，被這顯得口若懸河的姿勢的青年人向前推去，走進這房子的廳堂，看到了這般爲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的華貴的東西，他們瞠目結舌地站住了。他們底樣子反映在兩旁的鏡子裏，每一面鏡子，都有跳舞廳裏的地板那麼大，有許多燭盤燃燒在柱石上面。一個侍者負責拿去他們底外套，於是他們感到十分的不安，嗤嗤的笑着。好像他們是赤條條的立了一個洗澡的建築物裏。在樓梯下面，放着一張小桌子，有一個穿着一件織的短衫的年青的太太坐在那裏，在售賣門票。付清了錢，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他的鼻上整理好他底夾鼻眼鏡，用力拉拉他底結子，醜陋地從他鼻子裏哼出聲音來：



“那末現在……”

“更多的生命！更多的興奮，紳士們！”這青年人說，向那舊門票的年青的太太霎一霎眼睛，挽住了年青的伊凡底手臂，——“跟我來，我的主人們，我立刻要領你們到那些在 U. S. S. R. 的頂美妙的沙龍之一個裏去。上樓，再筆直走。”

說了這幾句話之後，他用一種友誼的態度，圍住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底腰肢，匆匆地帶他和伊凡走上那大理石的樓梯，兩步跨一步的走着，他底暗藍色的天鵝絨的短衫，映在鏡子裏，似乎像一個移動的鐘底影子似的。他底長結子飄盪在空中，飛旋了他底瘦長的頸項。他底條子褲好像全部在移動。他底美麗的眼睛，適當的配在他的鼻子底兩邊，狡滑地，好惡意地，什麼東西都留心看到。他底深陷的兩頰，好像被他底昏黯的鬍鬚底效力映成了藍色。火花從他的烟斗飛散開來。

他們這般樣子地跑進那第一個房間，這是燈燭輝煌的，不過好空洞的，除了在那頂遠的角落

裏，閃耀一口打開了的大鋼琴，在鋼琴前面，有一個人坐在那裏，但這人底模樣却看不清楚，這人用一個手指挑着一個流行的歌曲底領音，在每個領音之間要停滯許多時候。在第二間房間的中央，映在那非常光滑的地板上面，有一個衛兵的副官在裝模作樣，他底身體支持在他的腰刀上面。他用力扯着他底剪短了的鬍鬚。

“社會在那裏，帕萊斯基？”這年青人問着，一面匆忙地走着。副官要引起別人注意他，用踢馬刺作着啣嚙聲。

“社會是在那藍色的客廳裏，”他說，俯下身來，可以看到他那頭髮，從前額到頸背，平齊地分開着。“喬治，給我三個盧布吧。我是什麼東西都喪失在桌上了。”

這年青人祇將他揮到一邊去。

“走開吧。有千千萬萬盧布希望的時候，三個盧布算什麼呢？”

“你有看到嗎？”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低聲

說。“你現在要說什麼話，會計員？”

但會計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因為他完全喝醉了，他祇不可理解地微笑着，於是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補添說：

“就是在火車裏的時候你也還問的，我們可以講和嗎？在沒有可用的資本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講和呢？”

和這話有關係的，會計覺得非提起老塞貝金不可了，他的女婿是服務在莫斯科手榴彈隊裏的，但他沒有再說話的時間，因為他們這時候已經走進那另一個房間——藍色的客廳——的穿堂裏。

那剛才報告客到的男傭人讓到一邊去，讓他們走路。

“太太們和紳士們，”這青年人用一種完全不像他自己的聲音叫了出來，在空中揮揮他底右手。“注意，讓我來介紹我的新朋友們，他們從莫斯科到聖彼得堡來的，目的是想見見高等社會。你們願意招待他們嗎？”

這一對同事從這青年人底天鵝絨的肩上向室內偷窺着，於是在他們眼前什麼東西都變成絕對昏黑了。橫在他們眼前，就是所謂高等社會，事實上，滿屋子都是，高雅地坐在那套着藍綢，裝着鍍金的腿的椅子上和睡榻上；靠着這些很值錢的藍帷，有許多神氣活現的太太們和紳士們——佩着肩章和無數勳章的將軍們，穿着鑲金帶的制服的政客們，有着老鷹鼻和軟弱的眼睛的，戴着絲編黑女帽的衰敗的伯爵夫人們，海軍上將們， Household Guards，絕世美麗的又打扮得非常講究的姑娘們……有的在抽烟，有的在一塊閑談，有的用鴉鳥的羽毛做成的扇子扇着，其餘的兩腿交叉着坐在那裏，她們底搽香油的頭兒靠在那帶白手套的手上，懶懶地凝視着前面。在桌上，放着酒罇，烟灰盒和花朵。在这一切光輝的中心，在光線很強的電燈的輝耀之下，在鮮明的藍色的地毯上來來去去地踱着，用他底手臂圍住了——一個穿着晚裝的老頭子的腰部，這就是最近的皇帝——尼古拉

二。

“你願意招待他們嗎？”這青年人又叫着，而且，爲了這一切在這一對同事身上發生了影響，這使他感到快活，所以他開始高聲笑起來了。接着他就將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向前推去。室內的每一個面孔都轉向他們這方面，而且，從他們的醉眼朦朧裏看出來，好像各個面孔都以不同的樣子眯着眼睛。

“請動手，我們請你們，我們請你們！”這高等社會叫了起來，開始拍着手兒。

尼古拉皇帝離開了那禿頭的老紳士，閑情地走到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前面，在離他很近的地方站住，斜伸出一隻腿兒，於是，像一隻袋似的彎下來，輕輕地扯扯他底制服，和藹地微笑着，神經質地用手指摸着他底微紅的鬍鬚，然後，像那衛兵們底態度一般，用一種微弱的聲音吶吶說着什麼話：

“晚安，紳士們。看到了你們我很快活。”

“以我底名譽担保來宣誓，”這時候，那穿着晚裝的老頭子叫道，眼淚是含滿在眼睛裏，他開始在客廳裏打起圈子來，扭着他底兩手。“以我底名譽担保來宣誓，紳士們，這是有點希奇的！這是他，這是他呀！真是他底模樣！絕對的！每一個形狀！我不能相信我底眼睛了！我不能相信我底耳朵了！還有，我懇求你，再一次！”

“晚安，紳士們！……看到了你們很快活，”皇帝用同樣的聲調重複說，然後用一種沙沙的低沉的聲音喊起來，他底鑲紅邊的眼睛急切地凝視着，“伏特加嗎？啤酒嗎？香檳酒嗎？還是我們來賭錢呢？唉，唉，唉……”於是不快活地打着噎。在這一對同事來不及說一句話，甚至來不及連繫地來認識任何事情的時候，那副官突然出現在他們面前，好像是從他們身下的地板裏跳出來一般。

“可敬的先生們，我可以介紹自己嗎？——皇上的手溜彈團的副官，副官王子加加林第二。這社會要求你們底豪爽和贈予。你們請吩咐晚餐吧！”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斜視着副官，抬起他底眉毛，立即從他的鼻子裏哼着說：

“非常願意(用晚餐的。)我是基多伯爵，帶了他的會計員年青的伊凡。”

於是他就顯出一副好客的威嚴的神態，他(底面色)突然變成蓮紫色了。

“非常願意(用晚餐的),”他加重了語氣叫道，“我懇求你們，紳士們，Soirée intime……櫻桃白蘭地……先生們和太太們……我款待你們全體……我竭誠歡迎你們……”

這歇側着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立即就(被人)抓住在臂下了，一邊是被副官抓着，另一邊是被那最近的皇帝抓着，當心地領導到第二間房間裏去，他們在那裏尋見了餐室。在樓上的洋台上，絃琴的音樂隊開始奏起來。一個年老的海軍上將，從他的長衫的口袋裏，拿出一包紙牌。這高等社會的太太們和紳士們，魚貫地擁到餐室裏去，在那裏已經可以聽到打開酒瓶的軟木塞底小爆聲

了。那穿着天鵝絨的短衫的青年人，在客廳裏慌忙着，好像在指揮一個紛亂的fuadrille(四組舞)底最後的一段。客廳裏是空空的；後來，被忘記在一般的抬舉裏的青年的伊凡，依舊是孤獨着，困難地站在那皇帝剛才踐過的地毯底中央。暈暈地旋轉了頭兒，又緊緊地理會了他的情形，於是他張開眼睛向客廳裏四顧，突然看見一個披着一件波斯披肩的年青的姑娘，懶懶地坐着，抽着一支紙烟，從她那半閉的高加索人的眼睛裏望住他，好像在說着：

“青年人，好像你，願意和一個伯爵夫人認識……聽你使喚……那末你就冒險一番吧……”

年青的伊凡感到喉頭很緊漲，一面他就蹣跚着走到這年青的太太的面前去，笨拙地鞠了一個躬，像一隻小牛似地微笑着，於是用一種猶豫的口氣說道：

“你……原諒我……是一個王妃嗎……馬丹嗎？”

“蒙你允許，我是一個王妃，也是一個小姐。”



這太太回答，向年青的伊凡噴出了一口烟霧。“那末，還有什麼呢？”

這時候，伊賽貝萊切實地責備了呆笨的莫爾喀之後，她咬咬她底厚厚的下脣，躁急地思想着，她要怎樣去將這兩個逃走的人追回來。那另一個，站在她的地位上，已經可以結束了這一件事情，她拿這思想安慰自己：“讓別人從這兩個孩子那裏去得到她們所能得到的吧。那我所得到的已經使我滿足……很滿足了。但伊賽貝萊並不是那種女人，那（一點獲得）可以使她滿足的。她底貪慾是可驚人的，她底計劃是要將自己弄成無限富有……有一萬五千盧布，甚至有兩萬盧布，假三萬是辦不到的。那樣一筆金錢將要落到別人手裏，這思想，使她落到一種野蠻的狂怒的情形裏去。

和車夫完全說好了十五分鐘的合同之後，伊賽貝萊撲進一部車子裏，拖着她底外套圍住身子，開始向整個的列寧格拉出發趕去。起初她上那頂靠得住的車站去，詢問開車的時候和火車駛去的

目的地，但在餐室和買票室 (booking office) 都找不到這兩個男人，於是她安慰安慰自己的心境，因為這光景，顯得他們還沒有時間離開呢。接着，她開始在所有酒館和酒排間裏四處找尋起來，因為她底廣博的經驗告訴她，這樣逃走的人們，時常會突然跑到那種地方去的。那種地方並不少，但她心裏都默默地數得清。她先去看奧里披奧咖啡店，在那裏的地板中央，在一隻玻璃箱裏，時常可以看到一隻嘴裏啣着一朵紫羅蘭的大豬獃的。她在那裏拿她底新帽子給女朋友們看，讓她們攆撫她底長統襪，痛罵着呆笨的莫爾喀，驕傲地說給她們知道，她此刻是和一個莫斯科的信託公司底經理同住着，有一萬五千盧布存在銀行裏。使這些婦人們心裏充滿了嫉妒之後，她皺攏嘴唇，裹好她底外套，喧嘩地離開了。接着她以同樣的態度上“尼斯喀”去，上“維娜”去，上“Chateau des Fleurs”去（因為在俄羅斯的最小的市鎮上，不是也有一個“Chateau des Fleurs”的嗎？），上“古左夫”去，上

“但尼爾”去，上“大陸飯店”去，而且作爲無望的希望，也上佛拉德米爾俱樂部去，以及許多相似的建築物裏去。後來，大約九點鐘光景，她到了這“酒排間。”

“啊，你來得太遲了，”當伊賽貝萊跑遍了這個美國酒排間底九個小房間，在桌旁坐下來，沉重地呼吸着的時候，其中有一個姑娘打趣說笑着。“你來得太遲了。你不知道你所錯過的東西呢。你只有尋死吧。你想想看，兩個紳士到這裏來，像毛頭鷹似的喝着酒。當初沒有一個人願意他們進來。都打扮得很可怕的样子，但他們却有不少錢！只要想一想，這樣大的一捲鈔票，而且還有！他們問：‘這裏所有王妃們和伯爵夫人們在那裏呀？我們想要，’他們叫道，‘高等社會的婦人們去消度我們的時間，’——而且他們是喝到這般醉，他們從椅子上倒下來了。”

“現在他們上那裏去呢？”伊賽貝萊說，面色變成灰白，她底頰顫動着。“他們向那一個方向去

的？”

“看呀，一個聰明的姑娘，替她自己所找的東西你們看見田鷄跳起來，”另一個姑娘插進來說，迅速地又惡意地拿着一個貓皮的 Necklet，而且用她底手指在她們面上彈着——“假使你們能夠，現在就去捉去吧。”

“喬治將他們弄進一部自動車裏，上喀密諾夫忒洛夫斯基看沙皇去了。你最好上那裏尋他們去。是不會放他們出來的，除非到他們完全被剝完了皮的時候，那是一定的。那裏有一大班強盜圍繞在沙皇的四周。”

“什麼一大班？什麼沙皇？”伊賽貝萊嚇聲說，憤怒到面色緋紅了，“你們這些姑娘想要告訴我一些什麼呢？”

“看呀！她一點也不知道這事情！你是從月亮裏，或類似月亮的東西裏，落下來的嗎？近來在列寧格拉已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你會驚駭到安樂地死去啊。你知道什麼是影戲裏頂流行的東西。你

不能錯過它的。他們每天都演着或種的歷史片子。譬如說，祇要想一想，他們從前曾經攝過一張叫做‘殘暴的尼古拉’的片子，在那張片子裏，飾着沙皇和皇后，跟着一大班國務大臣和官員的扈從。頂重要的事情是，那些扮演的人，並不是正式的演員，而是真正的本人——軍官，海軍上將，副官和官員，甚至一個大僧正也扮演角色的！假使我說謊，那你就割斷我底喉嚨吧！他們每天拿到三個盧布的報酬，那些騎馬的有八個盧布。各種寬袍，緊身衣，肩章和刀劍給下來，拿去，穿上。這樣有趣。他們當初以為假使他們穿上了舊日的統治底制服，他們會被抓起來的。可是，他們終於穿起來了。何況，三個盧布也不是可藐視的。接着他們繼續冗闊了三天，在方場裏和冬宮裏拍着照。這樣一堆人羣集着，你會看不到一樣東西。將騎兵隊召集攏來。甚至那他們特意要去刺死他的沙皇尼古拉，也扮得很像，許多舊日的貴族一眼看到他，就不禁昏暈過去，他真是十分肖似的呀！只要想一想他是誰

呀！只不過一個對河的麵包師父，一個酒醉鬼，一個乳名（family name）叫做雪里達的拐子。他長着一臉鬍鬚，正像那些印在從前的半盧布上的（人像）一樣。一個有名的電影明星也從莫斯科來擔任拍演殘暴的尼古拉這角色。他特別為這脚色蓄了三個月的鬍鬚。他們說，他很像尼古拉的，只是稍稍肥胖了一點。所以自然將他們兩人都帶到冬宮去，穿好了制服，拿來比較。將舊日的王家的奴僕們——專門家們——叫進來，拿這兩個人給他們看，問他們：“那一個沙皇更扮得像樣點？”你以為怎樣？有一次，小厮們看見了我們的沙皇，他們甚至不請求要看那莫斯科的藝術家了。他們說：“這一個，這一個。正和兩滴水一樣（相像）。那另一個沙皇是太肥了，鼻子邊完全不像。”於是這莫斯科人就帶着鬍子離開了，回莫斯科去了。他們說，他在火車站裏可怕地咀咒着。他想橫過這麵包師的面孔去咬吻他。伊賽貝萊，你不在那裏真是多可憐，我們整二天快要笑到死去。”

“是的，但是請說下去，關於那一大班（強盜），”  
伊賽貝萊叫着，才耐煩地在她的椅子裏轉着；“將這故事繼續說下去吧。”

“此外，誰都知道這故事的。當這幾個將軍和海軍上將穿上了制服之後，看到了並沒有被捉去，反而有三個盧布一天的報酬的時候，這生意經真使他們喜歡到了萬分。雖然片子在三天之內就攝成功了，但他們依舊戀戀不捨的穿着這些衣服，一塊停留在喀密諾夫忒洛夫斯基的一個工作室裏，不肯回家去。他們打算穿着制服，佩帶刀劍，喝着伏特加，和他們一塊的，有那麵包師父和幾個新近的貴族。”

“是的，但是那一大班（強盜）怎樣的呢？”

“那一大班嗎？很簡單的！你知道喬治嗎？唔，他是台上一個報告的人，真是一隻遠近聞名的鳥兒。這一班是他組織的。他在房子裏安排好一個餐室，一個琴師，音樂隊，跳舞，將一個會計員帶進門路裏，介紹他賭錢，甚至玩輪盤賭。他還帶異鄉的呆

子上那邊去，拿沙皇的宮庭的給他們看，但要他們各人給五十盧布的洋錢。自然他們願意看一看一切物事的。自然的。他們像小綿羊似的被剪去了羊皮。昨天，他們從幾個德國人那裏勒索了二百個金幣，今天他們又碰到了這兩個人。他們一定乾乾淨淨的剝完了他們底皮，才會放他們出來。那是一定的。”

一句話也不說，伊賽貝萊從她的座位上衝出“酒排間”去了。在門路裏，一個不輕不重的瑞典水手，他戴着一頂繡金的尖帽，打算來抓住她。但是伊賽貝萊用她底兩個拳頭，十分憤怒地搗在他的胸膛上，這個驚愕的水手竟蹣跚着倒退了許多步，於是他打算重新恢復他底平衡，但後來終於倒在幾個陌生人的膝上了。於是，酒排間，橡木的牆壁，花，招牌，壺瓶，帽子，龍蝦，一切都在他的怔視着的眼前，緩緩地轉動起來。甚至那音樂隊底猛烈的聲音，也好像倒在一邊，帶了它底一切嘈雜的叮噹的附屬物落在他頭上。



但伊賽貝來，祇從她底緊閉着的嘴脣裏，說了一些關於那兩個行動過分自由的魯莽的異鄉人的話之後，已經坐進一部車子裏去，匆忙地去找尋這一班新的人去。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在一點鐘之內，她在喀密諾夫忒洛夫斯基擾遍了所有管房子的人和監督的人，後來她終於尋到影戲工作室的小房子了。好像飛快地流着的液體似的，她從後面的一扇沒有上鎖的房門裏衝進這裏面去。老遠就可以聽到醇濃的聲音和活潑的音樂，在這房子裏面。

衝過了幾條門路，伊賽貝就向這聲音奔去。在那半黑的走廊裏，她撞在一對空瓶上面——於是可怕地賭咒着。接着她迷失了路，後來發現自己在一個蓋瓦的廚房裏面，那裏有一個紅面孔的廚子，在一陣濃密的烟霧之中，搖着一隻炒鍋。接着登上了一部橡木的樓梯，發現自己是在寬空的走廊裏，顯然她又迷失了路了，於是她又登上一部樓梯去，這一回，是一條狹狹的鐵走廊，後來她終

於找到了在美麗地雕刻着而且裝飾着的天花板之下，在正在彈奏的音樂隊後面的洋台上。兇猛地以手肘推過了范峨林和樂器架，踐踏在奏彈者們的足上，吹脹了她底雪白的頰頰，伊賽貝萊一直奔到欄杆上，於是看到了在她下面的客廳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底光禿禿的腦蓋，這時候，他口裏含着一把匕首，正在房間的中央跳着一個高加索舞。在短衫之外，他穿了一件將軍底寬袍，肩章像金爪似地起起伏伏的跳動着。用一種頂不能使人相信的態度，盤曲着，又旋轉着他底長腿，他揮着一個啤酒瓶，呻吟着，還做着歪面。這是可怕的。他的周圍圍滿了高等社會的喧鬧的人們——醉醺醺地喝着采，合着拍子。

“原諒我，親愛的人，但我看見你在這裏，”伊賽貝萊叫道，倚在欄杆上，搖着她底雨傘。“我為你尋遍了全市鎮。我的天，你像個什麼樣子呀！唉，唉！”音樂停止了。

“親愛的伊賽貝萊，”這會計唧唧地說，於是那

刀兒就從他的嘴裏落下來，插在地毯裏。那些貴族驚愕地向上凝視着。那青年人底眼睛，開始像一隻老鼠底眼睛似地，在室內的四周徬徨起來。他感到一場辱罵正在發生，免不了要有一回不快活的糾紛了。那最近的皇帝手裏拿着半隻小鷄，從酒排間後面斜側着出去，握着他底鬍髭，扼抑着氣。至於伊賽貝萊，已經在開始動作，咆哮在這高等社會的人們的頭上，尖聲喊着，粗俗而鋒利的，有如半磚一般。

“拐子！強盜！”她叫着，面色變得十分緋紅，“應該有一種法律對付你們的；你們將別的女人的男人弄在你們的掌握之中，灌他喝酒，要想剝去了他底皮。不是這樣嗎？你們這些賊骨頭！我不要停留在這裏看你們一看，你們這些將軍和海軍上將！我要到 G. P. U. 去告發你們！那沙皇主義底可咀咒的時代是過去了。至於你們這些惡魔似的伯爵夫人，我一個也瞧不起——至於你，親愛的人，你用這樣一種手段來對付你的女朋友，你該感覺到可恥吧。”於是伊賽貝萊就嗚咽起來，用她底皮袖

子拭拭她底鼻頭。“親愛的，我從來不曾豫料到你會這樣的呢，第一因為我已經有孕，用一回手術至少要八十個盧布。別的女人們可以來證明這回事的。假使你不肯，我可以依法解決的，所以如何辦法隨你自己選揀。而你們都是證人們！”

聽到這一切話之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雖然喝得爛醉，却也感到這般的恐怖和痛苦，於是他開始像一匹山兔似的在室內四圍跑着，不能自主地撞倒在器具上，摸不到房門。伊賽貝萊知道這一場戰事將要得勝，但此刻最要緊的事情，是敏捷地衝進去攻擊；她不停止地想跳過欄杆去，於是用她底肥胖的兩腿繞住了柱，像一個兵士從一根油滑的柱上溜下去，喘不過氣的出現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面前了。

“親愛的伊賽貝萊，我親愛的人，”這會計無意思地嚙嚙地說。“年青的伊凡，你在那裏？朋友們，會計員，到我面前來吧。”

“預備回家去，親愛的，”伊賽貝萊鎮靜地囁聲

的說；“預備吧，孩子，在他們還沒有在這裏將你底皮完全剝去之先。親愛的，我們從這罪惡之洞裏回家去吧。”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昏迷的境界裏看見了他的妻子底斑痕顯然的玫瑰花；一陣獸的憤怒扼抑着他，他已經預備要顯一顯他底爪牙和咆哮，但事實却不然，他突然去坐在地毯上，憂傷地垂倒他底頭兒。

“櫻桃白蘭地，”他渾濁地發着話，“……請這般仁善……馬丹……”

“我們走吧，親愛的，”伊賽貝萊說，緊緊地抓住他底肩章，“這是 bye-bye 的時候了。”

於是這高等社會終於恢復過來了。那穿着天鵝絨衫的青年人，走過去替這會計撐持，在外貌上做出恐嚇的態度來；要求（她）付酒和音樂和電燈的費用，但他立即被雨傘的一擊，仰倒在地上了一——伊賽貝萊不是尋開心的心境呢。副官走過去幫助，但不知怎的絆在他的踢馬刺裏，滾倒在他的

劍上，撞在一張裝滿瓶兒的桌子上，弄得昏亂異常——終於倒下去了。一場一般的爭先恐後的匍匐發生了。一個繫着掛褲帶的白髮老將軍，跳上了檣杆，打算免得他底寬袍扯個粉碎，他剛好避過了那打來的一拳。那用盡氣力的一拳，打到了那最近的皇帝的顛頰上，他是不幸地湊巧是在伊賽貝萊底忙碌的手兒很便當的地方。她看到他，於是她底憤怒達到了最高點。

“唉，你這下流的東西！那纔是你該受的！卑鄙的皇帝！現在你會知道最好是不要去騙走別人的男人們。我要抓出你底眼睛來，你這殘暴的昏君，你這工人們的剝削者 (exploiter)，而且要將你千刀萬剮。真要那樣做！”

說了這幾句話之後，伊賽貝萊將她底銳利的指甲插入他的鬍髭裏，憤怒地嚙聲響着，好好地扯去了一把鬍髭。這皇帝痛苦地呼喚着，突然開始用一種細細的鼻音叫道：

“同……志們。假使一個團體裏的沒有黨派的

份子，連他最後的一根鬍鬚也被扯去，那末我們算努力過來什麼呢？因為，就是這同一臉鬍鬚。當殘暴的尼古拉在位時，我曾經受過懲罰的——因為這鬍鬚，咀咒這鬍鬚。沙皇的警察說我做效皇上定過我的罪，我甚至在公安局裏寫過一張呈文，說我要將它剃個精光。而此刻，同志們，當普羅列塔利特勝利的時候，我們怎樣看法呢？我將永遠由我底鬍鬚而得到平安嗎？我將永遠由它得救嗎？雖然那些權威者們並沒有強逼我剃光——爲了這鬍鬚，他們反而給我一天三盧布的報酬——，可是爲了它，這可咀咒的東西，我底一切不幸發生了。相信我底話，我底一生被這反革命的鬍鬚毀壞完了——它可以衰敗了！現在自由在那裏？檢察工人們的檢查者的管轄在那裏，而且爲什麼呀？”

這氣憤憤的麵包師父，露着這一副態度，過了許多時候，同時伊賽貝萊，用她底雨傘擋走了攻擊者們之後，拖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領口，沿着那充滿了騷亂，喧嘩和急語的房間走去。

至於年青的伊凡，已經完全入迷，真的被他的王妃弄得晨昏顛倒，坐在客廳的披霞娜後面的——個角落裏，用他底眼睛默默地吞她下去。雖然他底感情或許不很清醒，但仍舊和剛才一樣羞怯怯的。他底牙床緊閉着，他底額角濕潤潤的，他努力想扼制他肚裏的無恥的轉動的聲音。他發起燒來，磨苦着自己，真不知道如何開始纔好呢，他用一種頂蠢的樣子強笑着，預備什麼事情都幹。至於那位王妃呢，她底兩手叉在她的披肩下，伸着兩隻長長的腿兒，露出一雙頂雅緻的絲襪和光滑的鞋子，她底稍有鬚鬚的嘴裏，含着一枝紙烟，從她那半開半閉的眼睫毛裏，穿過了烟霧，用她底誘惑的高加索人的眼睛望着年青的伊凡。她祇，祇不過，微笑着。這好像，她幾乎閃映着眼睛似的。年青的伊凡在這毀人的沉默裏，磨苦了自己一整個鐘頭，於是他決心預備去幹那任何種類不正當的事情了，可正在這時候，在隔壁房間裏突然發生這一場吵鬧。

聽到了伊賽貝萊底恐嚇的叫喊和混戰(Mélée)



的聲音，年青的伊凡變成了面色蒼白，於是這位王妃開始驚嚷起來了；告訴年青的伊凡坐在那裏，不要走開之後，她就出去詢問到底怎麼一回事。

她只要看一看隔壁房間裏，她就明白這事情的情形了。

她翹着足指走到年青的伊凡的面前，她底輕盈的肩膊緩緩地移過去，依在他身上，用一種迷人的香氣圍住他，用她底頭髮呵攬他，將她底一個手指含在脣上，低聲說：

“噓！你身邊有錢嗎？”

“是的，我身邊有錢，”年青的伊凡也低聲回答，他外面很熱而裏面很冷。

“錢多嗎？”

“很多。”

“那末我們走吧。”

她握住了他底手肘。

“輕輕的，不要使你底長靴發出一點聲響。要輕一點……噓……！”她熟悉地將他領到樓梯上。

## 七

他們一塊在樹蔭路的中央爬進了一部車子去的時候，年青的伊凡立即就用他底手臂圍住了這年青的太太底柳腰，熱情地吻吻她底頸項，於是，自己底魯莽使他驚駭起來，不禁面色紅漲到像一隻龍蝦了。這年青的太太，溫柔的，可有一定的決心的，從他的擁抱裏脫出來，拿她底手兒去放在他口上。

“嘻，現在不要（動手動腳），你是已經瘋了。”

“那末，什麼時候呢？”會計員沙聲地說。

這姑娘底眼睛開始閃耀着，用她底雨衣圍着

她周身，緊偎在熱切的會計員的身旁，開始靜靜地笑，好像被呵癢一般的。

“做個好孩子……嘻……讓我享有今夜吧，忘記明朝是有白天啊，”她用一種低低的聲音唱起來。“唔？但你在一部車子裏是不能夠幹的。他們怎樣稱呼你的？”

“年青的伊凡。”

“我呢，叫亞格倍科夫王妃，但你可只叫我伊蘭的。”

說了這句話之後，她用冷冰冰的手指緊捏着年青的伊凡底手兒，她底尖銳的指甲刺得他好痛，而且還在他肩上倒下了她底頭兒。

“我們上那裏去呢？”這會計員問。

“上歐羅巴飯店去，”她急促地低聲回答。“車夫，趕到歐羅巴飯店去。今天我是落到瘋狂的情調裏去了。我需要無數的鮮花，音樂和香檳酒。伊凡，你喜歡香檳酒裏的波羅蜜嗎？我是非常喜歡的……想到了紅葡萄酒，紅酒就出現在眼前了。我將

要撫愛你，擁抱你，親吻你，……是這樣麼？……可怕地 Chic 嗎？”

“Chic 的波蘿蜜……”年青的伊凡笨拙地喃喃說，想像自己已在歐羅巴飯店的一個小房間裏了，於是他就完全沈溺在這思想裏。

但是在歐羅巴飯店裏並沒有小房間定好在那裏的，所以年青的伊凡只好在一個看起來好像海底似的青色的廳堂裏，對着這姑娘，非常端正的坐在那裏，但他感到不相配，於是將他底齷齪的，有氣味的長靴，儘可能地藏到桌子下去。周圍的一切東西都是整齊而結實。幾個帶硬領的德國人在那裏吃那蒸散着熱氣的鱒魚和香菌醬，每個人都顯得像煞有介事的樣子。一個兵士孤獨地坐在一個角落裏，在一瓶汽水上面，他底清潔的，修得整齊的下頰，靠在一隻手上，用另一隻手兒捲着他底軍人的鬍鬚，好像他想說：“你們這些市民們可以幹你們所喜歡的，我是對於吉卜西的浪漫事更加感到興味。”再過去，掩藏在平台上的一個角落裏的

樹木下，有一大羣鬧客在那裏，那穿着白胸衣的茶房們，不斷地向他們轉動着上面裝滿了放在銀的刀叉下的熱烘的吱吱響着的燻炙的菜，裝滿菓子的瓶兒和別的東西的食桌。從這方面，可以聽到有如救火機的聲音似的，那從虹吸瓶噴出蘇打水來的聲音，和一個喝醉的女人底笑聲。很留心地从一張空桌踱到另一張空桌去，好像要避過那腫痛的足兒似的，有一個中年的紳士慢行着，抽着紙烟，偶然也站下來，聞聞桌上的花兒，好像它們並不是花兒，不如說香菌倒更像點。

“那是誰？”年青的伊凡問。

“The maitre d’hotel,” 伊蘭回答，做着可怕的眼睛，露出了她底銳利的牙齒；“現在你懂得吧？”

“Maitre d’hotel，我知道了，”年青的伊凡說，他覺得十分可憐，於是開始感到清醒過來。於是他問，爲什麼不上佛拉德米爾俱樂部去，那裏有小房間的，這不是更好，這樣地說下去。伊蘭說，他必須靜靜地坐着，不要煩惱，否則他會一點東西也

得不到；Cabaret（指那仿法國酒店式的美國飲食舖裏，吃東西時座旁有人舞蹈而言——譯者）馬上就要開始了，於是事情就會活潑起來，到了Cabaret之後，之後呢……（說到這裏）她用指甲在桌下戮戮他。事實上，這Cabaret不久真開始了。一幅毛絨的帳幕昇起來，奏助樂的人奏了一曲，於是從平台的旁邊，一個穿晚裝的瘦削的青年人跑出來了。非常迅速的，完全像一匹馬兒嚙着勒馬鐵似的，這青年人在台上迴旋了兩次，微笑着一臉險詐的微笑，然後開始說起話來，將“R'S”的聲音滾轉得好像輪盤溜冰鞋似的。

“同志們和市民們，老百姓們。我們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共和國，目下已經碰到一個危機了。雖然我們有國家的裁制，但是公共生活底速度，是變成了這般強烈，有幾個會計員從公共機關裏做着自私的事情，沒有一點良心底痛苦……”說到這裏，這青年人用手兒做了一個姿勢，將什麼事情都解釋個清楚，而且一心想使人們發笑，但羣衆依舊帶

着冷冷的面孔坐在那裏，於是這青年人活潑潑地  
噤舌一番之後，跑到門翼後面去了。

爲了這些暗示，年青的伊凡開始感到內心的  
不安的情感，他甚至變成了更加可憐的樣子，但伊  
蘭却嘴裏含着紙烟坐在那裏，她底裸露的手肘依  
在枱布上，她底下頰靠在她的手掌上，穿過花朵，  
像一個米杜賽 (Medusa —— 相傳爲三女妖之一，  
頭髮如蛇，面貌猙獰，使見人成爲化石，後米杜賽  
爲 Perseus 所戮，獻其首級於 Athena。——譯者)  
似的望着年青的伊凡，她底半開半閉的眼睛，使人  
感到無限說不出的快樂，只是你必須稍稍忍耐一  
點。接着他們就開始安排用餐，而且要了外國酒。  
這酒館裏擠滿人。音樂隊已經奏了很久的時間；一  
個歌女用一種延長的深沉的聲音歌唱着：‘我們從  
來不曾互相愛戀過，於是分散了，像船隻似的飄散  
在海上。’這女人，看起來好像誰在迅速地分散着  
紙牌似的，她跳舞，歌唱，又擊着一口手鼓。

接着，一個德國人從他的椅子上，不清醒地立

起身來，用力喘着氣，拿一面飄旗向伊蘭擲過來。它飄盪過室內，展開來，懸在空中，長長的藍色的一條。然後緩緩地落下在青年的伊凡和他的太太身上。這德國人快活得趾高氣揚，揮着他底手兒，致一個很客氣的敬禮。年青的伊凡很生氣，但是當他石到別人也互相擲着飄旗的時候，他也就勇敢地微笑起來，他向一個姑娘手裏買了值十二個盧布的飄旗，用了這樣大的氣力，好像他在拿石塊擲鴿子似的，將飄旗擲到各方面去，於是繽紛的顏色暈眩了他底眼睛，接着他又沉重地坐回他的椅子上，輻射着微笑，將一隻手兒提到他的濕潤的髮上，要一瓶酒，然後在五分鐘之內喝得這樣醉，伊蘭只能夠說着“唉唉”，而在他的眼睛裏，整個的世界閃耀得好似一條虹了。再沒有絲毫陰鬱或苦惱的痕跡殘留着。酒杯和酒瓶在他眼前增大起來，然後又不見了。年青的伊凡要香檳酒和香酒。他沒有留心到它們底酒味或強烈，只喝着，但它們底顏色却看得很清楚：黃的——香檳酒；青的和緋紅的



——香酒，還有幾樣別的酒；白的——也是香酒。接着他從餐室裏叫了一支五個盧布的雪茄烟，到處漫行了許多時候，嘴裏含着那燒着的雪茄烟，揮動着手杖，在喧鬧的走廊上尋覓着梳妝台。在牆門間裏，坐着一個姑娘，從一個玻璃輪盤裏售賣彩票，年青的伊凡買了四十盧布的彩票，贏了許多小東西，但他立即又將這些東西歸還她，只留下一匹用紙漿膠水塑的玷污的馬兒，一個大的銅捏手和一瓶白蘭地。回到室內之後，年青的伊凡看到桌子已經移到一邊去，每一個人都在跳狐步舞。就是那個擲飄蕩的德國人，現在用手臂圍住伊蘭，在地板上前前後後的搖來搖去，將他底高大的沈重的身體倚在她身上，笨拙地伸出了他底兩臂，一面她是向後仰着頭兒，她底兩隻跨開的長腿到處溜着，直對着他那胖胖的面孔，從她的紙烟上吹上了一口烟汽。看到這情形，年青的伊凡底眼睛嫉妒到變成緋紅色了，像一隻家兔底眼睛似的了，然而神知道，這會計員所以這樣，是因為沒有一個肥

胖而爛醉的太太，從那平台後面喝着酒的諸客人們當中，突然地跑出來抓住他。（所以神叫這太太出來了。）揮着玩具馬和門捏手，圍住了這太太，滿身是密密的汗滴，憤怒到發起燒來，年青的伊凡溜了幾步之後，弄得心神紛亂，於是他突然地，咀咒着一切東西，開始在一個地方迅速地頓着足兒，做一種奧妙的俄國舞底紛亂而奇怪的步法。“那很好，用這種俄國法跳下去吧，”四面的人們都發出醉醺醺的呼喊。年青的伊凡在那地，在那時，改變地位，離開了這肥胖的太太，衝過室內，去坐在別人桌旁的椅子上。接着，那些德國人和那在平台後面獻飲的客人們，將桌子移在一塊，連合着年青的伊凡。他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要了一打香檳酒，法國白蘭地，檸檬水……吻着那有鬍鬚的人們……爲了或種理由，咖啡和冰已在桌上放了許多時候……什麼地方他們已經關暗了電燈……這肥胖的太太裂碎她底衣裳底前幅，像一隻母雞喚小雞似的咯咯叫着；她感覺到不快活。飄旗像通

心麵條似的從那燈火熄滅的吊燈架上和明亮的飛簷上掛下來。音樂已經許久時候不奏了。帳幕低垂着。在黑暗中，一個落下來的瓶子，閃耀在地毯上。一個面孔像大理石的德國人，量那到房門口去的最近的路線，但是並沒有達到房門口。茶房頭腦拿了發票來。從這一切渾沌之中，這姑娘底半開半閉的朦朧的眼睛，望着，愚弄着年青的伊凡了。他抓住她底手兒。這是軟弱而溫暖的。

“付了錢，我們走吧，”這姑娘用一種熱情的聲音低語着；“不要給他五盧布以上的小賬。”

年青的伊凡從裏面的口袋裏拿出一捲鈔票，雖然是醉醺醺的，但他却迅速地又聰明地算好了總數，再加上小賬，喃喃地說着“簽字”，然後將錢塞給茶房……於是，剎那間，他底辦公室的青燈閃過了牠的昏醉的腦海裏；他覺得好像並沒有一點反常的事情發生，一切物事都很好，他是在辦公事，坐在桌旁，將一筆頗大的數目，從他的小窗門裏遞給雇員。“Ablimant,” 他機械地說，然後青燈

就關滅了。伊蘭握住他底手臂。

“我們走吧，”年青的伊凡不耐煩地說，當門房幫着這姑娘穿上她底外套的時候，他在她的四圍奔跑着；“我們上那裏去呢？”

當他們走到街上去的時候，雨和風打在他們身上。黑暗是十分濃厚，他們幾乎暈眩過去了。年青的伊凡翻上他底領口，好像身體皺縮攏來，變成了更細小的樣子。在門的近旁，放着那載他們來的同一部車子，它底樣子很像一部囚車。年青的伊凡服從地走進車裏去，他好像覺得那天至少在這車子裏駛了十次光景吧。

“車夫，駛到羣島去，”伊蘭叫道。

年青的伊凡將他底短外套拖到他的凍僵了的膝踝上，他是冷到了顫抖着，於是用他底兩臂去圍住這姑娘底不願意的肩膀。

“我們爲什麼上羣島去呢？不是上你那裏去睡覺更好點嗎？”

“靜一點。我的天；怎樣一隻肉感的野獸呀！你

還有很多的時間呢。不，今天我的精神有一種瘋狂的氣分。車夫，駛到伊蘭金鳥去吧！否則我會立即跳出車子……再遲一點，我們可以到我的地方……去睡覺……你懂得吧？”

說了這幾句話之後，這姑娘露着一臉神秘的神氣，從會計員的身上倚到別處去，於是她用她底手指捏着他底肩膀，以一種毫無抑揚的樣式朗誦着：

“又是兩根積雪的柱子，  
伊蘭金的橋和下面的兩條光；  
一個戀愛着的女人底低語——  
泥沙的沙沙聲，一匹馬的嘶聲！”

“但我以為衛生旅館還更好點，”年青的伊凡可憐地說。

“靜一點！不要說一句話！Tcha！……”

從無底的懸崖到無盡，

駿馬氣喘喘地飛馳着……”

現在這玩具馬突然跳出坐墊，飛到窗外去了。這汽車突然震動起來，欹側到一邊去。汽車夫咀咒着，在車子四面走，下來了之後，爬到輪盤下面去，滿身都黏滿油，將全世界的一切東西都窮凶極惡咀咒遍，然後說，他們必須走出來，因為後輪已經破碎，他們不能再駛到前面去了。

年青的伊凡走下車，用朦朧的醉眼尋覓那失去的馬兒，去化許多時候，後來終於在舖道的一個水潭裏找到。在新鮮空氣中，他完全受醉意的支配了，那天晚上以後所發生的事情，只不過像一場醉後的狂熱病底奇怪的瑣事，留下在他心裏。他們好像走了一小段路之後，接着就在雨水裏趕着一部車子，趕過一架橋，在橋下，有嘈雜而波浪洶湧的黑黯的河水在奔流。伊蘭在他身上靠了一忽兒，然後推開他，誦着古怪的詩歌，至於他，終始痛苦地向車夫叫着，轉到衛生旅館去，但車夫沒有留心

他底話，也不回答，好像是既聾且啞了。在黑暗裏的什麼地方，他看見了一個清真寺，於是他和巡卒談了半天土耳其人爲了或種緣故，他們並沒有上羣島去。他們回轉來，趕過了各色各樣的街道，約摸有一個半鐘頭光景，一直到他們在一個小小的木屋前停下車來。現在這姑娘終於打發了車子，於是轉向伊凡，粗魯地要求先付錢。在燈柱下，年青的伊凡用顫抖的手兒算出了一大筆錢。

接着這姑娘開始號叫起來了，靠在他身上，熱情地親吻他底頰，然後又推開他，說：“嘿，伊凡，你是多麼毛髮蓬蓬的呀，”於是領他到一間寢室裏去睡覺，那裏點着一盞燈，有黑甲虫兒爬在牆上。在一張不值錢的韓幕後面，在角落裏，可以聽到一陣鼾聲。“看皇天面上，靜一點吧，”這姑娘低聲說；“我的可憐的母親睡在這裏。”

“也是一個王妃吧，小姐？”會計員也低聲問，一面他坐在狹狹的床上，迅速地脫去了他底長靴。

“假使你喜歡，是一個有錢的寡婦呢，”這姑娘

回答着，在空中聞氣味。“伊凡，你這醜醜的野獸，此刻還是再穿上你底長靴吧。你底足兒有一個兵士底足兒底氣味。啊，我感到難受！”

“小小的親愛的伊蘭！”

“永不要(你這樣稱呼)！”這姑娘叫道。“不要來摸我，你這豬獯！先去洗一個澡吧。”

“現在我還能夠洗什麼澡呢？”會計員可憐地哀號着。

“那不管我的事。你喜歡洗什麼澡就洗什麼澡。”

說了這幾句話之後，這姑娘跳上了伊凡底膝踝，嬌啼着：

“我的上帝，我為什麼這樣可憐呢？我為什麼一定要經過這一切道德的苦難呢？伊凡，你是一個暴發戶，又是一個野蠻人！走開吧！野蠻人！你打算利用你底地位來誘惑一個高貴的姑娘，然後離開她……伊凡，你會永遠不拋棄我嗎？……”

“自然我不會離開你的，”會計員悲傷地哀號



着。

“賭個誓！”

“我宣誓，我不會離開……我會娶……”

“伊凡，你是一個真正的紳士……在你面前我感到十分不安……你以為我是不懂得關於我的事情的……伊凡，我至誠地宣誓……我拿生病的母親和一個參謀長的父親來宣誓，我不是一個職業的……不是的，伊凡。我需要一大筆錢。唉，我不能夠坐着不動，眼看我的可憐的媽媽消滅在那潮濕的角落裏……錢已經寄給在外國的爸爸了……伊凡，你現在已經是我的未婚夫，所以我可以坦白地對你……在我這是非常痛苦的，伊凡……給我一千個盧布吧，而我是你的。

“五百個吧，”年青的伊哀號着，用兩手抓着他底邊袋，於是在他眼前，什麼東西都成昏黑了。

“我親愛的人，我們要信賴上帝……一千個……我們要在 Nevski 找一個住家。我們要有這樣的寢室……bye-bye……於是可憐的小小的我，要

成爲你的小小的妻房。”

“噯，怎麼樣呢？”年青的伊凡叫着，不耐煩地顫抖着，將錢遞給她。

“Mercil”這王妃說，將錢拿到帷幕後面去，再轉來，莊重地去坐在窗旁。“印地安人像波羅蜜的，波羅蜜像印第安人的；Creole（指生於法領或西班牙領的美洲殖民地之歐洲人——譯者）談諧地說，想起了他底異邦了，”她說着，向他伸出了舌頭。於是年青的伊凡變得非常勇敢。“原諒我，請不要這般鹵莽吧，”她囁聲說，用力將她底手兒推進他的濕漉漉的口嘴裏。

非常接近的，快要貼着他的了，年青的伊凡看到她底眼睛恨到了黃色。“親愛的伊蘭，洋小囡，”他喃喃地說，沉重地呼吸着，“鎮靜下來，拿去你底手兒吧。”

這姑娘突然拿出手兒。於是他倆都失去了平衡，砰然一聲地倒在地板上。一個玻璃瓶從梳粧台上落下來。接着那帷幕後面的鼾聲聽不到了，一個

穿着襯袴的大而睡眼朦朧的傢伙走出來，用一種粗暴的低音說：“市民呀，你好像是來引起一場吵架似的，”於是緊緊地抓住了年青的伊凡底領口，像一隻小貓似的領他出去，將他放在街上的一隻垃圾箱上。然後閒情地繫好了他底襯袴底帶兒，在晨霜裏顫抖着，他回到家裏去了，在他後面關上大門，而且用門梢門住。接着，那隻玩具馬從一扇開着的窗門裏擲出來，打在他身上，於是連窗門也關上了。

羞辱與憤怒使年青的伊凡幾乎痛哭起來。換了一個人，一定會頓着他底足兒，用他底拳頭砰地敲着大門，召攏一羣人，打碎窗門，打算去喊警察來，拿出一張委任狀來……但是他能夠嗎？想到警察使他流出一陣熱汗來，而他底膝踝也顫抖起來了。年青的伊凡拾起他底馬兒，無目的地在街上漫行着。天色已經破曉，濕漉漉的晨光，白色的，幾乎是藍色的，（現）在年青的伊凡的紅腫的眼前。他沿着寬闊而直的樹蔭路漫行了許多時候，每

一條樹蔭路都和別條很相像的。工廠的汽笛已經在遠方叫着。背上掛着工具的工人們在角落裏出現，一個背着鋸子的工人，向伊凡叫着：“你這卑鄙的紳士，你步行着上那裏去？你應該坐到你的小馬上去。”他不知爲什麼，但是爲了或種緣故吧，年青的伊凡突然覺得萬分可恥。他轉向一條邊街裏去，發現他自己是在碼頭邊上了。他走到那架在尼伐河上的荒涼的橋上。走到橋的中心時，他停住脚步，向河水裏唾下痰去。他嘴裏的味兒是又苦又甜。在左邊，在遠方的大霧朦朧的岸上，躺着一個長長的炮台；在右邊，年青的伊凡認出了冬宮，海軍司令部，好多小宮殿和欄杆——就是他在白天所看到的那些，不過那時是從那面看到的。年青的伊凡四面看看，看看有沒有什麼人在那裏，看到了整座橋梁都是荒涼的，於是憤怒地捲攏了他底嘴唇，用盡他底氣力在風中叫道：

“啊，……皇帝們……你們滾進地獄裏去吧，……沙皇們……殘暴的貴族們……拐子們……竊

賊們……twisters……酒醉的野蠻人們和暴發戶們……”

那和尼伐河底憤怒的河水戰爭着大風，將他底聲音打得粉碎，祇不過傳到河底兩岸，但他繼續用一種破碎的聲音這樣叫着，一直到他底喉嚨變成十分疼痛而乾燥。接着他穿過了Palace Square，走到Nevski Prospect，Soviet的雇員們這時候正沿着Nevski Prospect趕緊上工去。在一面歪曲的，斑斕的鏡子裏，年青的伊凡突然看到他自己的短尾外套，蓬蓬鬆鬆的，醜醜的，他底青面孔，他底紅眼睛，——一言蔽之，他看見了一個暴發戶和一隻野獸。他看看，他底影子使他很害怕，於是他第一次知道，或種完全不能相信的事情，已經發生在他身上了——所有普通的人們，都翻起領，拿着匣子，走着，衝着，忙奔着，都是剃得光光，穿着厚底鞋的，祇有他，凝視在鏡子裏，正好像一個稻草人，一個醜醜的豬獃！也沒有洗澡，也沒有剃臉，也沒有買厚底鞋，他底足兒汗淋淋地在長靴裏，它們是

黏住在鞋底上了，而且還發着這樣利害的臭味，他是怕敢和誰相逢了。於是這樣一種慾望緊緊地抓住了年青的伊凡，這樣一種要飛快地將什麼事情做好的慾望，去剃頭，去洗臉，去買一件外套和厚底鞋，去買一把便宜的六絃琴，去買一套合身的柳條衣服，於是他立即跑到頂近便的店舖裏去，但他看到店是緊鎖着，而且百葉窗關着。他跑到另一家去，再到第三家去，後來到一個理髮店去，但都枉然。每一個地方都像一座牢獄或動物園似的——百葉窗關着，鎖鎖着。於是年青的伊凡感到非常疲乏和昏暈。非常困難的，好像他底足兒是腫脹似地走着，他艱步走到第一個車夫面前，搖搖他底手兒，叫他趕到衛生旅館去。

# 原书空白页

## 八

在那天十一點鐘左右，一個樣子很奇特的男人走到衛生旅館的門房的櫃子前。或許，在第一眼看見的時候，他是怎樣地奇特，這是不能夠正確地說出來的。他看來好像很不錯，從他底樣子很靈敏的鞋兒到他底沉重的布帽都是全新的，好似一個他底事業使他列入那些奔波的人們中間去的人，而且穿着寬大而闊袖的外套的。他生着直聳聳的鬍鬚，他是短而或許幾乎像牛項一般的，而且還頗肥胖的。總之，完全是一種很適宜的人。但是，每當他移動着的時候，總有一種奇怪的軋軋聲，伴着



他那稍稍有點跛腳的腳步；而且從他的衣袖裏不自然地伸着他底左手，有點像一把鉗子或一架剪髮機的樣子。假使你緊緊地瞅着，那末可以看清楚一隻手臂和一隻腳兒是假的。

在檯子上放下了一隻堅固而飽滿的鱷魚皮匣子，這男人向門房搖搖手兒，問道：“有什麼新鮮的事情嗎？”

“啊，有的，”門房熱烈地回答；“前天有兩個莫斯科來的盜用公款的人，開了十六號房間。他們當然不是美人，但是啊啊，剛剛很平均——有四千個盧布！每人有這個數目，不再多點！他們帶了一個女人到房間裏來，再到佛拉德米爾俱樂部去。一切事情都很好。”

“正是如此，我知道了，”這新來者像很知道似的說。於是抬起了他底短短的眉毛。

接着，沒有解開他底外套，只挖了進去，取出一隻金的紙烟匣子，拿了一枝厚厚的乳皮紙烟，奉給門房。

“吸吸看。很好，正如你所喜歡的。現在聽我說，我的朋友，你能夠告訴我……”他突然冥想了一會兒，然後又恢復過來了。

“剛才你不是說在前天，在十六號嗎？阿哈！啊哈！剛才你不是說從莫斯科來的嗎？”

“是的，從莫斯科來的。”

“阿哈！那真完全適合於我了。絕對的。Um. 帶一個女人麼？其他還有什麼？”

門房四面看看，因為那時候有一個客人出現在樓梯上面，所以他是低聲地，開始敘述那關於十六號房客們底一切他所知道的，甚至他所不知道的事情。那裝着假手假足的男人，沉思地，但同時又顯然是不留心地，傾聽着門房底瑣細的閒話，他不斷地頓頓頭，偶然也插進去說，“啊啊，很好”和“阿哈。”當他每說一句“阿哈”的時候，他像很知道似地抬起了眉毛，彷彿在叩問一個問題似的。從門房口中查明白了他所要知道的一切之後，他頓頓頭，將他底匣子挾在臂下，閒情地走到樓梯上去。

他一面走，一面他底假脚在軋軋的響，尋着了十六號。喃喃地說着“阿哈”，抬起了他底眉毛，非常響而清楚的敲了兩次房門。

在十六號裏，這時候，從大清早起就有了煩惱的空氣。迷亂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無知無覺的狀態裏，被伊賽貝萊從喀密諾夫斯忒洛斯基帶回來之後，只能夠和衣上床去睡，也穿着外套也戴着夾鼻眼鏡的，但他可並沒有睡得很久。天亮他就醒過來了，粗魯而憔悴的，覆蓋着床上的衣服之類。伊賽貝萊始終沒有到床上去，耐着脾氣等他醒來，那末他們可以有一種了解了。

是有許多理由可以吵一場架的。第一，逃走。第二，在工作室(Studio)裏的可笑的行動，這是很化錢的，因為必需將一切東西安排起來。第三，年青的伊凡帶了一筆很大的款子不見了。和許多別的事情。當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一旦張開他底腫漲的眼睛，呻吟着要一點飲料的時候，伊賽貝萊跳了起來，提着她底荷包，兩臂向外地叉着腰骨，

用一種高而哀哭聲的音喊道：

“這一切算什麼意思呢，親愛的？以這樣一種行動來對付一個女人，你不覺得羞恥嗎？”

在這樣開頭之後，她就改變了她底聲音，漸漸地用最低的聲音開始說話，用家庭間的頂好的傳統（的話），向着這木頭的會計勸告又訓戒。

“你正和其他的人們一樣的，但是爲了什麼原因呢？我是不幸地和你結合在一起，你這醉鬼！你在什麼地方滾過來，你這老豬羅？你底背脊是完全白的了，”這般地說下去。

她發脾氣了，扭着她底雙手，要求付一場打胎（abortion）的費用，頓頓她底足兒，咒着誓，說她要一直上公安局裏去告發他；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祇斜坐床上，沉重地呼吸着，而且在一種盲目的恐怖裏凝視着窗門，在窗外，可以看到一隻齷齪的白貓，沿着一個閃耀在雨水裏的紅屋頂底屋脊，在那裏行走。

在那晨光，年青的伊凡臂下挾着褪色的馬兒，

畏縮地走進室內來，望望他們倆，於是開始脫去他底衣服。

“啊，你們這些紳士們，只要看看這情形。另一個無用的東西！”伊賽貝萊叫道：“一個好朋友——沒得話說。你們可以互相搖搖手兒，你們真是天生的一對。而你，年青的伊凡，你今天對付你朋友的那種方法，你應該十二分感到羞恥的，你拖他到那個洞裏去，將他留在那些竊賊們的掌握中。噓噓！我是不希望你那樣的。我要知道你在那裏度過這夜晚來！從這匹馬兒的樣子查來，我想這一定是在歐羅巴飯店，在那裏什麼東西都要討你四倍的價錢，而 *entrecôte maitre d'hôtel* 祇不過化三個盧布五十個哥貝克就夠了。我倒很喜歡知道你給那女子多少錢。”

年青的伊凡默默地將他底外套掛在一個釘上，翹着足指走到榻前去，坐下來，倒下他底頭兒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拿出一個匣子，燃着一支很貴的但是不舒服的紙烟，然後不無困難地裝

出一副高貴的樣子，向年青的伊凡睜睜他底眼睛，（好像在說：）“大約我們遲早總要脫離這女人的”——但是這睜睜眼睛並沒有什麼效果。於是伊賽貝萊叫這一層樓的茶房，差他去拿黑葡萄酒和蘇打水來，開始用這兩樣東西來解這兩個男人底酒醉。

正在這晨光，他們聽到房門上的剝啄聲，緊接着就走進了那上面已經描寫過的青年人，臂下挾着荷包，不愉快地微笑着，依次將室內的每一樣東西——人和傢具——都仔細看過，露着這樣一種重大的神氣，凝視那牆壁和天花板，好像他想來租，甚至來買，這一切似的，說了好幾次他那含有無限意義的“阿哈”與“啊啊”，後來他終於用一種匆促的態度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話，彷彿很像對桌上的黑葡萄酒和蘇打水談話一般的：

“願諒我來打斷了你們底友情的閑談，但你可  
是市民潑洛霍洛夫嗎？”

“我是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答道，不穩

定地從床上起來，扣好了外套上的兩顆鈕釦。

“阿哈，我知道那個的。能夠和你做朋友我很快活；還有這位市民，顯得這般模樣，大概是你的朋友克留克文吧？”

“我是的，”年青的伊凡怯弱地答應着，好像在牢獄裏的散步場上似的。

“哈哈，所以這是你，啊啊；還有這位女市民呢……？”

“你不要爲我煩惱，也不要爲我掛心，”伊賽貝萊激昂地說，她底面色變成火一般紅，匆匆戴好了她底飾着羽毛的緋紅的帽兒。“我有完全的權利到我的男朋友們那裏來五分鐘，而沒有干涉他們底私事！我請你不必阻止我，我要看我的裁縫去了。”

“不要生氣，女市民——一切事情都很好——我要單獨和你談談話。”

“並不生氣！聽你這樣一個明達的人說出這樣一種話，這真是有趣的！我不能夠再遲留在這裏了。不要阻礙我！讓我走！”

伊賽貝萊顯然嚇到失去了她底機智，在室內奔波着，煽起一陣可怕的風；她抓住她底新雨傘，突然地衝到房門口，穿出門外不見了，好像被（風）吹走了一般。

“一個非常神經質的女人，她可是嗎？”這客人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討好說，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無論如何，我們不要離開談話的主要點。所以我並沒有犯一個錯誤。你是潑洛霍洛夫同志，而你——克留克文同志。”

“是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一塊說，兩個人的面色都變成灰白了。

“阿哈，最好沒有。同志們，你們爲什麼站在那裏的？坐下來，弄得你們自己舒服一點。”

他們服從地坐下了。

“我有一點小小的公事到你們這裏來。我不會阻留你們的。”

“對不起，同志，”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傲然地從他的鼻頭裏哼出來，“……對不……起……我



是一個中央機關的代表……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是來考察情形的人……在或種關係上……一句話……誰和我有貴幹……”

“我馬上告訴你，”這客人高聲說，客氣之中帶着惡意，將他底匣子放在桌上。以他底假手和假足軋軋地響着，他打開匣子來，在裏面摸索着，取出一張紙頭。

“麻煩你讀一讀，那就什麼都明白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打開紙兒，在桌上尋了半天夾鼻眼鏡，他底顫抖的手兒撞倒了一隻杯子，後來他終於啞啞地說：

“我可以抽烟……你允許嗎……？”

“啊，請(抽)吧，請(抽)吧，”這客人喊着，打開他底紙烟匣子。“不客氣，市民潑洛霍洛夫，你抽烟吧。而你，市民克留克文，我相信，一點也不抽的。我知道的。”

說完這幾句話之後，他遞給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一根燃着的火柴，然後吹滅，尋了半天灰碟

子，但尋不到一隻，所以又將火柴梗放回匣子裏去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吹了幾吹，很賣氣力的抽着烟，然後在摸了一忽兒之後，將夾鼻眼鏡架在他的潮濕而汗淋淋的鼻子上，接着念起這紙頭來，在這紙頭上，蓋着一顆大的鈐記和幾顆圖章，和下面的敘述：

“照會。這是給喀虛喀台瑪夫同志的，證明他是各處經理貨物的旅行代表，Zekompom 板本的派送者。請求所有的人和營業機關儘可能的給他幫助和支持。”

“這是很清楚的吧——一切事情都是合法的？”這 Zekompom 的代表說，迅速地從匣子裏取出兩張郵片和一本顏色封面的小冊子。“我希望我們馬上能夠了解。自然，我們的營業機關底目的與宗旨是用不着解釋的。祇要對於事業方面(解釋一下)。這裏有兩個完全的板本，包含那有名的作曲家瑪

奈虛喀底一個美術肖像的，和一個關於 pig farming 的題目的用韻文寫的普及版的小冊子，附有插畫的——每套一千幅。兩套，兩百盧布。只要看一看紙張和印刷——真是第一等的講究！這是很適宜於裝飾任何機關或私房的。譬如說，看一看瑪奈虛喀底肖像——真是維妙維肖——栩栩欲生的。拿去看看吧！”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將郵片拿在手裏，很讚賞它——這真是維妙維肖的。

“你要它們嗎？”

“你覺得怎樣，年青的伊凡，嚶？”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種沉重的聲音問，裝着一副更加自然的顏色，很有威權的望着這會計員。

“我們可以要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爲什麼不要呢？”年青的伊凡說，仍舊不能夠設想事情是變到了這樣如意。

“很好，給我一張四百盧布兩套的收據吧。”

這代表映着一隻眼睛，旋出筆兒，寫好收據。

“你現在付錢嗎？”

“付了吧，年青的伊凡，”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吩咐他。“將收據藏到文書夾裏去。”

“Ablimant，”會計員說，付清了錢，但他一面付，一面傷心地瞥視那剩下來的數目，又摸摸他底頭頂。

於是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做完一切虛禮之後，拉拉他底鬍髭說：

“你知道的，我是幾乎將你當作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人看待的；你自己也想像得出來的，你有這樣一種官相。”

“阿，”這書店代表很有意思的說，“我知道的。我希望你這買賣不會使你失望吧？我必須認罪，因為我嚇（走）了你的太太。這兩套書你喜歡在那裏交貨呢？”

“Ahem……年青的伊凡……你以為怎樣？總之，你喜歡那裏交貨就那裏交貨吧，這是用不着匆忙的。但是你知道，她走了真的並不使我們悲傷。”

“對，對，”這代表恭敬地說，“我知道的。”

“我們的朋友或許可以和我們喝點十一號的黑葡萄酒吧？”年青的伊凡提議，他希望這樣一個非常中意的人，不要沒有得到相當的款待就離開了。

“那是一個好意見，”菲立撥·斯蒂芬諾佛奇叫道。“代表同志，喝一杯酒吧？”於是他做出一副非常客氣的姿勢。

這書店代表沒有辭謝，祇是說，他個人是寧喜歡喝 Château Yquem. Concordia Brand 的；“比較（味兒）淡得多，喝了又不會頭痛，而且還像香檳酒一樣的——一句話，是一種極好的酒。”

“那有意思，”菲立撥·斯蒂芬諾佛奇說，於是，在說了曾在老塞貝金的家裏，在桌上安排過 Château Yquem 的話之後，他就吩咐這一層樓的茶房去拿 Château Yquem 和容易消化的茶點來。

在喝酒的時候，他們談論着，於是這 Zekom-pom 的代表證明他，雖然是一個拐子，可也是一個

非常有趣的同伴，而且又是一個善於說故事的人。他說了這樣有趣的故事，就是一個專門說故事的人也不能再修改的了。吃完第五道菜之後，他將帽兒推到腦袋後面去，他底闊大的滿足的面孔，依在他那靠在桌上的假臂的手上，說：

“我必須肯定地說，比那些省區裏的人們再好的，是找不到的了。這是一條鐵則，省區是一個金礦——一個Klondzke。首都比較起來祇不過是烟霧吧了。是的。你可以坐了一部古老的車到一個重要的城邑裏來，於是你會覺得自己顯然變成別一個人了，假使你原諒我，那末譬如說，像一個R. K. E.的代表了。你會向車夫詢問：‘告訴我，車夫同志，你們這裏是怎樣一種地方機關——一層樓，還是兩層樓的？’假使是一層樓的，那末事情是不妙的，你也只好回轉了；但倘使兩層樓的——阿哈，那完全是一回不同的事了。‘告訴我，車夫同志，這裏的地方主席是誰，他像個什麼樣子，他是怎樣呼吸的，而且有像鎮上的 Kustpromoff 那樣

的企業理事會嗎？假使主席是瘦削的，而且地位很高的，這是更糟了；但是，倘使他是肥胖的，而且喘着氣的——阿哈，這是非常快心的，一切事情都是 O. K. 的了。假使那裏也有一個 Kustprom 的，啊啊，那真是奇怪了。於是，當沾污的馬兒底馬蹄在塵灰中駛過去，而脫落了它們底馬蹄鐵的時候，當你讓一部裝着或種可咀咒的皮的貨車過去的時候，你可以搖指一算，將一切瑣事都算個清楚。你沿着大街趕車到地方機關裏去，你底戰鬪的計劃可以完全決定……你看這是一種奇怪的酒……祝你康健！”

這代表和這一對同事叮嚀地撞撞酒杯，吸了一點酒，於是又繼續說：

“和一個瘦削的主席是很難對付的。這樣一個固執的典型呀！你要一下就克服他，沒有通知就走進了他底小房間，砰的一聲將你底匣子放在桌上：‘決定兩者之一吧——這三套 Zekompoin 的板本，你要，還是不要？我沒有時間好空化，同志，請快

點！同志，星期四，我要在 Sovnarkom 做一個報告的！那末兩者之一就可以決定了。他不是立即就買，一定會開始憤怒起來，頓着他底足兒的。假使他買——萬事如意。假使他開始頓起足兒，那末不如說一聲再會，回轉你底足步，或許倒更好點吧。還有什麼其他的話可說呢？但是，假使是和肥胖的主席在一塊，那就容易辦多了，尤其是在夏天，或者他的私人辦公室裏很熱的時候。這裏事情是一定的。凡是肥胖的人，你容易使他乏力的。你走進去，將你底匣子放在桌上，眯着，拿你底眼光貫刺他，像戲台上的自語的樣子說着話，說你特地為公事來的，一點也不要說到自己。使這個肥胖的人流出汗來。使他顫抖一個半鐘頭光景。使他完全疲乏，使他變成沮喪。然後你可以隨意指揮了。你相信嗎？——經過了各種預感，躊躇和恐怖之後，知道那個人所要求的，只不要叫他買四套板本，於是這肥胖的人是快活到不知所措了。他催促着，跑到會計員的辦公室裏去，如願以償的付給你書錢，好



叫你早點滾蛋。你可以拿作曲家瑪奈虛喀像自己的父親似地談論着。很好——很快活的——將這事情安排好了。”

他吐出了長長的一條煙霧，吹到天花板上，看它(在空中)散開去，然後向這一對同事和藹地微笑，好像想說：“看呀，世界上有多少的呆子們，而我和你(一點也不怕)是聰明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立即感到幸福而適意，至於這代表，在輦木塞上弄滅了他底紙烟，再灌了一點酒進去，然後沉思地繼續說：

“自然，你有時也會偶然遇見一個抵死也不肯買幾套的胖子的。還有，在他方面，有一次在烏克蘭，我碰到了一個骨瘦嶙嶙的，有如一隻狗似的主席；在那個市鎮裏，你也知道的吧，只有一個可憐的一層樓的地方機關的。一隻山羊繫在外面，它打算吞吃那貼在圍牆上的廣告。‘啊，’我心想裏，‘事情是不會好的了。’可我終於走進小房間去……你憑怎樣……一個中央的行政機關的主席……從都

城來的！一點不糟糕。他問可有什麼事情。我對他詳細地說清楚之後，然後說，‘這是要決定兩者之一的，’我說，‘你要買嗎，還是不要？’看呀，我的主席突然地從他的坐位上立起來，滿面春風的微笑了；這魔鬼，甚至快活到紅漲起面孔來，於是開始用烏克蘭語說話了。‘正是我們所需要的呀，’他叫道——‘我們正需要你。’我心裏想，這話是假的；但倘使你真需要我們——阿哈——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化你四百個盧布買兩套，你覺得這個數目妥當嗎？’‘四百個盧布，’這主席叫道，‘見鬼，那裏去找錢呢？Um.’於是他開始沉思着。然而我想，這事情是進行得順利，很順利呢。‘將你底清賬簿拿到這裏來’，我說。‘我們要立即將一切事情都安排停當。’同志們，你們以為事情會變得怎樣！我的理想的主席真的拿了鄉村的開支預算表進來。很好——我打了開來——一片空白！沒有一個半辨士記在裏邊。至於教育，你是很清楚的——去做教員，或者接受慈善機關的餽贈，都不是很好的。不

是很好的，你同意這話吧；救火隊，義勇隊，也一樣的，事實上，你連一顆豆兒也拿不出來的。我們的可憐的理想者坐在那裏，幾乎哭起來了，他真是十二分願意買的！的確，這是我經驗裏面的第一次！非常傷心呀，非常傷心呀！突然地——這是什麼啊？我念着第十款——‘三百五十一個盧布又六十個哥貝克，做修理工具和橋樑的經費的。’阿，呵呵。這裏正好想法子呢。‘老丈，’我說，‘從第十款裏除去三百五十個盧布吧。留下一個盧布又六十個哥貝克做修理費。我答應你打五十個盧布的扣頭，至於橋樑可以暫緩一下。這辦法對嗎？’‘是的，很好，’他像一種回聲似地說，‘橋樑可以暫緩的。’於是他快活得滿面春風了。我真不知道他們那裏沒有器具和橋樑這麼辦，但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我拿了錢——Au, Vevoir！”

他們沉默了一忽兒——又微笑一下。

“是的，再沒有比地方主席再適意的人們了……一種省區裏的生活呀！姑娘們呀！娛樂呀！不，

和省區比較起來，都城祇不過是烟霧，沒有別的。假使他有一百個，或者甚至一千個盧布在他的口袋裏，在都城裏算得上一個什麼人？灰塵，一粒泥沙，一個軟體動物（Mollusc）吧！但是在省區裏，積蓄了五十個盧布，在你的匣子裏鏗鏘地響着，你就成爲有錢的，一個有名望的人，一個令人羨慕的Parti；一個非常受人尊敬的人，一個重要的人物，鬼知道是個什麼東西！一切事情可以任意所欲了。同志們，我真很驚異，你們願意帶了錢到這悲慘的衛生旅館來，而同時在上帝祝福着的省區裏的別地方，是有着完全的幸福。那裏本地人會將你們捧到半天去。那裏一定會將你們看做名人。那裏影戲院裏的第一排只要化三十個哥貝克，在飯店裏吃三道菜的正餐只要五十個哥貝克。我可以至誠地宣誓，那裏只要化八百個盧布，可以買到一幢房子，連地皮也買在內，還有，譬如封好了貯蓄在那裏，你化一千五百個盧布，可以得到一個孤孀做管家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向年青的伊凡腴腴眼睛，於是兩個人都笑了。

“祝你康健！我個人祇有在省區裏曾經生活過一度豐裕的生活。我搜括了一點錢，到省區裏去享樂了一二個星期，一直到我化完了我底貯蓄。我勸你們也要這樣做！唉！我可以向你們推薦一個奇怪的小鎮——烏克麥斯克——，一條美麗的河流，姑娘們，一個重要的鐵道俱樂部，他們在那裏演奏着小歌劇。一言蔽之，這裏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留戀——噯？”

說到這裏，這代表碎的一聲將匣子放在桌上，從椅子上立起身來，他底假裝的骨節在咯咯地響。

“啊，一言爲定，我們倒底去，還是不去？”他詢問着，直望着他們。

“我們去的，那是沒有問題的，”年青的伊凡愉快地叫道，同時滿滿地酌了一杯。

“唔，”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沉思地說，穿過烟霧裏去，“我不反對。假使你要去視察，也可以去

視察的。”

“阿哈，既然那樣，我們走吧。現在是兩點鐘了。火車是四點鐘開走的。中間還要買車票。我們可以到火車站上去用餐去。行李一定是沒有的。叫茶房進來吧。”

新的地平線展開在這一對同事的眼前了。他們付清了這筆非常大的賬，於是立即感到萬分得救似的。

“你說烏克麥斯克！”年青的伊凡叫道，不穩定地走到了街道上，臂下挾着他底匣子和他底馬。‘烏克麥斯克’這個字，不妥當的又模糊的，好像一個在兒童時代被一條皮條鞭撻過來的流氓，在酒醉了的時候故意杜造出來似的，這時候，對於年青的伊凡，突然好像用太陽造成似的。

列寧格拉完全蓋在一層濃厚的，窒悶的，而同時又寒冷的霧裏，真好像並沒有存在一般的；好像列寧格拉和它的一切魔鬼般的誘惑和美麗，只不

過像一個幻象似地出現在朦朧的醉眼前，於是永遠從視界裏消失了。在不遠的地方，那燈柱上的燈光，黯淡成了一條朦朧的被霧所扭歪了的虹，然後消滅了。路人們誰也看不到誰，祇有呼喊聲和他們底足兒底濺水聲，使他們互相知道別人底存在。在車夫背後，一切東西都是霧濛濛的，朦朧的，從移動着的火車的窗外，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好像只看到伊賽貝萊，她跟在火車背後，在平台上跑，她底外套聳着，喊叫着，一面還揮着雨傘：

“我親愛的，我親愛的，給我贖養費吧。你上那裏去，親愛的人？”

但就是這個，和那圍繞在他們四圍的一切東西，也都是霧濛濛的，游移的。

## 九

火車緩緩地從一個車站向另一個拖過去，夜也一樣緩緩地向這火車拖着，爬進那，車門砰砰地響着的，有着頭底陰影和刮刮響的燈籠裏的蠟燭底搖晃的光線的，刮刮響着的車子。年青的伊凡立在這不舒服的車子底走廊上，以手掌緊按在低低的門捏手上，一心一意地注視那雨打的窗戶。因為在一個地方站得太久的緣故，他底膝踝和他底背脊都感到疼痛。飢餓咬着他，但他底主要的苦惱，還是不能夠得到一個睡眠，因為喧鬧的紙牌戲正在車廂裏進行。自從火車離開列寧格拉之後，那書店



代表從匣子裏拿出一包新紙牌，做一個歪臉，又向他的鄰人們睜着眼睛。

或許他們會願意在一點小小的騷動裏消磨去時間吧？於是或種不知名的紙牌戲開始了，當初是押注的很小的，後來漸漸大起來，到了晚上，每一個人多少都被捲進（這紙牌戲裏）去，甚至那兩個，用低低的聲調，在上鋪位上談論了許多時候，關於八千磅羊皮被雨水打濕的事情的鐵道雇工，也爬到下面來，而且，汗淋淋的紅着面孔，走到一邊去解開他們底也有公款藏着的袴兒，已經有兩次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樣子極佳。他底鼻頭變得紅紅的，夾鼻眼鏡在鼻上滾着，紙牌和鈔票，因為汗淋淋的手兒捏捏的緣故，已經變成污穢的了。這代表已經完全改變過了，現在態度上變成十分殘酷無情的，好像他是用那假手臂扳着每一個人底喉嚨，向每一個人說：“現在，同志，你不能够走開的；你從來不曾遇到過像我這樣的人

呢。”所有車內的人們圍在玩紙牌的人們底四周；甚至那得到五個盧布小賬的衛兵，不僅沒有來麻煩他們，而且從各方面儘可能的幫助他們——拿啤酒和蠟燭來，通知他們檢查員要來了。年青的伊凡精神非常萎靡，他好幾次，坐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傍邊，扯扯他底衣袖，低聲說：“停止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請你相信我，你要輸錢的；看上帝面上，不要信任這男人吧，不要以為他是一個代表吧。”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祇揮揮手兒，叫他走開，好像他是說着：“你喃喃點什麼呢，要帶了壞運氣來給我嗎？走開吧。”

於是年青的伊凡又走到那寒冷的走廊上去，打着呵欠，凝視着窗外。從火車裏看到的濕漉漉的風捲着的夜晚，那好像是一座疏稀的樹林底邊緣，白色的樺樹底閃光，積水潭底影子，或者這是飛墮着的雪片吧。——誰也不能夠真正知道那在窗門外邊，好像被大朵的濕漉漉的雪片打着一般的窗門外邊，所發生的事情。啊，雪呀！或許到了夜間，

天氣變得更冷，而且雪也會（真的）落下來，那末將要變得更加灰白的了。年青的伊凡，在一生之中，從來沒有感到過這般不快又這般陰鬱的，也從來不曾有過這樣利害的自哀自憐的。不可信的又不清楚的思想奔過他的腦筋裏了。這些思想並不是連續的奔來，又沒有結成固定的形像而突然消失了，祇留下了碎片，紛亂的觀念，和一種深切的孤寂底感覺。突然憤怒抓住了他底心，因為他毫無代價的給了莫爾喀六十個盧布；接着他又生氣自己沒有洗一個澡，沒有換一件襯衫，沒有買一把六絃琴。然後又突然想到那無疑慮的王妃，那歐羅巴飯店，那伊蘭底惡毒的詐計和其他的事情，而且這些回憶使他惱怒到這程度，他竟預備在這移動着的火車裏跳起來了。接着，不知其所以然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女兒沙伊喀突然閃過他的記憶裏，她那橘色的織帽，她那繞在前額的小小的鬚髮，她那綉盛的眉額——她笑着，又拿那裝着練習速記的練習簿的小書包到胸口上去。一個伶俐

的姑娘呀！他祇不過見到她片刻的晨光，但從此永不能從記憶抹去她了。比起他現在這樣坐在火車裏東西跋涉着，和這樣一個姑娘結婚，是比較安定得多，安慰得多了。你可以開一個小小的舖子，一塊兒上戲院和影戲院去，或許到了時候還可以生一個嬰孩，那是甚至比年青的伊凡還要小得多，鼻子是更小了，不比一顆豌豆更大些，顯得懶懶欲睡的樣子。在火車與窗玻璃的震動聲之中（年青的伊凡可沒有留心到這聲音），年青的伊凡在心裏歌唱着一曲爲他所不能忘記的歌唱，一直到他底腦袋疲乏到快要炸裂的晨光：

“我們的戀人們的足兒經過的小路上，  
已經有草兒長在那裏了。”

他唱了又唱，不能停止；要想避免去上面這些思想底企圖，使他自己也覺得非常驚異而且昏暈。

有時，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會披着沒有鈕

好的外套，跑到走廊上來，於是用手掌擦擦他底頸頰，低聲說：

“你知道嗎，他是這樣分牌的，我有六，他就有七；我有七，他就有八；我有九，他就有十；連續的六次牌都是這樣子。你怎樣說法呢！他剛從桌上拿去了三百個盧布。這隻野獸！”

於是他又迅速地回到車廂裏去了。

天色漸漸破曉。那晚上落下來的雪片，現在仍舊積在冰凍的地上沒有溶解。覆着白雪的屋頂和火車站出現了。火車停下來。一個穿着一件羊皮夾裏的外套的男人，從外面推開門，向裏面望望，然後將一盞燒着的燈籠推到走廊上去了。寒冬的空氣吹進裏面來，同時還帶來了引擎底清徹的，尖銳的長嘯聲。

“這是什麼車站？”年青的伊凡問。

“喀林諾夫鎮，”這穿着羊皮夾裏的外套的男人，用一種哀愁的聲調回答着，於是離開那開着的門，走開去了。

“喀林諾夫鎮，”年青的伊凡覺得這名字很熟悉。他覺得這兩個字真的非常熟悉，好像是連在一起的。喀林諾夫登 (Kalinoffton)。接着，一個寫着人名地名的信封，立即出現在他的腦筋裏，用一種不能抹去的鉛筆寫在灰白的紙上：“喀林諾夫地方，奧斯盆斯基，上皮里沙喀村……”於是他突然顫慄地記起來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出現在門路裏，他底羔羊皮帽斜戴在他頭兒底一邊。

“噲，”他用一種沙沙的聲音說，搖搖他底頭兒，“他每一次牌都是這樣分的；祇要想一想，他分牌，不像一個人，祇像一個鬼怪。這真是奇怪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哀求着，“記住我底話吧。不要因為他是一個代表，就很率直地信任他。他是一個拐子，並不是一個代表呀！他底紙牌大概都做好了記號的。你會弄得破產，潑洛霍洛夫同志。不要再回到那裏去吧。”

“你在說廢話了，年青的伊凡，”菲立潑·斯蒂

芬諾佛奇喃喃地說，於是迷亂地整好那從他鼻上溜下來的夾鼻眼鏡。“我怎麼能夠不回進去呢？”

“那是很容易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低聲說。“很容易的。我們快點離開這火車，讓他一個人再在那裏玩他的紙牌，讓他有好運道吧！我們還是留在這喀林諾夫鎮爲妙，它距離火車站不過兩克羅米特光景。這倒不是一種壞市鎮呢。我生在這地方，至於我的母親，假使此刻還沒有逝世，一定仍舊住在上皮甲沙喀村，離開火車站不過三克羅米特。真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我們還是離開這裏爲妙。”

“你在說什麼話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冷到了寒顫顫的，擦擦他底手兒，大概感到不快活。“我們怎麼能夠下去，離開了這男人呢？還有，車票……”

“車票有什麼關係呢？讓我們在這裏下去，那就沒有別的事情了。看呀，一陣雪片在落下來。我們立即要雇一部雪橇，他們馬上就可以將我們趕

到喀林諾夫——一直到旅館裏去。我們下車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

“對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那末，到喀林諾夫去吧，可以免得你心焦。讓我們到頭等的車站餐室裏去，用伏特加來款待我們自己。”

他們仔細地走到鐵軌上面，在黑暗中，在雪花裏，在那停着的車子的窗下走着，走到了月台上面，那裏可以看到幾個模糊的人形，坐在待車室旁邊的包裹上。一口昏沉的鐘在傳遞開車的時候，於是引擎噴着水汽，火車開走了，從火車站裏攜走了許多的輝煌。

但是在這可憐的火車站的餐室裏，爲了或種緣故，沒有電燈，却祇有一盞油燈燃燒着，他們要不到伏特加，也沒有啤酒，而那個在客座與客座之間遞着檸檬水的茶房，用一種憤怒的口氣說道，因爲募兵，在這三天之內，在一百克羅米特的半徑的周圍之內，不准售賣一切酒精，所以你們只能夠喝點家釀酒了。“明天來吧，明天就有很多四十度強



的酒了。”

“這是一件佳好的事情，”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你的故鄉喀林諾夫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你說怎樣？”

在火車站上沒有其他的事情可做。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走到門口去了。

在馬路的那邊，靠近火車站的園子的，四個車夫，像一個月份牌似的標着數目字，在等候着。兩個車夫有駕着車輪的車子；兩個車夫有雪橇。人可以知道這裏的天氣是奇怪的。車夫都沮喪地坐在他們底趕車的座位上，他們底腳兒搖擺在一邊。他們一點也不注意客人們。馬兒都鼻子伸在鼻套裏，顯着一副頹喪的樣子站在那裏，甚至連尾巴也沒有搖搖。這一對同事在門路裏站了兩分鐘光景，清晨的寒涼使他們戰慄，但終於其中一個車夫用手兒橫在他的長着鬍鬚的嘴上，伸着一個呵欠問道：

“那末，火車已經到了吧？”

“到了，”年青的伊凡說。“五十個哥貝克趕我們到喀林諾夫鎮去吧？”

“給我四十個哥貝克，路並不難趕，”車夫迅速地說，拿去了他底破爛的帽兒。

“奇怪的人！”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別人願意出你五十個哥貝克的價錢，而你只要四十個。這是什麼（規矩）？難道你們這裏有一定的價錢的麼？”

“爲什麼要一個一定的價錢呢？”車夫用一種氣忿忿的聲調說，戴上了他底帽兒。“讓別人有一定的價錢趕你們去吧。我祇不過弄差了，以爲你們是說二十五個哥貝克，而不是五十個。”

“很好，四十個哥貝克趕我們去吧，假使那是實在情形。”

車夫又拿去他底帽兒，在手裏緊捏了幾回，沉思了一忽兒，然後決心將帽兒拋到他的耳朵上。

“別人可以四十個哥貝克趕你們去的，但我在二十五個哥貝克之下是決不趕的，”他迅速地說。

“你是種多麼不合理的傢伙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憤怒地說。“我們沒有時間和你在這裏閒談，我們還有別的事情要去做，我們要去視察。一忽兒別人還他五十個哥貝克的價錢，過了一忽兒他又在二十五個哥貝克之下不肯趕去！”

“讓別人二十五個哥貝克趕你們去吧。我已經答應五十個哥貝克之下不趕你們去的。”

“什麼話？你當我們呆子看，還是你喝醉了酒？”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叫道，完全發脾氣了。“一忽兒說二十五個盧布，一忽兒又說五十；你不知道你到底要多少，你這醉鬼！”

“明天，當他們答應可以賣四十度強的酒精的時候，你說我喝醉了酒，這或許是的，但此刻——我很清醒的。我說二十五個盧布，但心裏是想五十個盧布，”車夫說，又拿去了他底帽兒。“二十五和五十，發音是很相像的。”

“唔，這算什麼話？你四十個哥貝克趕我們去呢，還是不去？”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種過

抑的聲音咆哮着，全方場起了回聲。

“我不想你們去，”車夫淡然地回答，旋轉身，背朝着他們；“叫別人趕你們去吧！”

“哇！”菲立澗·斯蒂芬諾佛奇說，真的憤怒到唾出痰來了。

於是一個戴着一頂西伯利亞的白皮帽和一件羊皮短衫的年青的車夫（從他的羊皮短衫底下的裂縫裏，可以看到夾裏的），裝腔作態地說：

“這樣子吧。我三十個哥貝克趕你們去，”於是他用手兒做做手勢。

這一對同事爬進了一部古怪的狹窄的雪橇，裏面鋪滿乾草，他們將覆布蓋在膝上，趕到鎮上去。這鎮，和 Sovit 聯邦其他的鎮一個樣子的——十個古老的教堂和兩個新的教堂，一座未完成的建築和一個火防局，以及一個用大釘保護着的空虛的市場。在市場的中央，有一個滿臉雀斑的農夫領了一頭母牛站在那裏，天曉得他從那裏領了這頭母牛來賣的。在路上，從他的乘客們口中，聽到

了他們是 Sovit 的雇員，是到喀林諾夫來觀察的之後，車夫就從他趕車的座位上挺直身子，向他那灰白的，老鼠似的馬兒叫道，“向右轉，”於是顯得神氣活現的趕到農民旅館去，它底長長的洋台門口正對着市集的方場。不過，旅館門還沒有開，在階上坐着幾個笨拙的農夫，他們一點也不注意這一對同事。緊貼這房子的，是一個酒排間——老鷹——，它裏面也有房間的，再過去點，是一個茶館，大門也緊閉着。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走下雪橇，付清車夫的錢，在市集的方場四周漫行着。車夫將鼻套掛在馬頭上，警戒似地揮揮馬鞭，然後跟在這一對同事後面，那末，假使必要的時候，他就可以服侍他們了。

當車夫坐在他那趕車的座位上時，他多少好像是很不錯的，但一旦走下來，開始漫步着的時候，他所有的貧窮和衰弱就曝露出來了；他底羊皮短衫亂七八糟地補得滿滿的，一塊又加一塊的

補襪上去，兩邊是裂到了口袋旁，一雙古怪的長靴搖擺在他腳上，累得他不能夠好好地走路，他底鼻頭是又尖又紅，短短的鬍鬚像一叢矮樹似的，還有那雙小小的藍色的邪僻的眼睛——這是很容易看出來的，這個男人不是呆的，却是一個真正伶俐的傢伙，喝酒是不反對的，他完全是那樣一種人，假使召去服戰役，不能列在戰鬥員裏面，只好放到後援軍裏面去。這一對同事顯着一副寂寞的神氣，在方場四周行走。有一塊紅牌懸在角落裏的房子上，寫明着：“死去了的同志德杜盧金方場”；再過去一點，在一條荒涼的街道開頭的地方，可以看到另一塊牌，寫着：“死去了的德杜盧金的街”。在一家緊鎖着的店舖的門路上，也掛着一塊長牌，用大的字母描着：“死去了的同志德杜盧金合作社”。到了這裏車夫說，他是在他們那裏服務的，而且說明了這一切意思；（他說）怎樣在這喀林諾夫鎮裏有一個警察的首領，一個德杜盧金同志，比較一個平常的人偉大得多。人們為尊重他，拿他底名字來喚方

場，街道，合作社，和許多其他的機關與地方。他們甚至想將這市鎮也喚做德杜虛金，但是，在美好的一天，同志德杜虛金證實了自己是一個嚴重的賊，於是在地方會議裏審判他，送到牢獄裏去受三年嚴厲的監禁，剝奪了一切公權。喀林諾夫鎮底長官們，密議了許多時候，商量他們怎樣能夠公正地消滅這不愉快的情形。對於這樣一個罪犯，僅僅化錢去買了新的牌和招牌（來換去舊的），這是沒有益處的，所以，過了一會之後，他們決定在德杜虛金的名字前面，放上‘死去了的’，那末對於這事情就可以放心了。這樣，德杜虛金終於撤消了。

在“死去了的德杜虛金方場”底另一端，一個戴帽穿長靴的工人，臂下挾着一隻鵝兒，在那裏走路。他底整個的神容，和鵝兒底神容，是一種這般十分頹喪的神容，你用言語是無從形容的。他走路這般緩慢，有時好像他一點也不走路，祇不過立了一個地方，在他前面舉起了一隻膝踝，思索着，他還是放下膝踝去，還是不放下去。

“這個喀林諾夫鎮，正是一個好地方，這就是我所要說的話，”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嘮叨着，吹一吹他底紙烟。“他們不賣伏特加，茶館也關上門，人們顯然是這般笨拙的，甚至他們的德杜虛金同志也死去了。省區——一個被大水沖洗過的地方！”

“你很對，說市民們是笨拙的，”車夫迅速地跳進來，跑到前面，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窺望着，好像在窺望一個太陽。“你底話一點不錯。人們都是笨拙的，因為他們等候着伏特加。讓我們希望能夠活到明天，嚐一嚐四十度強的藥劑。茶館不久也要開了，你可以決定的……唔，他們現在已經打開它的門來了……”

真的，在那個晨光，老鷹酒店底門兒都啓開了。那些坐在旅館的階階上的農夫們，開情地互相望望，排成零零落落的一列，走進“老鷹”裏去，再過了一忽兒之後，當階階上已經沒有一個人坐在那裏的時候，旅館底大門也打開來了。由車夫陪伴



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走進“老鷹”裏去，要一個房間。看看這些期望着的客人們，旅館主人可怕地喧嘩起來，喚叫着茶房。一個穿着襯衫袖的茶房，拿着一個大茶壺從廚房裏輕跑出來，他立即將大茶壺放在地板上，在胸衣上拭拭他底雙手，然後迅速地跑到樓上去了。那時候，一個兩手拿着古銅燭盤和兩塊木頭的農婦在樓上奔跑着，她底樣子好像嚇到了快要駭死。

“你將一號房間底門鑰放到了那裏去呀？”從什麼地方傳來了這樣一種嚇聲；“難道你不知道從中央來的盜用公款的人們已經到了嗎？快點上去吧，你這呆子！”

在這話之後，旅館主人領着這一對同事上樓去，到一間四面板壁的房间裏，裏面用紙條貼得好像一個兵士底箱子底樣子——藍色的和黃色的紙條。在房間裏，放着一張桌子，一個睡榻，一個裝着木板的可沒有褥子的鐵床架，和一個抽屜櫃。在抽屜櫃上，掛着一面昏沉的鏡子，如其說它是玻璃

做的，倒不如說銅做的，倒更像點，它搖擺得很利害。一個沒有插蠟燭，却裝着一束紙紮的玫瑰花和青青的葉子的吊燈架，映照在鏡子裏。這時候，那個爲了或種緣故跟着這一對同事走進房間裏來的車夫，手裏捲扭着他底帽兒，像一個中國人似地嗤嗤笑着，恭賀他們平安地到了（這裏），而同時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從鼻孔裏噴出烟汽來，望望旅館主人和所有那些顯着一副威嚴的神氣羣集在門口的職員，責備他們沒有伏特加，而且帶了一種要做的事情底優美的意識，吩咐拿一份許多食品的花樣完全的點心來，可是，結果祇從酒排間裏拿來蛋和蠟腸，其時年青的伊凡是站在窗旁，凝視着窗下的方場。他凝視着，不知道怎麼會發生這事情，他會來突然站在這裏，而且望着那窗外的喀林諾夫鎮。這鎮，他是很熟悉的，曾在他的幼年看過來而已經完全忘記了的，可看起來仍舊是那個老地方，好像新近的事情一點也沒有發生似的。彷彿在那個古老的喀林諾夫與這個喀林諾夫

之間的一切記憶裏的事情是消滅了，沒有事情橫隔在它們中間，沒有一九一六年的召去從軍，沒有在營地的麵包所剪服役，也沒有在莫斯科的聯隊本部，也沒有撤退的中軍，也沒有紅軍裏的聯隊的哨兵，也沒有勞動總局，也沒有吐開坦斯基同志底部署，也沒有肉市，（在那裏的木壁後面，就是在此刻，或許那小小的燈兒也還在青色的燈罩下燃燒着吧）……彷彿這一切事情並沒有發生過。過去祇有，現在也祇有，這眼前的喀林諾夫鎮，在鎮底四周是圍繞着喀林諾夫地方，在中心，是奧斯盈斯基底粗野的地方，在奧斯盈斯基的角落裏，那裏布金斯基的森林到了盡頭，喀林諾夫喀河轉了一個大彎，在森林與草原之間，位着上皮里洛喀村，每逢水漲的時候，水就一直氾濫到了教堂……在夏天，孩子們跑到河邊去捉小魚，到了冬天，他們橫過草原上學校裏去……那裏，母親們都用乾草來填塞木屋底隙縫，窗門都是很細小的……鄉村是被咖啡菓點綴得絳紅色的……冬天父親帶了工

友們從鎮上回來……地方並不大，那裏的東西又不很好，還不夠供養他們……農夫爲了生活去工作……妹妹葛露雪在天井裏搾牛乳，而在她的近旁是有人在修理場車……當黃昏時候，祖母在忙碌着火爐的晨光，尖頭的爐叉底影子，像一個魔鬼似地飛過了茅屋……一個孩子在搖籃裏叫喊，遞交郵件的信差都武裝着手槍和刀……在樹林裏，青苔是濕漉漉的，螢火虫閃耀着……可以聽到遙遠的地方的水車底聲音……渡船擺過河上去……再遠點，是鐵路和喀林諾夫鎮，這市鎮，有它自己底美和有趣的地方——小菜場，火防局，旅館，和許多奇怪的教堂……而在窗外，喀林諾夫鎮是完全在視界裏，那拿着鵝兒的工人，那落在雪和乾草上的雨，那領了母牛站在方場中央的農夫，那一羣羣的老鴉無聲地飛過了鉛一般的天空，落到屋頂後面去，好像許多帽兒被一羣隱藏着的人們拋到空中去似的。

這時候，茶房拿了--碟蛋和茶，到房間裏來。

因爲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邀他吃一點，這車夫就假裝着謙遜，又裝着一種服從的快樂的神氣，在一把椅子的邊上坐下，在碟子上吹吹，於是客氣地嚼起他底餅乾來了。年青的伊凡坐下來，洗清了杯子，然後熱烈地吃着茶，但他沒有用一點蛋——現在他不想吃蛋。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祇用他底叉兒啄着東西，沒有吃完他底蛋，所以車夫將整碟的東西都吃完，祇剩下了兩口臘腸。因爲茶底力量而暖和起來之後，這一對同事就解開了外套，將頭兒倚在拳上，落入沉思裏面去，茫然地思索着他們接着做什麼事情呢——但他們一點也想不出來。喀林諾夫是一個怎樣的市鎮呀，絕對沒有絲毫事情可做的；它是昏沉到了這地步，他們甚至想睡覺了。

“那末，這意思不是說人在喀林諾夫是不能做這類事情的麼？”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問道，憂傷地搖擺着，又在車夫面前舉起了他底手指。

“不，”車夫說，他從一種昏沉的狀態中醒過

來，睜睜他底眼睛——“一點也不是那樣子的。十分感謝你底茶。人們都沒有準備，而且又沒有時間好拿一點東西進來。到了明天他們再賣酒時，那就很好了。”

“那末現在喀林諾夫的人們喝什麼的呢，——還是大家都完全不喝酒呢？”

“有的是不喝了，他們等待那四十度強的伏特加出賣；其他的都喝着家釀酒。”

“他們從那裏去找家釀酒呢？”

“我知道他們從鄉村裏去找來的；一瓶上等的家釀酒，要化一個盧布又二十個哥貝克。它不僅氣息芬芳，而且還利害得很，使你底喉嚨喝了會發燒，這是比伏特加都好多呢。”

車夫從他底坐位上跳起來，開始喧鬧着，揮着他底長手臂，說只要他們說一句話，他就可以上頂近便的鄉村裏去，儘可能的帶二升家釀酒回來。上那裏去是八克羅米特路，回來也是八克羅米特路，所以他回來用正餐還可以喝一頓酒。年青的伊凡

歎息着，默默地說，假使他們大家上上皮甲沙格村去，或許這樣倒更妥當點，這只不過三十克羅米特的距離，而且那裏有他的母親和親屬，他們可以在那裏得到最優待的招待，不會被別人騙去，而且，假使他們願意，還可以住在那裏的。

“爲什麼不去呢？”菲立瀆·斯蒂芬諾佛奇叫道。“很好。視察就是視察呀。我們有什麼東西遺失在這裏？我們到上皮甲沙格村去吧，噲？”

這出現在他眼前的新計劃使他興奮起來，菲立瀆·斯蒂芬諾佛奇整好他底夾鼻眼鏡，望着他底鼻頭，而同時還在（腦筋裏）描繪着自己，好像是這樣一個人，有點像一個高等社會的人物冬天帶了獵狗打獵去，又有點像他是趕着一部有毡毯，鈴，美麗的女人的精緻的忒洛卡，在鄉村的房子前面停下來……有新月照耀在澡堂上，閃亮的雪上，燃燒着一種藍色的光輝的短肥的馬上，和別的東西上面……於是他是興奮到緋紅了。這一對同事立即和車夫安排旅行，而他是完全同意他們底意

見的，他們和旅館主人算好帳，又定下了房間，答應明天回來用正餐，因為那時可以買到伏特加了。於是，一點光陰也不肯浪費，他們下樓去了。因為這車夫不是一個本地人，所以他們到茶店裏去問農夫們，到上皮里沙格去的確實的道路是怎樣走的。像古代的希臘哲人似地坐在茶店裏的農夫們，注意他們底詢問，互相凝視着，拉着他們底鬍鬚，又商量着，然後其中有一個人向他們詳細地解釋着路徑，確切地告訴他們，他們必須先走過那一個村子，到了那一條路他們必須轉彎，他們必須走過那一條橋，然後再轉彎，到了喀斯金斯開耶，他們會看見那水車——不是去年燒了的那一架水車，而是另外一架——那裏的磨坊師父的妻子祇有一隻眼睛的，那裏有一隻渡船擺過河上去。說到這地方，一個坐在較遠的地方的，神氣非常可憐的老頭子，疑惑地搖起他底頭兒來，而且還唧唧地說着，假使他們走這樣一條路，他們會什麼地方也找不到，所以必須走一個另外的方向，向克立瑪喀



走去，皮里沙格就很近了。等到向他說明他們並不要到皮里沙格去，而是到上皮里沙格去的時候，這老頭子從夥伴們中間轉向一邊去，絮絮地咆哮道：“我以為他們只不過到皮里沙格去，那裏知道他們是要到上皮里沙格去呢。你應該說個清楚的。上皮里沙格是一個地方，只說皮里沙格又是另外一個地方了……到這兩個地方去的路是背馳的……你應該當初就說個明白的……現在只有上皮里沙格，和皮里沙格！……從前還有一個下皮里沙格的，不過在三十年以前被火燒過了。”

這老頭子不快活地在鬍鬚裏囁嚅着他們弄不清皮里沙格，約摸半個鐘頭光景，但是沒有一個人去注意他底話。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跨進雪橇，趕開去了。

“等一等！”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突然叫起來，聲音裏充滿了要去領導人又打動人的欲望。“停下來！我們沒有禮物怎麼可以去呢？唉！不可以的！假使我們以客人的樣子去看親屬，我們必須帶

禮物的。這樣對麼，會計員？車夫，停一會兒吧。同志，我們必須拿一件十分驚人的東西去，使你的母親會瞠目結舌的。或種威皇的東西！”

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四面望望，看見了那個領了母牛的農夫。

“一頭母牛，”他叫道“一頭母牛！那母牛如何？你同意一頭母牛麼，會計員？一種對於農家必須的東西！她們（看見了）會驚駭起來！會發生一種騷動！大家都很快！一頭母牛，一頭母牛！我可以担保，你的母親會快活到發瘋！”

說完了這幾句話之後，他敏捷的，在他的年齡顯然算敏捷的，跳到雪橇外面，這般迅速地買來了母牛，使這農夫莫明其所以。

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拍拍這新買來的母牛底腰身，而腰身上有着像一個澳大利亞的地圖似的記號，然後將這動物繫在雪橇後面，再坐進雪橇裏去，扯上了覆布，向這驚奇的車夫叫道：“現在，趕去吧，”於是，得意洋洋的，用他底手肘向年青的

伊凡的腰部頓了一下。

“向右轉，”車夫叫着，叫他底鼠灰色的馬兒跑起快步來，於是他用兩隻套着手套的手兒在胸膛上敲着。接着會達到什麼東西呢？人在這樣的旅行之中，是不能夠失去了任何東西的。

這驚訝的母牛低着頭兒，在雪橇後面疾走着。

這 對旅客不久就遠離市鎮了。

至於那賣去了母牛的農夫，在‘死去了的德杜盧金方場’中央站了半天，一隻手裏拿着帽兒，另一隻手裏拿着一百二十個盧布，被濛濛的細雨打濕了身子，他簡直不能夠集中他底意識，或離開這塊地方了。

## 十

年青的伊凡已經有十年不曾回家，也有十年不曾看到他的母親了。當初她曾經寫信又報告消息給他，但後來就停止了。有時，他覺得好像她和上皮里沙喀村都不曾存在過一樣。但是當那頭鼠灰色的小小的馬兒，終於沿着光滑的道路拖到了小山的頂上時，年青的伊凡底心兒，立即又開始興奮到劇烈地跳動着。村落就在那裏，就在前面，（可以看到）那有藍漆的木頭雕成的美麗的窗飾的灰白的木屋，望着圍籬的頂尖的馬匹，鬆纏着烟霧的茅屋頂。街上，有圍牆和花園，有一片片的紅色

葡萄葉，被夜間的霜打着，被鳥兒啄着，街道底兩旁到處都滿種着葡萄葉，眩得人們底眼目昏暈。好像是，這種臨時的滿眼的顏色，幾乎是使人們生活在那裏，在那慘澹的天空下，在那種慘澹的鄉村的景色裏，在那空氣裏充滿了一種松樹底濕潤的，秋天的氣息之間，底唯一的原因。

在村頭，一個裹着一塊包頭帕，穿着一件不稱身的男人的短衫的肥大的農婦，用草梗填補着她底茅屋底隙縫。

“停止吧！”年青的伊凡叫道，“停止吧！母親！”於是他跳出雪橇。

這農婦轉向路上，扭開她底眼睛，看見了後面繫着一匹母牛的雪橇，鼠灰色的小小的馬兒，從鎮上來的客人們，於是她向前走了二三步，將她手中的一細草梗落在地上了。從窗口，露出了一個女人底驚慌的面孔，接着又不見了。接着又是這同一個面孔，不過此刻是裹着包頭帕，閃過了另一個窗門。門兒砰然打開，一個穿着一雙高高的氈靴的村

俗的姑娘，從牆門間裏跑出來。這兩個女人都伸出了手兒，撲在母牛身上。母牛是喘着氣，站在雪橇後面，舐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外套的後面。

“啊，這是我們的布里喀呀，”這肥大的婦人絕望地叫着，扯住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底袖口。“告訴我，你從那裏找到了我們底野獸？那繞在她角上的繩還是從前的繩。它是這裏的，全個村子可以證明繩是這裏做的。上帝原諒我，發生了什麼事情呀？”

“告訴我們，告訴我們吧，你們和但尼羅有什麼關係，你們這些竊賊們！”姑娘說，用包頭布拭拭她底寬闊的面孔，在雪橇四周迅速地奔跑着。“自從他前天拿了這母牛到喀林諾夫去之後，他就不見了。我心裏感到事情有點糟。說吧，你們和這農人有什麼關係。”

“你鬧什麼，母親？難道你瘋了嗎？”年青的伊凡終於說，這兩個女人底叫喊真使他倒退轉來了；

“你不認識我嗎？”

現在這農婦向他驚視着，緊緊地瞰住他，於是變得面色慘白又喘着氣。

“你，伊凡，”她靜靜地說，畫了一個十字，抓住了她底胸膛；“真的，伊凡。我們以為你已經死了。但這是如何能夠呢？……唉，我的天……年青的伊凡！”

於是這婦人，在歡笑和眼淚之間顫動着，將她的小小的伊凡拖到她的肥大的胸懷裏。

“年青的伊凡，我的家兄 (town brother)！”姑娘喊着，羞怯怯地將面孔去貼在他肩上去。

於是關於母牛的一切事情都解釋明白了。此刻他們爲她買來的母牛，就是前天年青的伊凡的母親差一個務農朋友，但尼羅，她的女兒的愛人，去賣的那一頭。所以菲立瀆·斯芬蒂諾佛奇所預期的一種騷動和大家的愉快都沒有實現。但也不是沒有驚訝。菲立瀆·斯芬蒂諾佛奇在車夫的指示之下，在路上停了好幾回之後，已經被家釀酒灌

得爛醉了，現在他舉起帽兒，恍惚地向各方面彎彎身子，從他的鼻頭裏哼出一種高傲的遷就的聲音——好像是在“我很快活”與“坐得很快活”之間——於是立即開始用這般不可解的廢話，談論着關於考察這鄉村，老寒貝金，撞騙的代表，殘暴的沙皇尼古拉，伊賽貝萊和別的事情，使這兩個女人，由恐怖和尊敬，變成了十二分的瞠目結舌，而車夫則用一種酒醉的聲音喊着：“向右轉，”還非常愉快的用兩臂拍過他底胸膛。

接着，將這兩個受歡迎的客人引進茅屋裏去了。亞里昂虛喀（從路上推度出來，這狡滑的車夫對他叫亞里昂虛喀才回答的）卸下馬具，將他底馬兒安排好馬房，然後也走進茅屋裏來，於是，假裝着熱誠，向神像們祈禱完畢之後，坐內一張剛放在門內的長檯上——“*The cobbler doesn't go beyond his last.*”妹妹葛露雪將母牛放在草棚裏，於是，怕羞地低着眼睛，來坐在她的手織機上，拿絲線穿進木梳子裏去。這位女主人，在孀居了一個長時期



之後，已經變成了慣於被人視為一家之長的，她將兩隻肥大的手肘靠在桌上，而客人們是恭敬地坐在桌旁，於是她開始以實事求是的口氣談起話來，雖然她底談話祇是爲了年青的伊凡，但她好像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着，使他感覺到她对兒子的一種尊嚴，和她是一個浸於權威和體面裏的人。她這般泰然自若的談着，有時她好像是一個面上長着許多農民的鬍鬚的男人，而她底眼睛是在濃密的農民的眼毛下搜索着，好像她很清楚她和一個什麼人在談天，他心裏包藏着什麼，以及他是否真和他的外表一樣的。

當黃昏初上的時候，當年老的農婦在房間的那邊看不見的忙碌着鍋子和茶壺的時候，這孤孀，徐徐地談着她底生平，好像她在那裏做一個非常詳細的報告。土地底收入很少；而土地又不多。專靠賣東西是不夠過活的，而家裏又沒有男人。葛露雪秋天要和但尼羅結婚，那個死了的農夫尼克福的兒子。他是一個安靜的傢伙，可是已不很年青。

結婚典禮得舉行，但是怎麼辦呢？必須要將母牛送到喀林諾夫市去掉賣，否則她們一點事情也不能辦。謝天謝地，母牛倒不要錢的送回來了，但她得要飼養，然而又沒有東西可以飼養她。老祖母今天或明天或者會死去——她是很衰弱了。夏天測量師來過，測量土地。但是測量有什麼用處呢？不管怎樣測量都沒有關係的；假使你沒有一點土地，那就不能測量了。還有那磨坊師父是黑心的——每磨四十磅，他就拿去六磅，別的地方你那裏還能夠找出這樣的人來？磨坊師父像一個布爾喬亞似地生活着，不說一句謊話，別的東西且不管，單是鵝兒他有十五隻。那年亞麻倒長得頗茂盛。這是容易安排的。但家裏沒有一個男人事情就十分困難了。

孤孀始終不懈地再說了一大套，從她的幻的鬍髭裏憂傷地微笑着，而且當她微笑的時候，可以看到她底兩顆門牙已經脫落，可見她那新近故世的丈夫不會有一種非常仁慈的天性來別於衆人。

她還是在那裏笑這些不幸(的命運)，或者以一笑來掩藏這些不幸(的命運)，還是在那裏訴苦，或者只不過談談話來娛樂客人們，這是很難知道的。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個醉漢的注意力來傾聽這孤孀的談話，他底眉毛豎在他的澎漲的眼睛上，從他那鬍鬚裏吹出了烟汽，好像他想說：“啊！很好！太太，不要苦惱你自己吧！你可以信任我的。我會替你將一切事情都安排得很好。”

年青的伊凡急瞥着這茅屋，他底誕生地，底四周，看到了那些童年時代就記得很熟的物件——有鐘擺的掛鐘，覆着錫罩的燈兒，神像，圖畫，褪色的照相，一件掛在門旁的釘上的農民外套，木桶和薄鐵杓罐，木頭的手織機和它底踏腳板——於是他覺得好像從來不曾離開過這些東西，而是始終生活在它們中間，他是這般熟悉它們的。而且他的母親底話語也和舊日一樣，童年時代就非常熟悉這一套的——磨坊師父，測量師，母牛，旅館主人……它們只在年青的伊凡心中引起一種慘澹的情

緒，而且還變成了一種沉重的絕望。不，這是不可能的，這些曾經插進來過東西是不會永久逢到的。它們多少不是從前的東西了。

外面已經天黑，葛露雪點起燈來了。這晨光，爐叉底影子，像一個魔鬼似的，跑過了茅屋裏。要想逃避這頹喪是沒有辦法的；你只有坐着，聽着，望着——除此以外，毫無事情可做的。亞里昂 盧喀坐在門旁，拿起他底衣袖來掩藏呵欠，等待那可以安排食物的時候（的到來）。菲立 潑 斯蒂芬 諾佛奇也滑入一種陰沉的，酒醉的沉默中去了。

這時候，克留克文孤孀的兒子，和另外一個戴眼鏡的男人，從鎮上到她的茅屋裏來，而且那另一個男人就是年青的伊凡的長官，他們都喝得爛醉，還隨身帶了一頭母牛，看起來，好像他們爲了或種還沒有（被人）知道的目的，特地來視察的，這新聞，傳遍了全鄉村。

農夫們，和平日一個樣子的，一直等到黃昏，然後幾個人一羣來拜訪這孤孀，目的是想來見識一

下客人們，而且來聽聽他們底十分聰明的議論，有如平日從客人們口中所聽到的。那些德高望重的老頭子頂先去；接着是親屬們，接着是留下來的人們中間比較頂勇敢的，接着是真正好探聽閒事的人們，最後是青年們和勇敢的婦人們。所以，當客人用茶快完的時候，這茅屋裏就擠滿了這許多人，這地方幾乎擠到了透不過氣來。每一個人都依照他（或她）的年齡和社會地位走進來。德高望重的老頭子公開地走進來，非常莊重而謹嚴的，他們一點也不驚慌，向女主人和客人們揮揮手兒，默默地坐在他們身旁。親屬們是結成一羣的沿着一邊走進來，手裏拿着帽兒，故意雲映着眼睛，好像在說：“我們在這裏是像家人一樣的；”但他們只向女主人搖搖手兒，於是就在老頭子後面，更貼近客人們的地方，坐下來，向客人說幾句稱心的話。其他的，如其說走進來，不如說推來撞去的擠進門來，既不向女人，也不向客人們，說句客氣話，打算儘可能的找個小地方，無論找到房間裏的什麼地方就靜

靜地坐下，摸摸鬍鬚，用手兒遮着咳嗽，好像教授們在或種學術團體的會議裏逢到一般。青年們和勇敢的婦人們翹着足趾走進來，露着憂愁的面容立在門路裏，以他們底牙床貼在手指之間，向茅屋裏偷窺。

不管這茅屋是顯得多麼細小又不舒服，但它容納了所有的客人們，而且事實上，也還有一點空隙。照例當初大家都是沉默的。他們仔細看過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於是開始互相睜着眼睛，頓頓頭，用他們底補綴的手肘互相頓觸着，一直到他們終於將其中一個戴鋼邊眼鏡的，露着一副學者的氣概的老頭子推到前面，他們叫他去談話，可見他是本地有名的辯才。

“說下去，說下去，伊凡·亞托諾佛奇，”可以聽到各方面都是這樣低語着；“和同志們談談一般的事情吧。”“譬如說，談談測量師，”有人這樣說。

這德高望重的老頭子擺動着好像要慢慢退回來似的，但其實是慢慢地走向前面去，盤好他底眼

鏡，咳嗽着，胆怯地四面看看，非常用力的在棉布手帕上哼着他底鼻子，然後在他的眼鏡上豎起了眉毛，揮着手兒，開始用一種令人不能相信的孩子口音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起話來：

“你會原諒我們這些愚笨的人的，因為你，可以說，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在那‘普羅列塔利亞特’新聞紙裏，有一條關於法蘭西的新聞……好像是說……人如何能夠懂得呢？……戰事已經預備好嗎？……”

“當然！”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截斷了他底話，覺得自己成了大衆底注意和尊敬底中心。“我們要打他們！”

他顯着一副高貴的神氣，看看四面叢集着的光禿禿的人頭，鬍鬚，農民們底外套和短衫。

“正是如此，”這老頭子迅速地又有點迷惑地說，向聽衆睜着眼睛。“看一看鎮上所準備的那種軍火吧。只要等着，我們要拿他底背脊貼在牆上。我們並不全然是呆子。我們知道的。譬如說，磨坊

師父有什麼權利可以違反 Sovit 治下的工人們和農民們底政權，每磨四十磅麵粉要拿去六磅呢？”

“他並沒有道德上的權利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嚴肅地說。“當然沒有的！”

“所以……”

“唉，伊凡·亞托諾佛奇，”傳來了一種譏諷的聲音。

這老頭子變成十分迷亂，在他的眼鏡後面眯着眼睛，哼哼他底鼻子，又搖搖他底頭兒。接着他挑戰似地揮着手帕，開始用許多問題來開火，每一個新的問題都比那剛說過的一個更爲複雜。他不容易一敗塗地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頂願意這樣。他正喜歡拿他底卓越的才能來驚倒別人，使他們不知所措。這老頭子會拿問題來追逼——澎！又澎！可從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口中傳來了回答。所以他擋了開去，還時常勝利地逼擊着，完全喪失了一切是與非的觀念，祇說着一大串謊話而已。農夫們都感到非常愉快，離開了他們底原位，儘向



這喋喋不休的會計擠搗去（他以最高的速度談論着；）他們都高聲讚賞他，噴吐着烟草底煙霧，而且催促着：

“到他的身邊去；同志們，那真不錯，接下去吧。”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立即打倒了這老頭子，於是這一叢人再推了另外一個人。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所向無敵的。他底鼻子閃耀着，他底夾鼻眼鏡時常從鼻子上落下來。烟草的煙霧從他的鬍鬚裏噴出來，他底眼睛野蠻地轉動着。他完全是講一些胡七八糟的話。

“夠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絕望地低聲說，小心地扯扯會計底衣袖——“他們好像已經什麼都知道了。現在你說夠了。假使你還要說下去，你會說出什麼關係來……”

但是這是不能夠使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停止說話的。他是立在高貴的地位，搖擺着，無紀律地又汗淋淋地，驕傲地微笑着，明顯地又挑戰似地

祇說着一些廢話。

“……對不起……對不起……我請求你……櫻桃白蘭地……我有榮譽的……我和我的會計員，年青的伊凡，他坐在這裏……年青的伊凡怎樣……還有老塞貝金……在國家銀行有一萬二千（盧布）的活期存款……而且他和我說，我們要拿錢出來賭……我告訴他：呆子，那是那樣！……是這樣吧？……我說，在沒有一點東西好賭的時候，你怎樣賭呢？我說……會計員，沒有說錯罷？……還有磨坊師父，叫他見魔鬼的母親去……到水裏去。我要替你們每一個人買一具磨。你們要不要磨的？我們明天要去——就在這時候。會計員，每一個人依照情形給他錢，使他夠買，……如此如此。”

在這場合，他結束了這第二個辯才，於是在親屬們之間，有一個快活的可已經醉醺醺的人，走到桌子前面來，用各種可能的方法暗示他，達到了這樣一個機會，喝酒是成爲必需的。一口手風琴在門

路裏奏彈着。亞里昂虛咯和老太太低聲談着什麼話；年青的伊凡從口袋裏拿出了一點錢，於是在十分鐘之內，幾個塞着紙塞子的黃瓶子出現在窗架上了。

這農婦的面上露出了紅斑，她突然清楚年青的伊凡爲什麼回家的，爲什麼他會有錢的，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個什麼人。她是一直到現在都很快活的。她心裏曾經想到，她的兒子會住在家裏，他會參加葛露雪的結婚典禮，而且或許他還會安靜地住在鄉村裏，找點工作來經營家庭。假使家裏有了一個男人，這畢竟是完全不同了。但是現在她知道這是完全錯誤的，是一種這般的罪惡，還是不去正視人們爲妙。一直到現在，她忠心地願望客人們快點散去，那末她可以單獨地和她兒子在一塊，看他睡去，梳梳他底頭髮，談話，詢問他底消息。但是現在是不相干了。讓他們大家留在這裏，假使他們喜歡，到天明也可以的。

露着一臉讓步的痛苦的微笑，她從桌上立起

身，去料理她底家(長)的職務。拿來了一塊麵包，一點醃香菌，四隻酒杯，一個叉，和一些鹽。將一切東西放好在桌上之後，於是低低地彎下了身體。

於是歡娛開始了。

年青的伊凡好幾次從煙霧迷漫的茅屋裏偷偷地溜到寒冷的牆門間裏去。他打開門兒，絕望地站着，傾聽着。是溶解冰雪的節氣。雪在路上溶解着，在屋頂上，溶解了之後還滴下來。在黑暗中，雨水參差地打在歐洲種的蕁粟樹(Rowans)上。他聽到遠方有歌聲合着手風琴底曲調歌唱着。這或許是青年人從或個集會裏回家去吧，但是年青的伊凡好像覺得是這些笨拙的醉酒歡娛(的人們)，逃出了這煙霧迷漫的茅屋，合着手風琴底曲調唱着憂鬱的歌，從天井到天井，在醉醺醺的歐洲種的蕁粟樹下，沿着潮濕的街道，走到鄉村底另一端去。年青的伊凡將頭兒伸在風中，可是風並不能夠平靜那在他內心底深處磨難着的野蠻的痛苦。現在怎麼辦呢？隨後怎樣呢？一切事情都不可能的——沒

有地方好去，沒有地方好漂流；假使你走開去了，那末上那裏去，而且爲什麼走開的，而且爲了什麼目的？於是年青的伊凡，在這個時期裏，突然第一次單純地又明白地看到他已經毀壞了自己，已經沒有出路了。他是痛苦到這樣，他要上吊自盡了。他回到房子裏，微笑地喝着臭味的家釀酒，唱着歌，親吻着人們；接着又走到牆門間裏去，在風中傾聽黑夜底醉醺醺的低語，在他眼前閃過了金黃的細點。賀典拖延着——已經挨過午夜了。亞里昂虛喀跑了好幾次出去，蹣跚地拿着空瓶出去，而回來都裝滿酒精了。地方 Sovit 的主席因爲一趟檢閱回來得很遲，聽到了那發生的事情，特地上克留克文的茅屋來看一看來這裏的客人們。高大，快樂又年青，而且穿着一件開領的運動襯衫，他一走進門就鞠躬，一眼看盡了這會集。

“我可以介紹自己麼，我是地方 Sovit 的主席，賽沙諾夫？”他向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說，過分熱烈的握握手兒。

他招呼年青的伊凡也是這樣子的，於是向別人點點頭，他底秀麗的頭髮披下到額上了，接着坐在那張替他放在主婦近旁的椅子上，伸出他那穿着華美的鞋子的足兒，快活地微笑着，他底顴頰露出一對有如一個黃花閨女似的笑靨，他底藍眼睛閃耀着。

可是他停留得並不久。他傾聽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底說話，問了幾個問題，有一二次同意他的意見的，爲了不使這會集掃興，還喝了一杯家釀酒，和此刻還坐在她的手織機前的葛露雪開玩笑，然後告別了，說他睡眠不足，一方面又說明，希望這會集會快活地照樣下去，繼續着他們底歡宴。事實上，他顯得是一個快樂的好傢伙。但尼羅到午夜才回來，渾身給雨水淋透。就是這個人，葛露雪的愛人，他們曾在喀林諾夫從他手裏買過了母牛。聽完這裏所發生的事情之後，他仍舊像進門時的樣子去坐在那裏，穿着外套也戴着帽兒的，坐在角落裏，不動，驚訝地張着嘴，一直到每一個人都忘

記了他。

客人們過了午夜才回家去。一種沉重的，充滿了酒味的氛圍氣，懸掛在這茅屋裏。這農婦，在做着十字的記號時伸起呵欠來，用她底拂塵疲乏地拂着煙霧迷漫的空氣。葛露雪將杯碟收拾清楚，然後安排床鋪。亞里昂虛喀已經和一個樣子怪難看的姑娘講好了，於是向他底馬兒迅速一瞥之後，和她上鄉村底另一端睡覺去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躺在一張長橈上，他底手兒垂到了地板上。他呻吟着，好像很困難似地抬起了他底下頰。

年青的伊凡在黑暗中撞在各種東西底邊緣上，摸索着走到門口去，然後再移着蹣跚的足步，從那裏走到草棚裏去，那裏蒸散着濕糞，家畜和家禽底非常熟悉的溫暖的氣味。他摸摸場車，然後再爬到這上面去。從車杠上懸着幾根韁繩。他試試韁繩底力量；打好了一個活結，於是，像夢中似地，不穩定地翹着足趾，將他底腦袋放進活結裏去。場車咯咯地響起來。木板落在他的僵硬的足下。一隻

驚慌的母鷄像一株花椰菜似地從巢裏落下來，開始在黑暗裏拍着翅膀，煽起一陣乾燥又窒悶的灰塵。於是接二連三的落下來，一直到所有的角落裏都可以聽到興奮的家禽底聲音；羽翼在空中飛翔着。他的母親意識到發生了或種糟糕的事情，正在這時候衝進草棚裏，將半死的年青的伊凡從活結上放下。他是壅閉着氣息，又號叫着。

差不多爬一般的，她將他拖回房間裏，放在那張安排在地板上，貼近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床上。她將杓屎遞給他，但他不想喝；她用粗糙的手掌攢攢他底濕漉漉的散亂的頭髮，始終這般說着：

“多可恥的一件事，唉，多可恥的一件事……”  
眼淚流下她底龐大的面孔了。

“你不懂事的，母親，”年青的伊凡終於說，於是旋轉他底背脊，開始徐徐地呼吸着……

“我什麼都知道的，年青的伊凡，唉，我知道的，……多可恥的一件事！……勇敢點，年青的伊



凡……擔當這可恥的事情吧。上帝是擔當的，所以吩咐我們也和他一樣。”

“我是不幸的，母親……我將要坐牢了，”年青的伊凡悶聲地喃喃說，接着他沉默了。

在夜間，傳來了一陣窗上的叩門聲，而且可以看見亞里昂虛喀底蒼白的面孔露在窗外的黑暗裏。他火速跑進房間裏，頓頓他底靴，蹣跚着。

“主婦，過來。喊醒這兩位旅行的客人吧。我們必須走了。運氣真壞。我可以對天立誓，我們的鄉 Sovit 主席已經上地方機關裏去叫警察。他想逮捕他們。他說他懷疑……喊他們醒來吧，喊他們醒來吧。我已經將馬兒配好馬具了。快點。外面是在溶解冰雪。我希望路上沒有溶解，否則我們或許會乘着雪橇走不了。在這一切煩惱的事情之中，我們將會黏某地方的田野中央。”

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和年青的伊凡醒過來，立即跳了起來。

“逮捕誰！……沒有這回事的？”菲立瀝·斯蒂

芬諾佛奇傲然地叫着，但同時他又軟弱下去，匆忙地滾進雪橇裏，蹲伏在坐位上。他喃喃地說：

“鄉村的主席！鄉村的主席見鬼去；他是誰呀！請告訴我。……省區——絕對的黑暗……主席！我或許就是基多伯爵，和我自己的會計員……這清楚麼……”

“再會，母親，”年青的伊凡說，他底牙齒在寒冷的夜風裏急響着；當他走到天井裏，爬進雪橇去的時候，寒冷的夜風包圍他。

這一對同事將覆布覆在他們足上，於是雪橇出發了。母親跑在他們後面，她底足兒濺起了水滴。她不斷地想去拿她的兒子來擁抱，但狂風將她底頭髮吹到了面上，於是不能夠在黑暗中看到東西了。一隻雄鷄在鄉村裏啼。

“年青的伊凡，你至少要寫一封信來”她含淚叫着。“寫一封信來吧。祝你一路平安。”風將她底聲音帶到一邊去了；她依舊站着，雪橇已經消失在黑暗裏，在無遮蔽的地上軋軋響着，一面它走下小

山去了。

“向左轉，”亞里昂虛喀憤怒地喊着，拉拉繩繩……“主席趕不到我們了……唉……或許吧。”

在昏黑之中，辨路很困難，他們趕入一座可怕的樹林裏去，當他們出現在松樹和燒焦的樹木底殘幹後面時，天色已經亮起來了。天破曉了。人感到更加寒冷，路邊變成更加難走。冰凍在馬蹄下坼裂和破碎。小學生攜着蓬布書包，橫過積雪的田野，到鄉村裏去。

“伯父們早安，”當孩子們看到雪橋的時候，他們都用高音叫道，還揮揮他們底手兒。“伯……伯……伯……”他們底叫聲在遠方的樹林中朦朧地回響過來。從旁邊，從樹林後面浮現出來，可以看見一條河。可以聽到磨坊底聲音。這一對同事，在寒冷的早晨的空氣裏，緊緊地擠在一塊了。

“你爲什麼這樣做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突然地靜靜的說，困難地啓開了他底凍僵的牙床。“我們不應該這樣做的，菲立潑

• 斯蒂芬諾佛奇。”

說完這句話之後，他退讓地羞顏着，要想整頓他（底精神）來克服他底寒戰；於是在這到市鎮去的旅路上，一路再不說一句別的話。

# 原书空白页

## 十一

近黃黃，他們到了喀林諾夫，這旅行消磨了一整天。雪溶解在道路上，天在下雨。雪橋的兩邊不斷地陷入這樣的洞穴和車轍裏去，好像他們底末日什麼時候都可以到來的。但它們終於爬出來了。他們用完了他們底一切紙煙和火柴，他們再不能夠獲得什麼了。他們曾經幾次轉到鄉下舖子裏去，但是那裏所能買到的，祇有繩索和提桶。他們化了二個鐘頭等渡船，提高了喉嚨向河的對岸叫去，但結果，他們再等不下去，涉水走過去了。蔚藍的河水浸到他們底膝踝，細小的冰塊圍在四周。當他們

到了市鎮的五克羅米特之內的時候，馬兒停住在或一座木頭的拱橋中央，固執地站在那裏，它底顫抖的腿兒張得很開的黏在橋上，噴着水蒸汽，是已經既不能夠誘它從這地點前進或後退了。他們鞭撻它，恐嚇它，勒着馬啣鐵，威嚇的叫着——但一切都無用。他們走出雪橇。馬兒這般地站着，不下一個鐘頭，然後透過氣來，又自動地向前走了。離開喀林諾夫鎮只剩了一個半克羅米特的時候，他們得傍着雪橇走着，橫過那一塊絕對沒有磋商餘地的雪泥，於是，當馬兒也經過了雪泥之後，他們又坐上去。那不遠的樹林已經在曙光裏變成了模糊的，有如一朵雨雲。一盞青色的燈籠閃耀在鐵路上面。

喀林諾夫鎮是迥異從前了。它先前的慘澹到那裏去了呢？沙龍 (Sa'oons) 和酒館底窗上，燈火輝煌着。一羣羣的人們站在沙龍和酒館附近。覆在火車站上的雨天，被紅色的煙霧照耀着。四根電桿木映照着‘死去了的德杜虛金方場’。可以聽到四處

的手風琴底聲音和木製三角琴 (balalaikas) 底亂奏聲。爛醉得有如貓頭鷹似的喀林諾夫底居民，漫行在街道上和邊街上。每一個方向都可以聽到粗野的歌曲，羣衆底奇特的喃喃聲和喧嘩聲。在那距離頂遠的電桿木下，一場爭鬪正在進行，旁觀的人們擠滿了半方場。甚至雨水也蒸散着酒味。只有警察算是一個唯一清醒的人，嚇得要死，像一匹貓兒似地沿着牆旁匍匐着，打算不向任何醉鬼走去，也不使自己引起注意。

“向右轉”西巴昂盧快活地叫道，趕近沙龍了。“向右轉！這是真正的喀林諾夫，好的老舊的喀林諾夫！唉，在他們還沒有吃完四十度強的酒精之前，讓我們去嚐一嚐滋味吧。我們來得正好。我恭賀你們平安地到了！”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嗅嗅空氣，定下心來。

“不錯。我們必須考察一下，”他喧嘩地說，一面跨出了雪橇。“噲，年青的伊凡，你有什麼不滿意？一切事情都不管，我們還是來喝四十度強的伏



特加吧，請信任我。櫻桃白蘭地……Chateau Yquem……一點青魚和黃瓜……真的有什麼事？生命是奇怪的。總計一萬二千個盧布……一個芬蘭的別墅……Gredit Lyonnais……酒……女人……說不盡的快樂……會計員，跟我來！”

“我們還是不要停吧，”年青的伊凡用一種破啞的聲音叫道。“有什麼益處呢？我們還是不要停吧。”

然而他們又留在此地了。在亞里昂虛喀的指導之下，他們又在喀林諾夫鎮喝了兩天伏特加，一直到他們變成了浮誇的又十分野蠻的。當他們清醒過來的時候，這是在白天，他們又發覺自己是旅行在火車裏了。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他們心中毫無有驚訝；反而這樣感到，好像倘使他們不上別的地方去旅行，這反而是奇怪的事情。

“菲立喀·斯蒂芬諾佛奇，我們在旅行呢，”年青的伊凡漠然地說，當他在一部不舒服的車子的上鋪位上翻過身來的時候。

“我們是在旅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下面說，摸摸他底口袋，取出了一個“Chic”紙烟底壓壞的烟盒子。他看遍這盒子，念着，古斯克烟草公司出品，“仙女”牌（一種不知名的牌子），再嗅嗅它，說着“Um”，然後拿出一支紙烟來點上。一半光景的烟草，立即從紙裏落到他的舌頭上。紙縐了，暗了火，還捲縮攏來；一縷含有一種燃燒着的羊毛的氣味的青煙，喧喧地從紙烟上發散。

一個坐在對面座位上的頭上裹着一塊蘇格蘭方格布的人（figure）動作起來，用一種非常和諧的聲音說道：

“我請你不要抽烟吧。嘿！這是一個沒有人抽烟的車廂。”

“唔，我永不！”氣憤憤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心中這般想。但他終於將紙烟墩在座位上，懷着憎惡的心走到外面盥洗室裏去，將那種難受的味兒吐出口外，還喝了一點水。當他站在那裏，想將他底不穩定的兩腿弄得和火車底震動成個平衡

的時候，他從洗臉盆裏喝了熱水，還晒晒太陽，於是喀林諾夫鎮上的歡宴底各種瑣事，一一閃過他底腦海了。他好像記得有一個時候，火把映閃着的救火隊，叮叮噹噹的飛馳過去了，還有一個好像巡官似的人，背朝着馬兒，立在救火隊前面的車子裏，被一個地方巡官似的人（不是德杜虛金，而是德杜虛金的繼承者）支撐着，於是他叫道：“火已經開始燒起來了。人民們，快活點！我宣布一個一般的放假日。”……或許這事情並沒有發生過……在Château des Fleurs 飯店裏（那自然是出現在喀林諾夫鎮上）那此刻已經十分熟悉的穿着長褲的猶太人，顯然是特約而來的，在台上扮演他們底烏克蘭的民族舞……接着，他們在一幅簾幕後面，傍着一個肥胖的婦人，死一般地睡着了，於是到了早晨，從醃黃瓜瓶裏呷着（酒），目的是想趕走他們底可怕的頭痛。兩個姑娘跟着一個肥胖的婦人走了；一隻毛茸茸的狗，跟她們到天井裏去，咬住了亞里昂盧喀底腿兒。他們在房間裏喝着四十度強

的伏特加，聽聽留聲機，那劃着濃濃的假眉毛的姑娘們，嗤嗤的笑着，又在他們的下頰捻着……然後，好像是，他們在沙龍裏買了一箱伏特加和價值七十五盧布的龍蝦，在方場中央慷慨地遞給每一個要的人。羣衆蜂擁攏來，人們爭吵着，叫喊着，用龍蝦互相打在別人的面上。此後他們就雇了所有可用的車子，吩咐他們趕着空車繞着‘死了的德杜盧金方場’走去，其時他們自己唱着民歌——整個的喀林諾夫鎮好像都叢集着來看這奇觀。他們在鐵路餐室裏喝着 Cognac 酒，和別人吵架，付了罰金了事。一個大清早，他們就看到紅頭髮的農民但尼羅，他又帶着母牛上方場裏來。他們不勝驚訝。但尼羅深深地彎下身去，說：“在這冬天，人如何養得起母牛呢？所以吩咐來賣母牛，而且必須將它賣去的。”雨水打濕了但尼羅又打濕了母牛。一羣羣的烏鴉飛翔在霧濛濛的空氣裏。接着亞里昂盧喀從什麼地方跑過來，說那地方 Sovit 主席撒沙諾夫已經和一個更有權威的人到鎮上來，所以

他們必須快點走，但是走到那裏去他却沒有說。大約他已經買了車票，將他們安置在火車裏面……

“嘿，胡鬧！可是，上那裏去呢？”

當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回到他的座位上時，他的 Via-à-via 已經解去了方格布，穿着羊毛內衣坐在座位上，赤裸裸的兩足穿着皮夾裏的拖鞋，用白蘭地擦着他底項頸。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坐在窗旁，開始向他斜瞥過去。這 Via-à-via 是一個容貌和藹的男人，很強壯，甚至有點胖，頭上已經有點光禿禿，生着一臉秀麗的鬍鬚，其中已經露着幾根蒼白的鬍鬚了；他底鬍鬚是屬於這一類，在戰爭以前，往往是當心地弄得芬芳觸鼻的，梳拂着，分成兩邊，圍住了他底緋紅的嘴唇。他底眼睛下面有點微腫，他的肥胖的手指的 outside Cushions 上長着眼毛似的長毛。他擦好了白蘭地之後，披上一件清潔的襯衫，穿上他底短襪，然後從他坐着的橡皮氣墊下面取出幾件穿著的東西，開始閑情地打扮起來。他先將兩隻腿兒伸進那精

製的又熨燙得乾乾淨淨的褲子，繫好帶兒，直挺挺地站起來，突出肚皮，搖擺了好幾回，看看他底褲子是否穿得適當；接着他仔細地打好一個孔雀斑的乾淨的領結，最後他再穿上一件新短衫，去和褲子相配，有一塊白手巾塞在他胸前的口袋裏。但他沒有穿靴——大概因為腳上的雞眼痛，所以不需要去緊網他底足兒——而仍舊穿着拖鞋的。裝扮完畢之後，他放出了坐墊裏的空氣，精緻地摺好他底床鋪，放在有一個藍點的蓬布袋裏，接着——清查他底行李；一切東西都顯得有秩序——一切東西都裝在那角上有姓名底藍色的首字底灰白的套子裏——兩隻袋，一口扁平的箱櫃，一隻伙食籃，一個圓的帽箱和一個梳粧匣。

“的確，”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懷着一種嫉妒的感情沈思着——“的確，一個伊璧鳩魯的信徒（epicure）。”於是同時他將長着污黑的指甲的手兒藏到後面去了。這時候，這伊璧鳩魯的信徒吃着兩個煮蛋，一杯可可茶，這杯子，也和其他東西一

樣，是裝在一個有藍色的姓名底首字底灰白的套子裏的。用畢了餐食，但脣上還留着蛋屑的時候，他就將一切東西都收拾清楚。然後，先用手帕拭拭他底嘴脣，才開始套上一對雙眼顯微鏡凝視着窗外。但看到的景色是慘澹而醜惡的，火車在這景色裏移動着。接着這伊璧鳩魯的信徒又將雙眼顯微鏡掛在鈎上，另外在他底直挺挺的鼻梁上架上一副裝着一根金絲彈簧的夾鼻眼鏡，從袋裏取出一本書和一本皮面裝釘的扎記簿，然後開始讀起書來，一面用一支美麗的自動鉛筆在扎記簿上做扎記。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巧妙地偷瞥了一眼書封面，念着“刑法”。“噲，噲，”他自語着，一種不舒服的寒涼使他顫抖。

這Vis-à-vis念着又做着扎記，至少有半小時光景，後來他終於將書和扎記簿都放在旅行袋裏，摺的一下扣住，伸伸他底胸脯和臂膊，說着“噲……”然後用一種愉快的和藹的聲音向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說起話來：

“你知道的，你是昨天黃昏在一種妙不可言的情形之下被帶進這車子裏來的。我可以肯定你是已經記不起來吧，噲？你和你的朋友上那裏去來的，噲？原諒我，我是沒有禮節的；容許我自己來介紹——工程師蕭爾忒，尼科拉·尼科拉未奇。”

“和你相逢使我非常快活，”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打算裝出一種威嚴的表情，但是這威嚴的表情並沒有成事實。“我是財政機關裏服務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潑洛霍洛夫，這位是我的會計員，克留克文同志，年青的伊凡。”

“你們去的地方遠嗎？”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茫然地揮揮他底手兒。工程師蕭爾忒謙恭地鞠躬，好像顯得他並沒有心思來探聽底細，他之所以發問題，祇不過想將時間過得愉快一點而已。

“我可以問麼，你的旅行爲了私事，還是爲公事？”

“爲公事，從莫斯科來的，”菲立潑·斯蒂芬諾



佛奇說，摸摸他底鬍鬚，又瞥視着年青的伊凡。“我和我的會計員，我們都爲公事來的。你知道，我們視察了各處。你自己可以想像出來的，省區是一片黑暗世界。現在，關於古跡我且不說——但是其他的，真是糟極了。在旅館裏到處都是虱，無論你上那裏去，到處都是同樣的烏克蘭人的跳舞班。這是真的，在佛拉德米爾俱樂部裏是有棕櫚的，但都是假的；到處都有或種的拐子，各種各樣跟着你不肯走開的代表們。（賭紙牌的時候），我拿六給他看，他呢——七；我拿七出來，他呢——八；我有了八，他呢——九。一句話，是一個真正的賭棍！”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將頭兒倚在一邊，好像聽聽自己的談話也感到愉快似的；這真使他感到了非常的愉快，於是他就繼續下去：

“在省區裏是更糟了。車夫說不清楚五十個哥貝克和二十五個哥貝克……在方場上有或種母牛出賣；我們買了一頭。還有，你無論上那裏去，什麼東西都叫做‘死去了的德杜盧金’。你走一路，就會

爲了或種瑣碎的事情得到懲罰。渡船沒有擺渡，所以你得自己涉水走過去。我可以告訴你，在鄉村裏，是一片絕對的空虛。地方 Sovit 的主席超過了一切無恥底界限。假使你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告訴你，有一個地方，他們甚至想來逮捕我們，但是我說，‘沒有這回事的！這算什麼意思呢，’我問，‘真的麼？’人如何能夠企圖來視察這一切呢？我底腦袋要炸裂了。”

工程師同情地頓頓他底鬍鬚。

“不，我不管你如何說法，但從前是沒有那樣的事情發生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繼續說。“我們從前和老塞貝金從 Lvof 的酒排間到斯里帖斯塞門去；那麼你可以得到鹹魚和一罇伏特加，而且非常恭敬的款待你……不！”還沈醉在那一天的爭論裏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此刻滔滔不絕地談着他底得意之事，於是這工程師什麼事情都知道了。

“我可以問麼，”工程師說，同情地傾聽着菲立

潑·斯蒂芬諾佛奇，“你有很大的款子可以隨你自己化的麼？一句話，我要說，你們有很多的視察費嗎？”

“唔，”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傲然地從他的鼻子裏哼出來，“不很多，不過一萬二千盧布，”於是用斜睨的眼睛望着工程師，好像在問他，“那是怎樣地使你中意，你感到驚駭麼？”

“啊！”工程師說，興奮地掀着嘴脣說這‘啊’字，於是閉上了眼睛了。“啊，那是一筆很大的款子——你可以說，是非常動人的。”

“我想是這樣吧，”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漠然地說，裝着威嚴的表情。

“有了這樣一筆款子，人可以視察半個地球了。”

“Um……是的……那是說……Um……是的，……那是可能的……而你……也是爲了公事麼？”

“爲了公事，親愛的先生，爲了公事，”工程師歎息着，“正是爲了公事。”

“你也是去視察麼？”

“是的，我也是去視察的，或者說得更確切點，我是已經視察好了。我已經將一切可能的物事都視察過，而現在是回家去。”

“大筆的款子，原諒我這樣說，你也有大筆的款子可以隨你化費麼？”

“Um——我自己的盧布大約有一百五十個，供給我的大約有一千五百個。有了一個一定的經濟的數目，又會用心，你可以非常有興趣的旅行着了，而且有了這樣一筆款子，你可以什麼事情都滿足了。大約旅行了兩個半月或三個月光景。啊，我幾時動身的？假使我不記錯，我是八月二號動身的。是的，意思就是說，我已經視察了四個月。當然，我並沒旅行到極域去，但是爲什麼我有時不拿一瓶外國酒來喝的呢？我們視察的人是必須留意到我們的經濟情形的。”

說完了這幾句話之後，工程師莫明其妙的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映映眼睛。

“你以為這樣麼？”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從鼻子裏哼着，顯得非常威嚴。

“當然。經濟是最重要的，”工程師肯定地說，經濟的‘濟’字說得語勢特別重。“當然。我可以担保你，假使沒有經濟，視察祇能採取頂醜惡的方式，一點也感不到興味的。”

工程師裝出了一種姿勢，以一個戴着兩個戒指的手指抓抓他底鼻子底基部，於是又向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

“克里米亞——你有到那裏去視察過麼？”

“沒有。”

“那是錯過了。克里米亞的葡萄季真是非凡奇怪的。海呀！女人呀！我可以對你向天立誓。我生平從來不曾看到過這樣的女人！你有去訪問過高加索嗎？”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憂傷地搖搖頭兒。

“我的親愛的先生，”工程師不是叫喊，而幾乎是從他的萬分心感的驚異之中抽出來的歌唱了

——“我親愛的。你們沒有到過高加索！我真不能夠相信自己底耳朵了！這是聞所未聞的！有了你們這許多錢，而不去視察高加索！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那末你們是什麼東西也沒有看到過了，假使你們沒有看到過高加索——這是一千另一夜的故事——一個Scheherazade的童話——一首詩！單是高加索的軍營路就值得，我不知道怎麼說——這是不能夠想像的——化二十個盧布，他們就會將你駕在一部汽車裏，在天與地之間駛行着，四圍都是山坡，巉巖，‘Shashlik’，高加索的姑娘們，裝在大甕裏的Kakhetia的酒——一句話，一種感覺的沁芳南（Symphony）！還有，人們常去的礦泉場——克斯洛華茲克，琪里諾華茲克，伊賽托克！怎樣的社會呀！怎樣的女人呀！我向你宣誓，我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女人！這是真的，生活是頗奢侈的——譬如說，我的預算表達到七八個盧布一天——但這是怎樣一種生活呀！的確，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我是爲你驚異！有了你這許多錢，而沒

有到過高加索！立即上那裏去吧，立即去吧，我親愛的！在那裏你會變成一個王子。那裏的女人們會將你當作她們的掌上珠看待！”

“的確，現在是沒有法子停止這工程師的談話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頗憤怒地沉思着，於是他決定要向他襲擊一下才好。

“假使你能夠原諒我，那末告訴我，我所看到你帶在身邊的那小書是種什麼書？我想大約是淑雪兼珂底一個有趣的小說吧？”

“怎樣的一種淑雪兼珂呢？”工程師幽默地回答他，揮揮他底胖胖的手兒；“當我回到我的服務的地方去時，對於淑雪兼珂我還能夠感到什麼趣味呢？親愛的先生，這是‘刑法’。沒有這書，一個人就會像沒有手兒似地無助。我十分負責向你推薦，你也去弄一本這書吧。”

“爲什麼呢？”

“但你爲什麼說‘爲什麼’呢？倘使你底事業連累你發生一件訟案的時候，那時候怎麼辦呢？你要

去買它一本來，但已經太遲了。無論怎樣你必須具有法律的策略底見解的。我親愛的，頂要緊的事情是去激起最後的一句話。充分的效果是在最後的一句話裏，其他一切事情都像一個神話而已，我担保你。”

說到這裏，工程師拿出他底掛有搖盪的圖章的錶兒，思索着，後來他終於說：

“這是三點差一刻了。我們遲了十八分鐘。現在那樣安排呢？我們在一點半鐘之內就要到喀爾珂夫了。我有力地忠告你，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馬上到高加索去吧。到了喀爾珂夫，正好買那到礦泉車站的直達車票。自然，我要向你推薦 Wagon-lit 的。有了你這許多錢，這一點化費真算不了什麼的，可是，啊，那是多麼舒服。完全是一種歐羅巴式的旅行——桃花心木的用具，給你個人的更衣室，鏡子，周到的服侍，理想的床布，涼爽的被單，附設的酒館——真是一種感覺底沁芳南。”

“真是一個(好)意見，”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



叫道；於是一個新的目的出現在他面前，佔領了他底想像。

“自然！假使我處在你底地位，我將獨雇一部 Wagon—lit 旅行一生了。但是，啊喲，你必須修短了你底外套，和你底衣服相配才行。雖然，對於有一定的數目的用度的人，就是在粗蠻的車子裏，也能夠使自己獲得相當程度的舒服的。但是對於你，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原諒我的率直吧——坐在三等的車廂裏旅行，只是可恥罷了。所以，我親愛的，上高加索去吧，上高加索去吧！你在旅行，而你從車廂的窗玻璃板裏——你可以看到一幅奇怪的全景，一個圖畫展覽會。先是草原，牛，土人，連山底朦朧的輪廓……再駛下去，是蘚苔和乾枯的灌木。接着是長滿草木的青青的山谷，那裏有鳥在歌唱，鹿在跳躍，而你可以看到高高地在山上的人們，和移動在牧場上的綿羊。真是一幅奇景呀！拜輪化的！”

工程師又興奮地閉上眼睛，彈着他底手指。而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是變成非常興奮了。他焦急到再也不能坐在一個位置上，但願快點到喀爾珂夫，立即去乘一部 Wagon—lit，飛駛到高加索去。只要到高加索去，別的地方不想。真奇怪，這個意見爲什麼不早點闖到他的頭腦裏來？他們漫遊了鬼知道的地方，可不曾想到高加索。真是一種討厭的事情！但現在已經將它結束了！以前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已經消抹了。那是那樣的。過去的事情不是真正的事情——祇不過胡鬧，可笑，一片空虛而已。那真正的事情到現在方才開始。一幅想像中的高加索的閃電似的迅速的圖畫，出現又消滅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想像裏，積雪的山頂，巉巖，朦朧的瀑布，特別美麗的女人們，掛在緊緊地繫着紐布的腰邊的銀刃首，一般的歡樂，基多伯爵騎在一匹暴怒的駿馬上，帽兒斜戴在他頭上的一邊，沿着一度絕壁的邊上跑去。

當火車駛近喀爾珂夫去的時候，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立即開始喚醒了年青的伊凡。

“起來，年青的伊凡，起來。我們立即要坐着—部 Wagon—lit 上高加索去。那是那樣的。礦泉車站。所以這時候，我們必須買好車票，用點東西。”……“在中午的暖熱裏，在 Dagestan 的山谷裏，”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一種焦躁到顫抖的聲音歌唱着，還拉拉年青的伊凡底腿兒。

“我們要上……高加索去……”年青的伊凡機械地說，順從地從上舖位上爬下來，臂上挾着他底匣子。

“一趟幸福的旅行，”工程師說，揮揮他底手兒。“幸福的人兒，我真嫉妒你們。

‘在我這是萎謝的晨光，  
而你們是開花的時候。’

唉唉！”他駕好夾鼻眼鏡，又去研究他底小書去了。

這一對同事走下火車，奔向火車站的頭等餐室裏去。

“這是什麼車站？”年青的伊凡疲乏地問。

“喀爾珂夫車站，年青的伊凡，喀爾珂夫車站，

一直上礦泉車站去的。同志，高加索真是有點奇怪的。你從來沒有到過高加索，我也沒有到過，但據他們說，這是一個頭等的 Watering-place ——看到了你真會瞠目結舌。Wagon-lit，玻璃板，理想的亞麻布，設有酒館的車子。會計員同志，我們幹過了一點什麼呢？……說不盡的快樂……歐羅巴式的旅行……櫻桃白蘭地……我說得對麼……我們必須喝點伏特加來慶祝這一個機會……我們必須取暖一下。”

他們走近一個裝飾着吊燈架和棕櫚的奢華的櫃台，各人拿了一大杯伏特加，接着拿了一片夾肉麵包，還再喝了一杯伏特加。然後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差年青的伊凡去買 Wagon-lit 的車票，而他自己露着一副高貴的神氣，開始在餐室裏踱起來，看看四面的房子，可以聽到瓷器底噹噹，杯子底叮叮，和誇大的洗滌聲，似乎使人預期一種從來沒有感到過的快樂底分量，一種感覺的沁芳南。

年青的伊凡睡眼朦朧地拖着足兒走開去，但

不久又同樣地走回來了。

“錢不夠，”他用一種困倦的聲音說道，他底手指夢一般地拖過了他的匣子底蝶鉸板的邊上。

“怎麼會不夠呢？”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興奮到了不得地叫道；“決不會的。”

“很簡單的，錢不夠，”年青的伊凡說。“坐着 Wagon - lit 到礦泉去要一百二十六個盧布，而我手頭只有十一個盧布，五十五個哥貝克了。”

“你發瘋了，你這呆子！”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咆哮起來，面色漲得緋紅，解開了他底外套。“有一萬二千盧布呀；它們能夠到那裏去呢？這真是廢話了！”

“什麼都完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或許你還有幾個盧布剩下吧？”

他的面上開始覆上了一陣駭人的紅暈，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用顫抖的手兒握着匣子和他底口袋，但是沒有一點錢。

“答應我，”他低聲地喃喃說。“答應我吧。這是

不可能的。錢到那裏去了呢？”

“我們化完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服從地說。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露着昏亂的眼睛和掛下的牙床，夾鼻眼鏡溜下來了，他就歪歪地駕上去，又做着許多手勢，他跑到紳士們底貯衣室裏去，開始翻轉了他底口袋。他尋到了一張繃縮又破爛的五盧布紙票，別的什麼東西也沒有。一陣黏性的冷汗從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額上滲流出來。他底鼻子變成又尖又硬，像一個死屍底鼻子似的。他眼前的一切的東西都變成黃色，而且穿過了肝氣上衝的懊惱，好像（看見）水浪淹沒了瓦牆。

“悲哀呀，悲哀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無意識地哼出來，用他底骨瘦嶙嶙的手指抓住了年青的伊凡底肩膀。“悲哀呀。我們必須計算一下……用去多少錢一算就明白的……等一下……旅館，六十盧布……完全的兩套‘Pig Rearing’，四百盧布……車票，二十盧布……電影，十盧布……小

賬，三盧布……給亞里昂盧喀，十五盧布……假使事實上是這樣子，那末其餘的金錢到那裏去了呢？”

“我們必須走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年青的伊凡鎮靜地說。

“爲什麼要走呢？上那裏去呢？不，你等一下……車票，二十盧布……‘Pig Rearing’，四百盧布……龍蝦，七十五盧布……”

“算什麼呢？”年青的伊凡帶了笨拙的服從說，旋轉了他底頭兒。“我們必須上莫斯科去。假使我們剩下的錢還夠買車票，那末一切物事到了那邊之後再算吧。”

“你以爲，”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壅着氣說，野蠻地四面望望，而在年青的伊凡的眼前，好像看到一個老人底刺一般的灰白的鬍鬚，開始長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面上了，“你以爲我們必須走麼，噲？是的，那是不錯的。趕快走吧。到了那裏之後我們要將這件事情一切都安排端正。我們走

吧。”

雙眼無精打彩地凝視着，像拖着一隻假裝的足兒似地彎着身子，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開始煩惱地走向買票室裏去。然而，他們上莫斯科去的車費還短少兩盧布。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在買票室傍停留了一分鐘，好像整個的天花板壓在他身上似的被征服了。接着，他突然被一種瘋狂底無意識的力量所抓住，所飛旋。他奔到什麼地方打電報去，但半路又停止了，回轉來，喃喃地說着什麼話，輾轉思縈着，跑到紛亂的火車站裏去尋站長，向脚夫們詢問指揮官在那裏，恐嚇他在書上寫下控狀來，於是，看見了映在餐室的四面的鏡子裏的自己的影子，驚愕到跳開去了。年青的伊凡跟在他後面跑，扯住他底衣袖，低聲說，這是不需要去打電報的，但他們必須在天黑之前到鎮上去，在市場上將外套賣掉。被這一切喧擾弄得非常瘦乏的非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被年青的伊凡所說服了。他們走出車站，向一個過路的紅軍的士兵問



路，不久就到了市場上。已經散市的時候了。警察打着嘯嚨來趕散設攤的人們，一陣寒冷的濛濛細雨落下來。夜到臨了。到處都照耀着這奇怪的都市底朦朧的光線。幾個舊衣商跑出來。冷到了顫抖着的年青的伊凡拿出他底短外套。舊衣商將外套的裏面翻出來看看，拿外套一揚，只肯出七十五個哥貝克，後來加到一個盧布，說不會有別人再肯多出錢了，於是就走了開去。另一批舊衣商走過來，看看這衣服，臉上討厭地笑着，將外套摺得縲縮，說他們就是不化錢也不要這樣的東西。這時候菲立潑·斯蒂芬佛諾奇迅速地拿出了他底外套。舊衣商怪聰明地在路燈木下打開外套來，計算着破洞和補釘，說這外套已經穿過許多時，一直弄到他大概已經神志不清，將破爛的衣袖和口袋撒在他的面上，商量着，於是他們再說這外套底式樣已經過時，只能出三個半盧布的價錢。菲立潑·斯蒂芬佛諾奇——但是舊衣商們已經走開去了，連頭也不再回過來——菲立潑·斯蒂芬佛諾奇跟在

他們後面跑，他底寬弛的鞋底在雨水潭裏嘩嘩地響。他將那外套，那同一件有羔羊皮領的外套，那從前在他時常覺得特別的，值錢的，堅固的又不朽的，富麗的又雅緻的外套，向他們拋過去。

回轉來的時候，他們在陌生的街道上迷了路。當他們在將要到來的夜晚裏徘徊在邊街上的時候，他們就向路人詢問方向。一陣狂雨落下來。刺骨的冷風從四面吹來。從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的帽上落下水滴。在伊開脫林諾斯萊夫街上，在旅館與電影院底緋紅的眩目的燈光下，那從鋪道上的水管裏湧出來的水，浸透了他們底細瘦的長靴。雨傘，雨衣，射着黑色的閃光的車蓬。路人們互相擁擠，又說一聲咀咒走開了。

“伊賽貝萊！”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突然用一種野蠻的聲音叫出來，驚駭地緊緊的偎在會計員身上。“伊賽貝萊，她在那邊，我們快跑吧！”

真的，一部駕汽輪盤的車子，在泥漿飛濺的路上追上他們，飛馳過去了。被街燈底白光映照着的

車子裏，伊賽貝萊戴了她那飾着羽毛的紅帽坐在那裏，她底沉重的身體靠在一個臂下挾着匣子的短小的傢伙身上。她用她那青色的雨傘擊在車夫背上，高聲吩咐他：“筆直趕去，向右轉！我親愛的，假使你不反對，我們去住俄羅斯飯店吧？”她底頰頰生氣勃勃的動着，她底耳環在搖擺。她顯得可怕的样子。

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將頭兒縮進他的肩膊裏去，向一邊跳過了水潭，開始盡力的向街上跑，擾亂了路人們，而他底寬弛的鞋底，在鋪路上咄咄地響着。

當他跑過去的時候，立在門路裏的浪人們都叫着又笑着。看到了他底長腿，皺縮的短衣，蓋滿了灰塵的夾鼻眼鏡和帽邊落了下來的帽兒，他們都感到快活。年青的伊凡幾乎跟不上他。當跑到車站的時候，菲立瀝·斯蒂芬諾佛奇才清醒過來。他顫抖着。一陣發燒的紅暈露現在他頰頰上，他底手兒顫抖着，他底鬍鬚落下來。他想說話，但他說

不出來，他底倔強的舌頭好像塞滿了他底嘴，由這一切所產生的，是一陣可怕的呻吟。

上莫斯科去的火車是早晨開的。他們在三等待車室裏消度這夜晚。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坐在一個角落裏，蹲伏在一張粗糙的木凳上。一陣令人胸裂的乾咳使他透不過氣來。他底腦筋好像被一個硬刷子刷過似的，他底牙床緊閉着，好像幾乎要擠到他的眼睛裏去似的，他底眼睛瘋狂地睜視着，好像不清楚四圍的情形似的。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從鬍鬚裏哼了一整夜不清楚的話。有時他會突然跳起來，用他底骨瘦嶙嶙的手指抓住了年青的伊凡底肩膀，低聲說：

“伊賽貝萊……嘯……她在這裏……我們跑吧，”他好像看到了伊賽貝萊戴了她底紅帽子，向他走過來，惡意地微笑着走盡了車站底全距離，頓頓她底足兒，揮揮她底青色的雨傘，說：“我親愛的，我親愛的，你上那兒去，我親愛的？現在付給我贍養費吧，我親愛的！”他去躲在驚嚇的會計員後

面，渾身顫抖着，拿一個手指捺在他唇上，顯着一副羞怯怯的神氣低聲說：

“噓……她看不見我了……噓……我知道她看不見我了！”

有時他底面色會變成和尋常一樣的。那時他會整好他底夾鼻眼鏡，在咳嗽一陣之後，用一種動人的溫柔說道：

“等一等。我們沒有將母牛計算在內——母牛，一百二十個盧布；龍蝦，七十五盧布；旅館，六十盧布；水菓，八盧布。……我不知道……”

在擁擠不堪的車子裏，他感到十分不舒服，但是他可不能夠躺下來的，因為他們只買了坐位。他坐着，在這微小的空間裏半側着身子，他底頭兒靠在年青的伊凡底肩上，他底發燒的眼皮半開着，沈重地呼吸，呼吸帶着尖嘯聲從他底鬍髭裏哼出來。四圍都是尖聲呼喊着的孩子們，尖聲響着籃筐，一隻叮嚀的茶壺。可以看到一雙沉重的釘靴（其中一雙黏着一片香腸皮），懸掛在上舖位上，同時烟草

底烟霧迴旋着又降下來。一盞閃耀在一塊 Wired glass (中有金屬網線的玻璃)後面的可憐的燈兒，映照着這淒涼的車子。車輪底轆轤聲抓住了腦袋，又壓在太陽角上。一個穿着寬大的皮外套又戴着烟色眼鏡的有鬍鬚的太太，統治着這一旅行底所有的惡夢，好像用她底康健的丰姿指揮着它又領導着它似的。她是在喀爾珂夫上車子裏來，坐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對面，好像她立刻就塞滿了這車廂似的。一個脫了牙齒穿着柳條褲又打着一個蝴蝶結的病血的青年，伴着她。他跟着她，騷鬧地拖着一隻大袋，一把大雨傘和一個叮噠的茶壺。好像在一座山脚下似的，他在她的近旁騷擾着，同時她用她底衣服拭拭污穢的地板，用一種低低的喉音說道：

“不要在我足下騷擾吧。在座位上坐下來，靜靜地坐着吧。嘿，矮鬼，看見你就要令人生病的——我真不知道你生來像誰家的爛東西的，上帝原諒我！”

“啡，媽媽！你怎麼在陌生人前面表白你自己！他們以為我是什麼都不知道的！”

“不要這樣大胆地說下去！不要叫我什麼媽媽！假使你是合法的，就不會這樣壞了，但是你，原諒我，是一個私生子！”

“他，他，”這青年人嗤嗤笑着，帶了他底領結踢跩着。“同志們，你們必須聽聽她所說的話。”

“你這話什麼意思，不聽麼？請原諒我，你們每一個人都請聽吧，請聽着，爲了這沒有用的傢伙，我怎樣連續地被拖到法庭上去，到這第三年。”

這太太恐嚇地曲着兩臂，向前突出了她底有如一顆心兒的形像似的胸部，從她底烏黑的眼鏡裏直視着菲立撥·斯蒂芬諾佛奇，用同樣沉重的聲音說道：

“不，每一個都請聽吧。而你，青年人，也聽着吧！”於是她向年青的伊凡底胸口彎轉她底手指。“你在那裏，在上鋪位上，而你們，太太們。每一個人都聽我說，爲了此地這可憐的傢伙，我已經受盡

了多大的痛苦，我將它，”——觀到這裏她底聲音顫動起來又提高起來——“我將它，或許是，隱藏在心底的。”

於是她用一塊大手帕拭拭顫頰，高聲地哼着她底鼻子，低聲向每一個人詳細訴說她底長長的故事。是這樣的——在她青春的時候，她是一個波爾多瓦的鰥夫，一個斯文的農夫，一個退職的騎兵軍官，名叫波波夫的人的管家婆；他是一個漂亮的流氓。這退職的軍官勾引她，於是在一八九六年生下了這兒子。這漂亮的流氓一定不肯討她，也不肯承認這孩子，也一點不留意女管家底高貴的生產。她宣誓，一定要復仇，但她却繼續做着他的管家婆。革命之後，政府收沒這退職軍官底財產，而任命他做經理。雖然他已經變成了一個無足輕重的人，但波波夫仍舊不肯來贖他底舊罪。接着一條關於私生子的 Sovit 的法律批准了。雖然那時候兒子已經三十歲，而且能夠防禦自己了，但這被勾引的管家婆却一定要上法庭去控告，不肯放棄



這訴訟，一直到他們這樣判決：承認私生子的三十年，還叫他負擔法規上批准的罰金以及訟費。她底訟事從最低法庭一直控告到最高法庭；但她到處都失敗了。她曾經上喀爾珂夫去見波得洛夫斯基去，而且在他的侍候室裏流着眼淚，但他也使他失望。她現在是上莫斯科去見領袖——加立寧。

她底聲音，不是用一種較低的轟隆的聲調，就是用一種較高的音節，像一個樂器似地隆隆響着，而她底整個故事，有如一個有力的又打動人的聖樂。她談了半天，而當她有時上梳粧室裏去的時候，這青年人會向他旁邊的人們說道：

“媽媽化了所有這一切錢，真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已經長成大人，而且這時候，我在電影工作室裏有着一個差使的。”

這位太太整天整夜的談着，談到了每一個人都感到極端的乏味。菲立濱·斯蒂芬諾佛奇開始發起燒來了。他的耳朵裏響着一種可怕的啾啾聲，他底肝臟感到疼痛，他底心兒怔忡着。野蠻的思想

奔馳過他底腦海。這太太底聲音，像生棉絨似的塞進他的耳朵裏去，使他聽不見聲音。這太太彷彿浮起來，展開在他眼前的所有的地方。她好像在空中秤着那有如一朵大花似地燦爛在她頭上的飾着羽毛的大紅帽，和搖盪在她耳朵裏的耳環。

“伊賽貝萊，”菲立潑·斯芬蒂諾佛奇恐怖地低聲說，用他底汗淋淋的手兒緊抓着年青的伊凡。“噓！”於是可怕的低沉的聲音有如一把錘似地敲着他底太陽穴。“……‘原諒我，馬丹，’他說，‘但法律是沒有追究往事的效力的。’於是我問，‘那末這孩子，他有一種追究往事的效力嗎？’所以我要親自對加立寧說：‘這孩子’，我要說，‘同志，一個孩子能追究往事麼？不！叫這流氓賠出這私生孩子的罰款來！……’”

這痛苦一直到早晨纔結束。十點鐘，他們到莫斯科的車站了。菲立潑·斯芬蒂諾佛奇快要站不住了。年青的伊凡在蒼白的晨光裏望着他，怕起來了——他的樣子非常可怕啊。他們走出車站，到鎮

上去。天氣嚴寒，一陣惡風吹着。樹木在車站方場上簌簌的響。市鎮上的石子的鋪路是乾燥的。塵灰吹遍了冰凍的鋪路。翻起了衣領的市民們匆匆地趕去做事情。電車馳過去了，一部又一部的來了許多貨車，運着貨物。孩子們都跑過冰凍的泥水潭，跑到學校裏去，其中也有戴着風帽的。趕着 druskhies (俄國通行的搭客矮車)，足下放着籃筐的路人們，驚異似地凝視着莫斯科街上的羣衆，那嚴肅的，幾乎陰沉的天空映照著。

“等一等，”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彷彿剛從一陣昏暈裏清醒過來，於是他開始騷亂起來，裝着一副高貴的表情。“等一等。在一切事物之前保守鎮靜吧。噓！”於是他通知似地舉起了食指。

“現在你，年青的伊凡……在回家之前，先一直上機關裏去……我們今天抽屜裏的現金的數目有多少？……無論如何那是不重要的。……我的意思是，你必須留心他們，看看他們沒有來搗亂……沉默着，……噓！不要向任何人說一句話，好像沒

有任何事情發生似的……你知道了吧？我馬上就會來的……我祇先上家裏去安排一二件事情……你必須做一個報告……這是重要的……噓！……不要喃喃地說……那末什麼事情都會掩藏過去了……母牛，一百二十個盧布；龍蝦，七十五盧布；‘Pig—Rearing’，四百……至於外套，那是沒有關係的，天氣比較地和暖點，沒有一件外套我也不會感到天氣的寒涼……我要立即上一個裁縫那裏去定一件新外套。只要想一想，沒有一件外套，我倒覺得比有一件外套更好點……倘若你將衣領翻起來，什麼事情都如意了。所以你必須去，我要安排一切事情……你要信任我……我十二點鐘就來……等到那晨光吧……”

年青的伊凡憂傷地幫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坐進馬車去。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翻上了他底短衫底領頭，再在前面捏着領頭，趕着馬車去了，跟着他底淺藍色的鼻子向前滾去了。

“最重要是鎮靜！不要驚惶！噓！那末一切事情

都會不糟……你要信任我……我要立即安排好事情……”他用一種勸誘的聲音自語着，一面自己趕着車子去了。“我馬上要將什麼事情都做好。原諒我，今天是什麼日子？……伊賽貝萊……沒有一個哥貝克……”於是他在車夫後面狡猾地伸出了他底舌頭。

年青的伊凡漠然地站着看他趕開去，過了好一忽兒，然後思索了一會，回轉身，用他底足兒擦着地面，走向 M. U. U. R. 去了。

## 十二

沉重地呼吸着，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蹣跚地走上了樓梯，在三層樓的他的寓所門外，停住了脚步。於是他憤怒地咳嗽着，整整他底衣服，擦擦他底兩手，後來終於拉了四次門鈴。有人喧鬧地從房門底另一邊跑過穿堂去，接着是沉默了。房門是打了開來。

“菲爾，我頂親愛的菲爾，親愛的人，一個嗚咽着的婦人底聲音喊了出來，接着這妻子倒在她的丈夫的肩上了。

假裝着一副勇敢的神氣，還咳嗽着，菲立潑·

斯蒂芬諾佛奇走進客堂裏去了。

“我在這裏，耶寧奇奇喀，”他頗匆促地說，伸出了他底兩臂。

她離開了他底肩頭，不穩定地向後移動着。

“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她低語着，驚惶地扭着她底雙手。“親愛的菲爾——你是處在怎樣一種情況裏呀。沒有厚底鞋！你底外套到那裏去了呢？多可怕呀！他們正在搜索你，他們到這裏來找過你。我的上帝呀，現在怎麼辦呢？什麼東西都賣去了。沙耶出去洗濯去了。我們已經沒有好吃的東西。我是快要發瘋了。”

“在一切事情之前，要鎮靜，”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傲然地從他的鼻子裏哼出來。“一切事情都會安排好的。年青的伊凡已經上那裏去了。Ssh！”

他神祕地舉起了他底手指，用他底昏迷的眼睛四面望望。隣人們在穿堂裏從門後偷窺着。但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不去注意他們，裝着一副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走進他的寓所裏去了。

在食堂的角落裏，有一部縫紉機放在那裏，此外是空無所有的窮困了。窗上已經沒有簾幕，也沒有燈兒掛在桌子的上面。但是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一點也不注意到這情形。他是被一種狂熱的活潑所毀壞了。

在窗框上坐着哥爾喀，他盡力地咬着手兒，企圖將眼淚趕回去；他底眼淚由羞恥而變成了紅的，他底眼睛由號叫而變成紅的了。他絕望地凝視着一個 loud—Speaker，這是他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離家的時候用瓶兒做成的。從這 loud Speaker 裏傳來了一種平常的嚴厲地說話的聲音，審慎地發出音來……“加逗點，我們貢獻給勞工的國家，加逗點，省區和地方去公式化這樣的法規……同時鄉村的工作狀況必須考察的，加終點。第二行。當起草這些法規的時候，加逗點……”

“聽我說，尼科拉，”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說，“那一切都是胡說。我們必須立即着手做一個報告。拿一張紙和一支筆來，於是立即將它寫下



來。你必須幫助你的父親。我立即將各種事情系統地敘述給你聽，然後你將它抄下來。頂要緊是——鎮靜。寫吧，寫吧，……”

菲立瀆·斯蒂芬諾佛奇開始在桌子四周奔跑着，好像帽子是在他手裏而臂下挾着他底匣子似的，他野蠻地做着手勢又喃喃說着：

“現在寫吧：火車票，八十五盧布；小賤，三盧布；馬車夫，十七盧布；龍蝦，七十五盧布；‘Pig Rearing’，四百盧布；母牛，一百二十盧布……寫吧，寫吧，我們要立即將一切事情都弄端正。年青的伊凡已經在那邊，所以最要緊的事情是快點。”

他的妻子站在門路裏，默默地扭着她底兩手。哥爾喀坐在窗框上，盡力地用頭兒緊貼在窗玻璃上。菲立瀆·斯蒂芬諾佛奇繼續在窗內奔跑着，顛厥在傢具底邊角上，他扭着兩手又喃喃着：

“寫吧，寫吧……但等一等，這一切都是廢話。現在我上那裏去停留呢？悲哀呀……但是那代表結果是一個拐子。你的感想怎樣？唉，唉；我拿出八

來，他是九……”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笑了，這是一陣乾燥的粗野的笑，所以自己底笑突然使他怕起來。他清醒過來了，用他那已經更加敏感的眼睛四面望望，好像畏縮起來了。他底面孔變成藍色的。他衰弱地用手指摸着他底長項頸。

“耶寧諾奇喀，”他用高音說着，“耶寧諾奇喀，我感到不舒服。”

“菲爾，親愛的人！”

他用手臂去圍住她底寬闊的肩膊，將身體倚在她肩上，走到床上去躺下，他底牙齒喋喋不休地響着。

他們在黃昏將他拿走了。

是三月初頭的時候，大約下午四點鐘，這兩個男人被衛兵從莫斯科法院的門路裏押着出來。這是晴朗的寒涼的一天。年青的伊凡翻上領頭，兩手插在他的外套的口袋裏，艱步着；他是在旁邊，可

是還在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前面一點路，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快要不能夠和他並行，在卵石子上顛蹶着。砭骨的空氣困住他們底呼吸。耶寧諾奇喀和沙耶等在街上看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出現。當他被帶了出來，押到街道中央的時候，她們立刻就開始沿着鋪路底旁邊跑去，避過雪堆，溜在光滑的地方。

菲立潑·斯蒂芬諾佛奇穿着一件襤褸的女人底坎肩，他底頭兒像一個女人底頭兒似地用一塊頭巾包着，在後面打好一個結子。他底皮帽子，他底鼻子和他底鬍鬚都凸出在頭巾外面。一瓶淡藍色的牛乳裝在一隻網袋裏，在他的手裏搖盪着。

既不看，也不留意他周圍的一切，他走着路，有如一個老頭子似地向前顛蹶着，扭着他底足兒，又小步走着，好像他底腿兒是木頭做的，裝在他底彎曲的膝踝上。

太陽是沉到藍色的屋頂後面去了。緋紅色的皎潔的天空，映照這修道院底鐘樓後面，從林蔭路

上的樹木底白色的枝柯，落下霜來。鬆脆的雪，在他們的脚步下叫着又爆響着。小心的人們從一家屋頂上鏟下雪來。冰片從屋頂的凹槽裏落下，在空中碎成了白紐帶似的碎片，落到下面鋪路上的藍色的灰塵裏。電車軌道底鐵軌有如刀刃似地閃耀在轉彎的地方。一羣工兵打着鼓兒在路上走過了。穿着皮短衫的工人們，頓着一隻足兒，然後又頓着另一隻足兒，而且互相擲着雪球。在林蔭路下，人可以瞥見紅色的披肩和面孔。在一部電車的平台上，有人運着 Skis。疏疏的糖菓黏在一家糖菓店底冰品的窗上。可以聽到一班黃銅樂器音樂隊底不定的歌聲，從一條邊街裏引向 Partriach ponds 去。一彎蛾眉新月昇在都市上；一個男人已經將一架望遠鏡放在普希金紀念碑附近的地方。紅的，藍的，青的，一羣羣的玩耍的輕氣球，飄翔在羣衆頭上，它們底清麗的顏色使人們底眼睛獲得愉快。都市好像在呼呼着律動底清爽的呼吸。

這一對同志走到 Tverskaya 街的角落裏，看

見了尼克泰。

他從林蔭路的圍牆後面向他們跑過去，頓頓頭，又做着暗號。年青的伊凡從口袋裏抽出手兒，偷偷地向尼克泰伸出了五個手指——五年(監禁)。

尼克泰悲戚起來，同情地搖搖頭兒。“五年，我說，啊，啊。”於是，好像第一次似的，好像在夢中似的，年青的伊凡懂得生命與青春底真正的意義了，因為它是移動在他的四周。

五年！——於是他開始想到五年以後出獄而恢復自由的那一個驚異的，奇怪的又不可避免的日期！

想到了這日子，他又微笑起來，於是旋轉身子，看到兩個女人跟着他們在鋪路的邊上跑：一個是肥胖的，興奮的，用一塊手絹拭着她底面孔；另一個是年青的，苗條的，戴着一頂小小的橘色的織帽，穿着一件可憐的藍色的外套，沒有穿厚底鞋，凍僵的，秀麗的，頭髮裏有着一叢叢斑白的白髮，眼淚流下在她底發燒的額頰上，一面就凝凍起來了。